

第一章 选材

写电影剧本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选材。

有人认为这个问题不成其为问题，没有讨论和学习的必要。这是一种错误认识。选材不仅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值得电影剧作者十分重视的问题。它不仅是对编剧艺术功力的第一个考验，也是决定作品成败的第一个关口。从创作上说，一个适宜于某个编剧的题材会有利于他的艺术优势的发挥；从作品的出路上看，则往往是一个选材得当而写得平平的剧本，比一个写得较好而选材欠妥的剧本，更容易受到制片商的青睐。因此可以说，选材的成功是剧本成功的起点。有经验的编剧对此都深有体会。

电影艺术发展到今天，其表现力足以囊括社会生活的各个阶段、方面和层面，从理论上讲，它不存在题材范围上的限制。但在实际创作中，由政治、经济、文化、时代、大众审美情趣等等原因构成的对电影创作题材的限制，却一直是客观存在着的。这种客观限制永远不可能被完全消除，对此编剧只能适应，只能力求在某种既定的限制之中，去努力扩大自己的选材范围。

同时，每个编剧必定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能将古今中外各路题材均驾驭得很好的作者是不存在的。所不同的是在有的编剧身上这种局限性大些，有的则小些。这同个人的生活阅历、知识结构及创作经验等因素都有关系。所以作为一个电影编剧，应当努力拓展自己的生活范畴与知识领域，时时注意积累创作素材，不断地扩大它的涉及面和库存量。这是一个职业编剧毕生都不可间

断的一项日常性的工作。惟其如此，才能在创作题材的选择上获得更大的自由。

素材的来源和积累素材的方式是多方面的。人们通常认为，最重要和最宝贵的创作素材是来自编剧亲身经历和体验过的生活。这一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但在创作中仅凭这一点却远远不够。一个编剧的生活经历，即使对于他个人来讲已经是极其丰富，对创作的需求来讲也还是狭窄得很。纯粹依靠个人亲历的生活可能能够写成一两个剧本，甚至是相当好的剧本，但不能支持长久的编剧生涯。另外，再丰富的个人生活经历也不可能包罗万象，而在创作中可能涉及到的生活面却是广阔无涯的。一个主要写医生生活的剧本可能会部分地涉及到军人生活，一个主要写工厂的剧本也可能要涉及到商界。出于剧情的需要，剧中人物的身份也必然会是五花八门的。如果对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范围之外的其他方面的社会生活缺乏必要的了解，在写剧本时就很可能出现捉襟见肘的窘态。

所以，对于一个想长期从事编剧工作而不是偶一为之的人，必须善于在立足于直接的生活体验的同时，去开拓广阔的间接的创作素材源泉。开拓间接的创作素材源泉的方法，是尽力扩大社交面和社会信息源。一个孤陋寡闻的人是不会成为出色的编剧的。作为编剧应当学会交朋友，学会采访，要养成随时留意有用的社会新闻乃至道听途说的习惯，要舍得花时间去博览群书。总之，要努力成为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三教九流无所不晓的见多识广的人。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勤奋之外，很重要的一条是要对生活有热情、感兴趣。对生活的热爱和由此产生的责任心、正义感，是促使你去关注、表现它的动力。

搜集素材不能抱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态度。不能指望你得到的每一件素材都能在创作中派上用场，甚至立刻用到当前要写的剧本里。应当懂得，除了有时是为了创作一个既定内容的剧本去专门进行有针对性的生活体验或采访外，日常的大量的素材积累

工作只是一种广泛的创作准备活动。准备了的东西未必有机会在近期用上，并且有些东西可能永远也不会用上，但这却并不意味着你所做的是无用之功。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努力，才能使你对社会生活各阶层、各方面的情形更多地熟悉起来。同时这还是对编剧艺术素质的一种训练。如果没有这个准备和训练，便很难具有在创作中使艺术想象力纵横驰骋起来的能力。

占有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就为选材提供了相对宽裕的自由度。在进入具体的选材工作时，应注意考虑下面几点问题。

首先，要衡量自己对该题材所要表现的生活范畴的熟悉程度。编剧未必只能描写自己亲自体验过的生活，但必须以自己的生活体验为创作的立足点，这是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艺术想象离开生活基础的保障就会走向虚假，无论是怎样高明的编剧，对一个从社会环境到人物形象都存在某种隔膜的故事，是不容易写好的。一个距离自己的生活经验较远的题材，即使原始素材再动人，你也很难把它加工撰述得真实而生动。比如让一个从未迈出过国门的编剧去写一个发生在国外的留学生的故事，必定会写得勉强而僵硬。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所能写出的，只会是它的躯壳，而不可能是它的血肉和灵魂。因而选材的重要法则之一，是尽量选择距离自己生活经验较近的题材。事实上，大多数编剧也都是有一个相对固定的、适合于自己特点的题材圈的。如果因某种需要，而不得不接受一个自己不十分熟悉的题材的创作任务，便意味着走上了一条崎岖而危险之路。这时的惟一办法，是在动笔之前尽可能地去接近和了解所要描写的生活和人物。但对于距作者基本生活体验圈较远的生活和人物，要想真正地熟悉起来，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到的事情，所以做这件事是要认真地花费一些气力和时间的，浮光掠影的做法对解决问题不会有实质性的帮助。

对某个题材是否有创作激情，是决定你是否能写好它的又一个重要因素。电影剧作要以情动人，而剧作中的情要靠作者赋予。只有作者对所要讲述的那些事情、那些人物怀有强烈的爱憎，具

有不吐不快的倾诉冲动，才有可能使未来的作品情蕴深厚、撼人心灵。饱含激情的写作对作者来说是一种享受，缺乏激情的写作却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折磨，因而也只有在激情洋溢的状态中，才能使作者无论在创作上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够毫不动摇、坚韧不拔地坚持下去。

选择某个题材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它将会产生什么效果，得到怎样的社会反应和经济回报，这些问题都应在选材之初考虑清楚。电影作品与文学作品不同，它既是精神产品又是物质商品。高昂的制作成本，决定了对于它的投产不能不全面地考虑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无法使制片商获得较好收益的选材是不容易找到出路的。作为一个编剧一定要有市场意识，要注意研究和把握电影市场的动向，随时了解电影市场的需求。不合时宜的和过分个人化的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类的题材，是电影剧作应予尽量避免的。

对于自己是否有足够的条件和能力去驾驭某个题材所要求的特定的风格样式，在选材之初也应有一个客观而清醒的估计。每个编剧都有自己的特长，也都会有自己的局限性。能够适应任何题材及写法的万能作者可以说是不存在的。比如说有的人擅长写战争片，有的人则擅长写历史片或生活片。同样是写战争片，有的人擅长写局部的战争故事和普通人在战争中的命运，有的人则擅长写宏伟的全景式的战役及叱咤风云的高层人物。同样是写生活片，有的人以正剧见长，有的人则善搞喜剧。同样是写历史片，有的人采用严谨的正史写法，有的人则习惯于戏说。创作路数的不同在题材的选择上就体现出不同的制约性。不同的创作路数是由多种因素所造成的，具有相对的固定性。勉强去搞与自己的艺术特点不适应或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往往会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落得不伦不类的结果。

另外，影片的摄制成本也在选材时应予考虑的问题之列，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制片商对剧本的态度。不同的厂家对摄制成本的

接受能力不同，要求得到的回报率及回报形式也不相同。有的厂家希望找到故事较好而摄制成本较低的剧本，有的厂家则希望搞大制作，不怕高投入，但要求取得高回报。还有的厂家并不把回报的希望寄托在国内市场上，而是寄希望于海外的发行或国际上的获奖。作为编剧，应当对制片商的不同要求有所了解，有针对性地去进行题材的选择，才能够提高剧本的成活率。

上述这些问题，说起来似乎都是老生常谈，但在工作中真正能做得对头并不容易。即使在写作之前考虑得面面俱到，仍然难免在做起来之后暴露出某种判断上的失误。尤其是对市场行情的预测，即使是有相当经验的编剧也很难把握得完全准确。自以为是选择了一个热门题材，却受到了多数制片商的冷遇，这种情况是时有发生。选材不当是某些初入门的编剧屡屡碰壁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踏入编剧门坎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经历。只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一次次的碰壁会使你变得逐渐聪明起来。大凡在选材上既对个人的能力风格有自知之明，又对剧本的出路有较稳妥的把握的编剧，都是在多次的失误磕碰中磨炼出来的。

笔者也是在不断地遭受到挫折之后，才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了选材的重要性。笔者所创作的某些剧本，至今已被长时间地束之高阁，读过它们的一些电影编辑和策划人惋惜地认为，就艺术水平而言，这些剧本投入拍摄是不成问题的，只可惜它们都在某些方面不合时宜。比如其中有一个以文革为背景的悲剧性题材的剧本，是以笔者青年时期亲历的生活为基础写成的，其故事和人物命运都令人激动，造型创作上的潜力也相当大，然而却因某种政治原因的限制而不能获准投拍。再比如有一个侦破题材的剧本，故事曲折有致，人物性格复杂，情节充满内在张力，而且摄制成本很低。笔者本以为这是个十拿九稳的剧本，却不料由于时值国外大片的引进和港式动作片的普及，观众的欣赏口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内部动作紧张的影片远不如外部动作火爆的影片更有卖座。因而剧本经制片厂家反复斟酌，终被放弃。由于种种原因被

搁置的剧本，有的或许将来还有面世的机会，多数则较难再有出头之日。固然任何编剧都不可能做到写一部就投拍一部，但艺术劳动的浪费终究是应当尽可能避免的。

本书的示例剧本《幽默大师》，属于在选材之初将问题考虑得较为全面、判断得比较准确的一个例子。剧本所描述的是一个小品演员与一位大学教师发生身份错位后引出的喜剧故事。笔者的职业是艺术院校的教师，又经常参加影视方面的创作活动，对这个题材中的人和事都比较熟悉，写起来得天独厚。喜剧是讽刺艺术，这个题材很明显地具有通过一个虚构的故事，抨击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不正常现象的典型的喜剧功能。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不正常现象，笔者早已感触良多，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因而当脑海中闪现出这个故事的雏形时，便立即激起了笔者较强烈的创作冲动。同时，这个题材的社会意义又是积极和善意的，虽属讽刺作品，却没有在政治上犯忌的东西，将来的影片不会在审查通过时遇到麻烦。当时各电影厂普遍处在经济上不景气的状况中，一般的上剧本原则是以低成本的投入，争取尽可能好的票房收益。

《幽默大师》的故事是可以以较低的资金完成的，喜剧影片则恰恰是当时销路较好的影片样式之一。通盘考虑了这些问题之后，笔者认为这个剧本是具有写作价值和较大的投拍可能性的，便在事前未与任何制片厂家签约的情况下，先动手写出了剧本。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题材的选择的确是得当的。先后看过剧本的若干家电影厂和电视台都对它表示了兴趣与拍摄意向，最终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其摄制成影片。

尽管这个剧本在选材上取得了成功，当剧本写成之后，笔者仍从中感到了某些应注意的问题。问题之一就是驾驭喜剧样式剧本的能力和才华。事非经过不知难，喜剧实在是难度很大的一种艺术形式，喜剧电影虽然历来在电影史上所占据的位置都不甚高，它却的确是一种高级艺术。真正具有含义深刻的幽默感而非庸俗打闹逗乐的喜剧电影，没有丰富的生活根底、高明的艺术技巧以

及天生喜剧气质的人是搞不出来的。笔者在创作中深深感到，要想把喜剧电影写得既风趣幽默又不流于庸俗，相当不容易。笔者虽然对喜剧尚有一定的驾驭能力，但其并非是与自己的气质和风格最为吻合的一种艺术形式。除非遇到非常恰当的题材，并且对所写的人和事十分熟悉，进行喜剧样式的创作对笔者来说可能是事倍功半。因而在此后的创作中，笔者对喜剧样式的题材选择采取了更为慎重的态度。

在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巨大经济压力的时代，电影剧本的选材问题变得愈发地重要和困难了。制片商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苛刻。因此对于电影编剧来说，抓住一个好题材，就等于抓住了一个成功的机会。在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选材原则值得重视，那就是要力求所选题材的新与奇。新，是指要尽量选择别人未曾写过的题材或者角度。奇，是指所选的题材应当有为常人所始料不及的独特性。观众对既新又奇的故事，总是会充满着浓厚的兴趣的。中国古典叙事文学强调所谓“无奇不传”指的就是这个道理。提出这个原则，并不是提倡大家都去猎奇，去到处刺探隐闻秘事，而是要求编剧要独具艺术的慧眼，要勤于观察和善于思考生活，要锻炼出从看似普通、琐碎、平凡的社会生活中，捕捉和发掘出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创作素材的能力。

在影视界常常有这种情形，一个题材获得了较大的成功，便有一群人蜂涌而上地也去写这个题材。这种赶时髦随大流的做法是没有出息的，并且一般也不会再获得同样的成功。因为第一，某个题材的成功，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于它的新鲜，你再去追随，在观众心目中不会再造成同样的新鲜感。第二，对于成功的作品，欲取得与它同样的成绩，仅达到与它相同的水准是不行的，而必须超越它的水准，才能获得新作品的成功。超越一部已被普遍承认的成功作品需要具备许多主客观因素，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第三，某一部作品的成功都有其独特的条件，除艺术功力之外，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此后的创作者未必会再遇上同样有利的内

外部条件。因而盲目追随模仿成功者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正确的选材之路在于能够独辟蹊径，用你自己的眼睛去发现艺术的新大陆。

初学者在创作上最觉困难的问题之一，是觉得没的可写，或者不知应该写什么才好。这种感觉在职业编剧身上很少发生。一个艺术素质良好的职业编剧，通常不会为没的可写发愁，他所发愁的倒可能是由于可写的东西太多而时间总是不够用。能不能时时感到有东西可写，是否时时有新鲜的创作构思涌出，这是衡量一个作者对于编剧艺术入门与否的一个标志。有人把产生这个困难的原因归结为缺乏生活，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因为实际上有些人的生活阅历并不算少，却依然感到没的可写，总是写不出象样的东西。生活阅历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作者是否对生活具有高度的艺术敏感性。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领袖人物的生活，它的表面状态都是平淡或者平庸的，很少天然就具有戏剧性的情况。日常的生活现象只有通过作者的感受思考，才能够显示出一定的意义和艺术价值。对生活感受思考程度的独到深刻与否，决定着作者对创作素材的采掘能力。所以要学会写电影剧本，要学会从生活中发现创作素材，首先要学会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去感受生活，并进而去思索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训练有素的编剧在这一方面的能力是很强的。一些在一般人看来并不值得注意的事情，却常常能够触动他灵敏的创作神经，引发他丰富的创作联想，引起他深入思考某种含义深远的社会或人生问题，从而启动他的创作构思。这种创作构思的启动是随时随地的，在许多时候甚至是很偶然的。有时一个选材的最初念头，就产生于对于生活中的一件小事、报纸上的一条社会新闻、闲谈中的一句笑话、或者随意见论的一个什么话题的瞬时的思维火花，也就是所谓的创作灵感。

本书示例剧本《幽默大师》最初创作念头的产生，就是属于这种情况。笔者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听到了这么一则笑话，说有

个性古板、平时总是一本正经的人，不知怎么搞的被人认为是幽默，传出去之后大家再注意观察他，都觉得他果然幽默。到后来就有人向他请教如何才能变得幽默起来。这个人一本正经地解释说自己其实根本就不幽默，但他越这样解释人们反而越觉得他是幽默无比了，于是乎在他身上本来很正常的言谈举止甚至一举一动，都被人们当成了幽默的典范。笔者在听到这个笑话后，一种职业性的创作敏感当时就在下意识中被触动了，觉得这里面似乎有更多的东西可以深挖一下。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个念头一直挥之不去，并由此联想到了许多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之事。随着思考的深入和发展，笔者越来越明显地感到，这则笑话完全有可能成为凝聚某些生活素材的中心点，以此出发不仅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且还可以揭示某些值得人们深思的社会问题。于是乎这个剧本的选题就在一种跃跃欲试的创作冲动的推动下，被逐步地确立了下来。

在这里，创作灵感的确是很重要的一种东西。它虽然总是在偶然的状态下出现。但是它的产生，是建立在长期的生活感受和职业性艺术思维锻炼的基础之上的，是大量的艺术积累和创作准备的结晶与迸发。因此它的出现是偶然中的必然，而不是什么神秘的现象。作为一个电影编剧，要获得创作灵感，其艺术思维的闸门便不能只有在写作时才启动，而要处于经常性和习惯性的备战状态，时刻准备着对有关信息做出职业性的反应。当灵感的火花闪亮时，则要及时地捕捉住它。哪怕当时只有一个很粗略的念头，一个很朦胧的设想，或者只有几句不连贯的话，只要感到它是有艺术发展价值的，就应当马上把它用笔记下来。这种记录中的某些内容，便可能成为你后来某个剧本的创作出发点。你所做的这种记录越多，感到可写的东西也就会越多。当然，这是一项需要持之以恒的工作，要依靠坚韧的毅力和对剧作创作艺术的高度热情来支持。当你经过一定的努力，逐渐具备了相应的职业思维能力之后，将会获得底蕴充实的而不是空洞虚无的创作欲。在

这种情况下，选材将不再是一个使你茫然的问题。

思考题及艺术实践作业

第一章思考题：怎样才能抓住一个具有创作价值的剧作题材？

第一章作业：准备一个轻便的笔记本，随时记下你认为有用的创作素材、人物语言、思想火花以及片断构思等等，并将此项工作坚持下去，形成习惯。

第二章

故事构思的产生

· 选定了创作题材之后，就要进入故事构思阶段。

构思故事是电影剧本具体创作工作的开始。编剧所搜集到的创作素材，需要通过故事来找到凝聚点和在整体剧作结构中的位置，编剧对生活的感受、思索以及由此而升华出来的哲理思想，也只有通过包含有精彩情节和动人形象的故事自然而巧妙地渗透出来，才会产生打动人的艺术感染力。制片商选择要投拍的剧本，故事的好坏是促使他做出某种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大多数观众走进电影院去看电影，首先要求的也是要看到一个好故事。因此，拥有一个好故事，对于一部电影剧本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创作素材一般都是零散的和片断式的，碰到一个从生活中拿过来，就能直接写成剧本的现成故事的机会是很少的。即使有的生活中的故事就其本身而言是完整的，一般来说也远远达不到不经加工改造就可直接写成剧本的程度。电影剧本有它自身的一系列独特的叙事艺术要求，原始的生活故事不可能天生就全面地符合它。电影剧本所需要的故事，是必须经过编剧对生活素材进行了艺术性的整理、集中、概括、提炼和加工改造之后，重新组织结构出来的故事。也就是说，它应当是虚构的。自故事影片这一片种诞生以来，其中多数剧本的故事是全部虚构的。某些传记类或其他所谓纪实类的影片剧本，在保证大的事件和背景的历史真实性的前提下，也要采用一定程度的艺术虚构方法与技巧，如其不然，它就不在故事影片的范畴之列了。正如纪实是纪录片的构

成法则一样，虚构是故事影片的基本构成法则。换句话说，电影剧本中的故事都是需要编剧编出来的。不会虚构，不会编，就不会有适合写电影剧本的故事。

由此可见，编故事的能力是电影编剧所应掌握的一个基本艺术能力。将原始的生活素材转化为故事影片艺术，首先需要的就是这个能力。不由编故事迈开创作中的第一步，以下的一系列创作工作都无从谈起。某些故作高深的电影理论家十分鄙夷编故事这件事，认为此不过是低层次的雕虫小技。对于这种脱离创作实际的清谈我们不必理睬。能把故事编好是不容易的，真正熟练、扎实地具备编故事的能力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悟不出其中的奥秘和诀窍。有的导演认为自己也会编剧，并常常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名字署在编剧的位置上。但实际考察一下，真正会从原始的生活素材中直接结构剧本的导演极少。他们的所谓编剧，通常或是改编小说，或是对别人已结构成形的剧本进行某种修改。这固然也是一种编剧方式或对编剧工作的介入，但均是建立在别人的艺术构思成果之上的工作，与进行原创剧本的工作有很大的不同。电影导演中之所以很少有人自己去搞原创剧本，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多数都不具备将生活素材改造为故事艺术的能力。有的导演想出了一个意念，找人按这个意念创作成剧本，然后便认为自己是这个剧本当然的第一原创者。这其实是自欺欺人。任何一个稍有创作经验的人都不会不知道，从一个意念到一个具体而结构严谨的故事，其间有一段十分遥远的距离，而要跨越这段距离没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是办不到的。

电影故事要靠编剧来编，却又不可露出所谓编造的痕迹。这是编剧艺术中最大难点之所在。观众所欢迎的好故事，是编得既好看，又可信，既有别于平庸的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又符合大众的生活逻辑的故事。用艺术理论术语讲，就是要求它具有艺术的真实性。这句话说起来简单，要真正做好却极难，需经过长期的创作实践才能逐步掌握其中的辩证关系。甚至在一些资深编剧

的作品中，也未见得能够完全避免露出人工痕迹。

有一种理论因此而认为，编故事是导致剧本内容虚假的根源，这是非常片面的。其实把生活中的真实事件原封不动地照搬到银幕上去，未必就一定会使观众产生真实感，更何况那样的东西也称不上是艺术品。笔者认为，剧本内容的虚假与否并不在于故事是不是编的，而在于故事编得好不好。编得好的故事是完全可以把观众带入作品中的情境，使观众产生艺术的真实感的。这里所说的真实感，是指让观众在明知影片中的故事未必是生活中发生过的情况下，相信它有可能在生活中发生。艺术创作的精髓就在于寓假于真，弄假成真。无技不成艺，编故事的技巧就是叙事艺术的一个基本技巧。不理解这个道理是没法搞创作的。

一个讲述一百分钟的电影故事里，要包含着错综交织的人物关系和情节线索，要有缜密完整的艺术布局与结构安排，要涉及并运用多种视听造型性的叙事手段。这诸多方面的工作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和完成的。因此对故事的构思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在不断地、反复地修改加工充实中，才能使其逐渐地发展形成起来。故事的形成要经历一个由简到繁，由朦胧粗糙的雏形一步步走向清晰、细致、丰满、完整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将作者的艺术灵感火花逐步地落实于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人物动作的过程。初学者总是很性急地希望一下子得到一个好故事，那是不可能的。一个好的故事框架看上去可能很简单，其实那往往是经过反复的艰苦琢磨才产生出来的。

进入故事构思时，要先考虑确定故事所处的时代和背景。有的题材在这一方面没有什么选择余地。比如写慈禧，只能是清朝，写“七七事变”，必然是抗战前夕。而有的题材在这一方面则较为灵活，有可能将故事放到不同的时代背景中去表现。比如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可能既可以放在明清时代去写，也可以放在民国，甚至可以放在现代来写。对于具有故事发生年代既定性的题材，作者一旦选定了它，就有一个尽力去熟悉那个特定时代面貌的问题，

以便在创作中有效地结合时代特征设计剧情。对于对故事所处时代背景要求较灵活的题材，则应考虑一下把故事放到哪个背景下去写更为有利。一般来说，应尽可能把故事放到作者最熟悉、写起来最顺手的时代背景下，这样会有利于发挥作者在生活素材积累及知识结构等方面的优势。无论如何，对于故事发生时代十分陌生的题材，是不能贸然去写的。

有时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 创作素材中所提供的事件很好 但如实按事件所处的时代及人物的真实身份去写，会发生某种政治上的麻烦，或者不可能被审查机关通过。这时如果你不想放弃这个故事，就只有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连同人物身份一起进行改动，把它们放到一个不犯忌的情况中去。比如写一个揭露官场黑幕的题材，由于政治影响等原因，放到现代背景下去写可能难以展开，甚至剧本根本就无法得到投拍的机会。这时就不妨考虑一下，是不是可以把故事放到解放前甚至更远一点的年代中去，那会少了不少顾忌，在情节设计上可以更为大胆，在剧作主题上亦可起到以古寓今的效果。实际上，许多古典题材的剧作，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当然，要这样做，是以作者具有描写那个时代的能力为前提的。

故事的构成离不开事件和情节，而事件和情节是由人物的行动构成，并且为人物形象的塑造服务的。人物是电影故事的主体，人物的身份、关系、行为，决定着剧情的发展和故事的形态。所以在构思故事时，对剧中的主要人物应尽早予以确定。不把主要人物定下来，故事构思就不好开展下去。在考虑人物时，不仅要讲清楚他是个怎样的人，还要着重考虑他在剧中的主要动作及其动机。也就是他主要要做哪些事，为什么要做。人物有了，人物的行动意图和行动目标有了，剧情的线索就有了初步的眉目。一部电影剧本要涉及的人物可能会有十几个或更多一些，但在此时需要着力考虑的只应是主要人物，对次要人物的考虑是下一步的事情。最初的构思只宜抓大纲抓主线，而不能去纠缠细节和枝节。

如果此时不能提纲携领地抓住主要人物及其行动主线，会大大地妨碍对整体剧情的宏观把握，以致于使你难以搭起支撑故事的基本骨架。

故事的情节发展乃至结局的形态，与其所要表现的主题有密切关系。同样的创作素材，所要表现的主题不同，在故事的构成上便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在构思故事之前要先立意，以立意为灵魂统帅构思工作。意在笔先是艺术创作的普遍规律，它与概念化的主题先行不是一回事。概念化的主题先行是不管创作者的生活感受如何，在进入创作之前就先强行制定政治性的主题，然后让作者生硬地用生活素材去图解这个主题。由此而产生的作品当然是不会有什么艺术感染力的。我们所说的创作之先的立意，是要求作者抓住在生活中感受最强烈的东西，把它提取出来。在这里面，是包含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认识与态度，和对理想生活的愿望与期冀的，而这些东西正是一个好故事所不可缺少的灵魂。对于这种立意，作者或许很难以一两句话理性地把它概括出来，但一种饱含情感色彩的社会人生立场倾向应当是有的，并且应当是明显的。如果没有这种倾向性，写出来的故事多半会是一个缺乏意义的无聊的故事。

有的作者对生活的感触很多，题材内容所涉及的社会生活面也较广，并且触及到了多种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多种主题方向。这时就需要进行对剧作主题的选择和定位。一个剧本的主题，其内涵可以是多向性和多层次的，但必须有一个主要的方向作为统领。电影剧本的内容容量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期望在一个电影故事里感慨万千，把什么道理都说到。那样反而会使这个故事不堪重负，内涵散乱，令观众不知所云。在笔者为《幽默大师》准备的创作素材中，就涉及到了诸如人生价值、社会风气、文人境遇、良心道德等多方面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笔者都感慨良多，有许多的话要说。然而要想把这些感慨都在一个剧本里充分地表达出来显然是不可能的。通过对纷纭的素材的反

复咀嚼，笔者感到，自己对现实生活中是非混淆、真假难辨的现象的感受，较之其他方面的感受更为强烈，而且其意味也较之其他方面更为深长，于是很自然地把剧本的主题集中到了“假做真时真亦假”这几个字上，整个故事的总体框架也由此而逐渐显现和确定下来。曾有某些导演读过这个剧本后，自做聪明地评价它是“比较成功地套用了某某剧本的结构”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喜剧故事有其自身的一些构成规律，笔者只不过是这个剧本中采用了某些较为常用的手法罢了，而且这些手法的使用也是根据内容来确定的。

艺术创作都是贵在出新，但是叙事艺术发展到今天，可以说一切行之有效的基本故事类型都已被用尽。这就是当你写出一个新故事后，总会有人感到它在某些方面与以前的某个故事有相似之处的原因。这种状况对我们来说是既有利又有弊的。它的利处在于使我们有丰富的创作遗产和创作经验可供借鉴。尤其是对于初学者，模仿成功剧本的结构形式不失是一种学习上的入门途径。而它的弊处，就在于你呕心沥血编出来的故事，总难免有落套的危险。因此在当代，避免落套便成为了每一个编剧在每一次创作中都要面临的课题。欲求避免落套，第一要多读多观摩前人的作品，以求尽可能多地了解各种类型的故事的写法。只有见多识广，才能知道什么东西是陈旧的什么东西是新鲜的，从而使你能够有意识地去舍旧求新；第二要在故事的立意方面下功夫。在故事的类型已被基本用尽的今天，对于故事的出新，其关键就在于立意上了。每当你构思一个故事时，先要扪心自问，这个故事的立意有无与众不同之处？如果它的立意的确是独特的，就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落套之嫌。同样都是罗蜜欧与朱丽叶式的故事，由于立意的不同，有的可能会显得很俗套，有的却可能给人以全新的感受。所以说故事构思的出新，不仅仅是一个艺术技巧问题，还是一个思想深度问题。

在构思故事时还要考虑到影片的艺术类型，不同类型的影片

剧本对故事形态的要求很不相同，有的素材本身就决定了它只能适应某种类型。比如说要歌颂某个已辞世的英雄人物，在一般情况下只能是正剧的写法；而有的素材则可随着影片类型定位的不同而形成不同形态的故事。比如同样是公安方面的素材，可以写成正剧式的以表现公安干警生活风貌为主的剧本，也可写成惊险式的推理片侦破片或外部动作激烈的枪战片武打片剧本。究竟如何处理，就要依据素材条件、创作意图和作者的兴趣风格等多方面因素去综合考虑了。笔者将《幽默大师》设计为喜剧故事，就是因为感到其素材本身就天生具备较多的喜剧因素，只有写成喜剧类型才能充分发挥这些素材的长处。而一旦确定了剧本的喜剧类型，错位、误会、巧合、夸张等典型的喜剧创作手法，自然就成为了结构这个故事的主要技巧。

将零散的原始生活素材凝聚、组织成一个故事的第一步，是要找到或者说抓住这个故事的内核。所谓故事的内核，就是构成这个故事的最主要的事件和动作线。这个内核不是一下子就能找得着抓得住的，需要编剧在充分掌握素材的基础上反复经营、琢磨、设计、推敲多种构思方案。在构思与寻找故事内核的过程中切忌思维的僵化固执和懒惰，不能只认定一个构思方向想下去，不向四面看看，顺着一条路走到黑。也不能因为已经取得的构思是经过了千辛万苦的，就想努力维持住它而不愿和舍不得再推翻它。为了给故事的建立尽可能地找到一个最佳基础，这时候的思维是决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的。要根据素材提供的可能性去进行广阔的假设和联想。以生活逻辑为依据的合理联想是故事构思的命脉，好的故事构思都是经过大量的联想，通过对无数个念头的筛选，将其中的精华逐渐提炼和综合而形成的。成如容易却艰辛，当一个绝妙的故事内核摆在人们面前时，人们往往会觉得它居然是如此之简单，感叹“这样一个构思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其实在这个貌似简单的结果背后，是包含了创作者多少心血的。

故事内核不要求复杂而要求简练，要求用几句很简短的话就

能够概括出来，以高屋建瓴的气魄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此时千万不可陷入对某个情节局部的考虑，一旦陷入局部，所谓内核就将不成其为内核。内核的惟一任务，就是确立起故事中最基本的情节主线。这个最基本的情节主线对未来的故事面貌有着全局性的控制作用。比如有一个表现老年人再婚问题的剧本，其最初的故事内核就是这样的：“一个为子女含辛茹苦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在晚年希望得到属于自己的一份幸福，然而却遭到子女的强烈反对。为了子女的利益，老人最终放弃了一生中最后一次追求幸福的机会。”

制片商们决定对一个剧本选题的采用与否，首先要看的，就是这个基本的情节主线能否引起他的兴趣。在这条线索被找到之后，我们要通过总结提炼出来的那几句简短的话，来检查和感受这条情节线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具有独特性，是不是具有故事发展和造型表现的潜力，是不是具有思想及艺术上的震撼力。如果通过这几句话，不仅能够使人感到它的情节魅力，而且能够使人感到它的情感魅力，那么它的成功希望就比较大。某些制片公司雇用着一些所谓出主意的人，要求他们专门干的就是寻找故事内核这件事。故事内核离一个详尽完整的故事还很远，但它是产生故事的必不可少的胚胎。

有了故事内核，故事构思的发展就有了明确的依附体。与情节主线有关的各种情节线索和人物关系，会随着构思的深入渐渐涌现出来，使故事由原始、简单的线性状态慢慢演变为网络状态，这时你所想到的东西中可能会有一些细节，对精彩的细节可以记下来以备后用，但对剧情网的编织仍要着眼于大的脉络，不能因陷入细枝末节而影响了整体性的构思。编故事一定要从大处着眼，一步步地走向细部，这是一条原则。大结构不搞好，细节搞得再精彩也没有用。初学者易犯的错误之一，就是常常过早地陷入细节性问题，这是在学习应当着力注意避免的。

随着构思的推进，故事所需要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次要人物会

逐渐出现。要注意设计好他们与主要人物的关系，设法将他们的动作巧妙地与主要人物的动作交织纠葛起来，与情节主线形成有机的联系，并起到丰富和烘托情节主线的作用。

经过这样一番工作之后，你的构思就由对情节主线的几句简短的概括，变成了一个具有一定具体内容的故事雏形。这个过程，就是形成初步的故事梗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人物关系与人物动作的设计始终要遵循灵活多变的原则，不要拘泥于一种构思。特别是在一种构思出现了某种问题，写下去感到别扭、不顺畅的时候，要从多方面去考虑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实际上，一部剧本的创作，直到它的定稿之前，在情节动作和人物上的变动情况都将一直会存在。只是按正常的创作规律而言，愈到后面的步骤，这种变动的幅度应当愈小而不是愈大，否则便意味着前面的构思出现了严重的错误。本书的示例分步骤地展示了《幽默大师》在创作过程中构思变动的真实情况，读者可以通过比较和分析，自己去体会剧本创作构思中的某些规律与方法。

在构思故事内核时，因涉及的人物较少，可暂不为剧中的人物起名字，仅用代号如“某甲”“某乙”和人物的身份如“某教师”“某演员”来代替，只要能说明问题就行。而当构思进一步发展，开始形成故事的雏形，出场的人物也逐渐增多时，再这样做就很不方便了。为剧中人物起名字的事情要在这个时候解决。为剧中的人物起名字与在生活中为孩子起名字的要求有所不同。在生活中为孩子起名字，主要是要考虑名字是否好听及其含义问题；为剧中的人物起名字，却要求同时考虑到人物的年龄、身份、职业、教养、性格、所处时代等等多方面的因素。因为在剧中，名字也是塑造人物的手段之一。一个起得恰如其分的名字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作者抓住这个人物的总体感觉，也有利于使观众接受和记住这个人物。在起名字时要留心名字的音韵和平仄问题，剧中人物的名字会经常在对白中出现，一定要使它上口，不要让人说起来绕嘴，听起来别扭。

在构思的发展过程中，作者的思绪不见得是连贯的和十分逻辑性的，可能会不时冒出一些很有趣的或奇特的、但与故事主线并无紧密联系的想法，也可能会生发出一些看来很有意思而一时却想不到怎么发展下去、会导致什么结果的念头。不要因为这些东西暂时吸收不到故事里去而轻易把它们丢掉。只要这些想法是围绕着对故事内核的思考产生的，都应当把它们记下来。当这样的想法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可以对它们进行整理和选择。你会发现 在这其中有些东西是确实无法组织到要写的剧本中去的 有些东西虽然不能直接派上用场 但可以给你带来思维上的启发 而有的想法经过某种加工则能够合理地编织进剧情，并且为故事增色不少。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些新得到的东西添加到故事构思中去。如果此后又有新的想法冒出，可再次进行这样的筛选、组织和修改工作。通过一次次这样的加工，你的故事雏形便会一点点地变得丰满起来。

将故事雏形记录、整理出来的文字稿便是初步的故事梗概。写作故事梗概要用叙述体的形式，而不要用剧本的形式。通常的写法是，在文稿的第一段先介绍清楚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主要人物的身份、姓名以及事件的起因，以下则以大的动作起止为依据，分出叙述段落，将故事一段一段地讲清楚。对故事梗概最主要的写作要求是“叙述”，而不是“描写”。所谓“叙述”就是要求紧紧扣住事件、动作和情节的发展线索去写，而不能像写小说那样把笔墨大量地用在抒情状物、心理分析、抽象议论等方面。因为我们此时需要的是一个剧本赖以建立起来的坚实的骨架，脱离开事件、动作和情节的其他东西，对于搭建故事骨架的意义不大。当然，写电影剧本并非排斥描写，而且正相反，它是非常需要符合视听造型创作要求的描写的，但那是在下面的步骤中要做的事情，不是当前的任务。

无论对于初学者还是已经有一定资历的编剧，明确创作中的步骤及其所应完成的任务，都是有好处的。通过对每一步骤工作

状况的检查，比较容易看出构思上的问题，对出现问题的部分进行修改甚至对原来的构思全部推倒重来也很方便。这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方法。如果不重视步骤的作用，懒得把问题在相应的创作阶段解决掉，一旦剧本写成，再发现构思上的重大或致命问题，麻烦就大得多了。

总之，构思故事是电影编剧的看家本领。不管电影的观念和理论怎样更新，离开了故事也是拍不成故事影片的。制片人和导演离不开编剧，从最根本上讲，是离不开他的故事。因此，学会编写原创故事，是迈入电影编剧门槛所必过的第一关。要想把电影剧本写得精彩，不重视对编故事的技巧的学习和研究是不行的。编故事的技巧与胡编乱造绝不是同义语。胡编乱造是脱离生活的编造，而编故事的技巧，是建立在丰富的生活素材之上的巧妙的艺术虚构和叙事结构方法。初学者千万不要被什么淡化情节之类的说法所迷惑，那是某些空头理论家故做高雅的清淡和某些缺乏编故事能力的编导的遁辞。在艺术实践中你会体会到，任何人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蔑视故事，而惟独编剧不能。理论家的宏论可以不负责任，导演可以依赖别人为他提供故事，而作为编剧如果不会编故事，就失去了立身之本。

思考题及艺术实践作业

第二章思考题：一个精彩的剧作故事内核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第二章作业：研究你已选定的创作素材，从中提炼出可以用简短的文字概括出来的剧作故事内核，再由此扩展成一个主线清晰的初步剧作故事。

第二章示例

电影剧本《幽默大师》初步故事梗概

喜剧演员肖冠在创作演出中感到才思日渐枯竭，并且由于庸俗逗乐成分的增加，导致了观众愈来愈多的不满。他觉得这样下去很痛苦也很危险，想停止一段时间演出，到生活中去充实一下自己。然而许多单位却纠缠住他不放，使得他穷于应付，躲避不开。迫不得已，他只得乔装改扮，化名出去旅游。偏在这时，市电视台为组织一台节目又找上门来。肖冠连忙躲开，仓惶出走。

电视台本来就把节目中挑大梁的任务寄托在肖冠身上，听说他外出了，十分焦急，急派人四处寻找。肖妻为使丈夫安然脱身，故意说错肖出走的方向。电视台的人追去，果然追上了肖冠，遂大喜过望。岂知这却闹出了个天大的笑话。原来这人是所大学教师，容貌酷似肖冠，更巧的是名字也叫肖冠。电视台的人认定此肖冠就是彼肖冠。教师肖冠越解释，人家越觉得他幽默无比。肖无奈地拿出工作证，谁知演员肖冠也是被大学里聘为了名誉教师的。电视台的人不由分说地将他拉到了台里。

电视导演见捉住了肖冠，大喜。为防他再跑掉，立即给他安排了住处，指定专人服伺他，不让他再回家。并给演员肖冠的妻子挂了电话。肖妻听说丈夫已被捉，也无可奈何了。

此时演员肖冠已到了外地。因忘记带身份证，肖在住宿时遇到麻烦。旅店经理认为他行迹可疑，遂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公安局闻风而动，派人来到旅店，却不见了肖的踪影。原来肖不堪大旅店的冷遇，另找了一家私人开的小旅店。然而这家小旅店却不

大地道，已将他视为囊中之物。半夜，店主欲偷他的钱财，被他发觉，他用假手枪吓住店主，自己仓惶溜走。公安局的人来查店，得知这人竟有手枪，感到事态严重，遂撒下了缉捕大网。

电视台的排练开始。教师肖冠既不会唱歌跳舞，又不会演小品说相声，尴尬异常，洋相百出，但电视导演却非常满意，认为真正是幽默极了。教师肖冠目睹了办晚会过程中编导们自欺欺人的种种内幕，不胜感慨。

这时在外地追捕演员肖冠的行动正在紧张地进行。公安人员认为这是个惯犯，为不引起他的注意，他们穿便衣冒充电视台采访人员跟踪追查。演员肖冠误以为真是电视台在寻找他，连连逃避，狼狈不堪，闹出不少笑话。

电视台的节目排定、报刊上刊登了即将进行现场直播的消息。演员肖冠看到报纸，认为这是电视台在找不到自己的情况下，做出的冒名顶替伎俩，十分愤慨，当即决定返回去揭露事实真相。节目直播之夜，演员肖冠赶到，凭特别通行证进入直播现场。公安人员跟踪追到，不动声色地包围了现场。为了不扰民，他们决定在演出结束时再对逃犯实施逮捕。

教师肖冠假冒幽默大师上台，大获成功。尤其是在即兴回答观众的现场提问时，他机智灵活，说出了许多真知灼见，既有引起哄堂大笑的幽默感，又以其深刻的思索震撼了观众的心灵。演员肖冠想上台制止假肖冠的演说，被强行阻拦住。渐渐地，他在不知不觉中也受到教师肖冠的讲话所吸引，从他的话中悟出了自己表演艺术衰落的原因和真正的幽默艺术的真谛。他正要跳上台去与假肖冠相识，忽然发现了真正的被通缉的逃犯，立即冲上去追捕。晚会现场大哗。演员肖冠虽不是逃犯的对手，但与其搏斗非常英勇。在公安人员的帮助下，他喜剧性地擒住了逃犯。演员肖冠登上舞台，两个肖冠亲切会面，将晚会掀起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高潮，这竟成为了演员肖冠最为轰动的一次演出。

演出结束，公安人员向演员肖冠表示歉意和感谢，导演也对

教师肖冠表示抱歉和感谢。演员肖冠又回到了妻子身边，投入了新的创作。而教师肖冠则从这场意外的奇遇中，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爱情。

第三章

故事的发展充实与确定

在初步的故事梗概阶段，我们要完成的是建立故事基本框架的任务。接下来的任务，是对这个基本框架进行发展充实，使之血肉丰满、结构严谨细致起来，并使之从整体到局部达到基本确定的状态。

血肉是附着于骨架之上的，只有骨架搭得扎实稳妥，血肉才能附着得得体漂亮。在进入这个步骤时，有必要再回头去检查一下故事基本框架的质量。如尚有较明显的犹疑不满之处，应先对其进行再调整。在以下各步骤的进程中也都应遵循这样的原则，务必尽可能地把上一个步骤的工作做得圆满，再进入新的步骤。即使你考虑得较为圆满，进入新步骤后必然还会发现上一个步骤构思中的不足之处，如果仓促行事，出现的问题会更多更棘手，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故事的发展充实与确定阶段的工作，是要在故事初步梗概的基础上，将故事进一步地编好、编圆、编细，将剧情由概括化状态向具体化状态落实，基本解决剧情结构方面的重要问题，为下一步进入剧本的正式写作扫清障碍。如果在进入剧本的正式写作后，还要时时为弥补故事中的漏洞、为理顺剧作结构费心劳神，是会很吃力也很影响创作思路和情绪的连贯性的。构思准备工作做得越细致、慎密、周全，正式进行剧本写作时就会越顺畅。所以当我们写出初步故事梗概后，还应再经过一个全面的构思准备步骤。这个步骤的工作结果，是形成详尽的故事梗概。

这是一个要求你的叙事构思全面地趋于具体化的步骤。在初步的故事梗概中只需要笼统地考虑和设计的人物关系、动作及情节线索等等问题，此时都需要具体地落实下来。就像作油画一样，在最初的铺大色调阶段，画面上只是大块的色块对比，深入画下去时，就要在一个个色块基调的控制下，刻画出色块所代表的具体物体形象了。在初步故事梗概中对某一人物关系、动作或情节变化的高度概括的几句话，这时要被分解成若干个具体的层次分明的叙事段落。先是要分大段落，而后在大段落中再分小段落。故事的面貌随着这样的层层分解，就逐步由一个朦胧的轮廓，变得清晰详细、须眉毕现了。

整体而笼统的故事框架构思，即使从它自身来看已相当圆满，一旦进入具体化阶段后，还是会暴露出许多缺陷。因为对人物关系及动作的设计、对情节的交织衔接转化的安排等等，在最初的构思中我们所要求的只是找到一种大感觉。做为这种大感觉的记录，粗略的故事梗概所重视的主要是故事的总体效果，其内部结构不可能十分严谨。在将故事从概括性地讲述转化为具体化讲述方式时，发现故事构思中存在剧情的合理性逻辑性的问题，甚至存在致命的漏洞，都是经常的、也是正常的现象。这一步骤的工作，就是要随着构思的深入和具体化，对逐渐暴露出来的上述问题进行解决与弥补。上述问题只有通过构思的深入才能被发现，因此也只有当工作进行到这个步骤时，才能够得到解决。

在考虑解决故事构思中所暴露出的问题的对策时，一些新的人物与情节还会不时地涌现出来，这中间很可能有你在此之前未曾想到过的极好的主意。这些主意的产生，有导致对初步的故事梗概做出重大修改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不可拘泥于初步的故事梗概，而应放开思路，对剧情做多方面的设计。如果认定新出现的构思的确更富有艺术魅力，要不惜推翻或放弃原有的故事梗概。这并不意味着前功尽弃。因为如果没有前面一系列构思的激发，你是不会凭空产生出那个更为精彩的构思的。

由此可见，详细的故事梗概不是简单地对初步故事梗概的扩写，而是一个对初步的故事梗概进行完善升级或者更新的工作。在它的形成过程中，要不断地重新考虑和调整人物关系、人物动作、情节线索等故事构成因素的设计与安排，不断地否定前面构思中的不合理的、有漏洞的或平庸的部分，将更为精彩的构思内容充实进去，从而使故事的结构更加结实巧妙、针线更趋严谨细密起来。

对于人物关系的调整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人物关系决定着动作和矛盾的性质，动作和矛盾决定着情节的发展趋势，而情节的发展趋势及结局的形态又决定着主题的体现。一个故事是否编得精彩，人物关系的设计往往是关键之所在。诸如内容单薄、剧情松散、矛盾冲突的力度不大、矛盾冲突的线索延续不下去等剧作上常见的弊病，其根本症结往往出在人物关系没有设计好的原因上。如果你在检查构思时发现，剧情疲软的根由确是因人物关系设计不佳所引起，那么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是没有用的，就必须下定决心重新设计人物关系，才能给故事带来新的起色。

调整人物关系时，要把剧中每个主要人物的身份、性格、思想、前史、动作目标等一系列问题都想透。要结合剧作主题和结构的需要，对主要人物的身份及其各方面的关系做出多种方案来进行比较，看看假如给人物改变了身份或关系，剧情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一般来说，某个主要人物身份或者某几个主要人物之间关系的更动，必定会给剧情的发展指出新的方向。所以，当你对原有的情节设计感到不满意时，由重新考虑人物关系入手，会找到一个有力的突破口。应当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人物关系，并非指人物之间的表面关系，而是指人物间内在的、实质性的关系。人物间的表面关系与内在的、实质性的关系可以是统一的，也可以是不统一的。在两者不统一的状态下，就具备了更多的戏剧性因素。

在构思处于对剧情的大的脉络设计时，我们的思路只能顾及

到与其有关的少量主要人物。随着剧情构思的一步步具体化细致化，对人物网络的考虑也会渐渐地趋于全面和完整，一些次要人物开始纳入思考范围，他们的形象开始由朦胧的轮廓变得清晰，他们的动作线索也开始由断断续续变得连贯起来。此时作者对他们的把握，会逐步地由表面动作进入内心世界。也就是说不仅仅是由于剧情发展的需要而让他们承担某个动作，从他们自身也找到了承担动作的内在根据。这样一来，次要人物的行动就成为了剧情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再是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缺乏有力的存在理由的随意性的东西。

在这时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由于发现了某些次要人物身上的戏剧性潜力，引发作者产生了剧作情节上的新的重要构思。原定的情节主线可能会因此出现极大的变动，剧中人物的艺术分量和位置，亦可能因此而发生了变化。在原构思中的次要人物，可能会由于在剧中戏剧性作用的增强和出场机会的增多，上升成为重要人物或主要人物。而某些原定的主要人物，则在人物关系及情节线的调整中，减弱或失去了原有的主导作用，不得不由主要人物降为次要人物。出现这种情况是件好事，它说明你在创作中是真正地打开了思路。

在故事的发展充实过程中，作者的思路毫无疑问应当灵活奔放。但有一条原则应予以注意，即对众多的人物动作和情节线索的设计，都应紧密结合情节主线的发展去考虑，要有意识地将其与情节主线交织纠葛起来。如果情节主线发生了变化，其他情节动作的安排也要随之变化，要围绕着新的构思核心决定情节和动作的取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剧情结构的有机性和严谨性。与情节主线关系不大或不能为情节主线发展服务的局部构思，再精彩也应当予以舍弃。否则它将成为蛇足，反而会破坏剧作整体结构的完美。在《幽默大师》剧本初稿中，有一段是写演员肖冠外出后，在火车上遇到盗贼，后来协助公安人员将其抓获的情节。单就这段戏看，是有一定的喜剧效果的，但从全剧衡量，它却与剧

情主线有游离感，也未能起到加强和突出剧作主题的作用，因此笔者在剧本的修改稿中将其全部删除掉了。删除后回过头来从整体上看剧本，剧情的完整性和连贯性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这就证明这段情节在剧中存在的必要性的确不大。假如笔者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间早些，可在详细梗概阶段即将其删除，那就省去了写初稿时在这段内容上所花费的气力。

一个好故事的构成，要求得到两大方面的保证：一是要具有一个好的内容，二是要有一个好的讲法。内容不精彩固然不行，有了好内容而不会讲，也会把好内容给糟蹋掉。我们常常会看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故事内容，有的人能把它讲得使人感到津津有味，也有人讲来使人感到索然无趣。在进行初步的故事构思时，我们主要的精力在于抓住故事的内容，对于其他事情可暂不予过多地考虑。而到了写作详细故事梗概阶段，就应该在故事的讲法上多动些脑筋了。因为此时故事的线索已经渐趋丰富复杂起来，对于它们的结构布局安排，就成为了一个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

在这时，一些必用或常用的剧作手段与技巧，如开端、伏笔、悬念、情节点、噱头、节奏对比、戏剧高潮、结局等等的处理，都要细致地予以考虑和落实。无可讳言，所谓技巧，都是带有程式性，也就是说都有其固定的运用套路的。理想的情况是，既能运用这些大家都在用的套路，又不显得落入俗套。这里的关键在于叙事内容与剧作技巧结合得紧密与否。恰到好处地表现了故事内容的技巧是会自然地被客户所接受的。某些作品被斥责为瞎编乱造，其原因一是在于作者生活素材贫乏，二是在于作者对剧作技巧的掌握不到家。单纯依靠技巧不能解决生活贫乏的问题，丰富的生活素材离开高超的剧作技巧也不会自动变成艺术品，在创作中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故事总是要以情感人，我们要善于发现、抓住故事中的情感因素和情感场面。所谓情感场面，是指剧中人物之间情感碰撞的剧烈时刻和人物心灵袒露的时刻。这是能够扣住观众心弦的时刻。

一部剧本中总是要写出这样几个激动人心的场面，才能具有一定的分量和产生较大的艺术吸引力。剧本中最为动人的场面往往是与剧作高潮联系在一起的，在组织故事的结构时，要精心设计这样的高潮戏。高潮戏要构思得能深深打动作者本人，使你一想到它就热血奔涌、激情难抑，写出来后才有可能有力地拨动观众的心弦。

由于电影剧本不像小说那样，可以容许离开情节和动作的文学描述，而只能通过可视性内容去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因此在故事的发展充实阶段，一切深入的构思都要转化为情节和动作来落实。所谓的详细的故事梗概，也就是要求详细在情节和动作上。至于人物的对白，此时还不宜做过多的考虑，一般只写出其大意即可。伴随着情节构思，作者可能会很自然地想到一些人物的对白，对某些从作者头脑中涌现出的精彩的、关键性的对白片段，可以把它记下来，适当地结合写在故事梗概中，但切忌在此时就形成成段的对白段落。初学者往往在此时就迫不及待地将对白段落固定下来，这对将创作构思发展下去不利。因为详细的故事梗概也还是梗概，梗概的作用就是为了便于对故事构思进行检查和改动，过早地将其定形化就约束住了创作思路。而对白段落是剧本的完成稿形式，就其性质而言它不具备剧作构思上灵活的可塑性。也就是说，凡是直接写成了对白的部分，就已经不再是梗概而成为了剧本段落，已经失去了在这一创作阶段应有的可塑性。另外，在叙述式的故事梗概中掺杂进一些剧本式的对白段落，文体上也显得混乱和不伦不类。

你的构思愈走向深入和具体，你就会愈感到生活经验和素材积累的作用。故事的大框架或许可以凭籍对某方面事物的笼统了解，加以想象而产生，而具体到场景与动作细节时，有没有生活基础，写出来的东西可就大不一样了。对故事所涉及的生活面熟悉的作者，构思愈深入愈觉得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可以不断地涌现出生动而独到的构思，不断地为故事的骨架丰富着血肉。而

一个不真正熟悉生活的作者，构思工作进展到此时，就不免陷入捉襟见肘、步履维艰的境地了。笔者不止一次地见到过这种情况，某个作者写的初步的故事梗概不错，看起来大有可为之势，但据此写成的详细故事梗概却并无多大发展，而再将其写成剧本后，作品就更显干瘪乏味，毫无光彩，与初步故事梗概的预期效果大相径庭。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除了作者写作能力不够的原因外，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于作者对生活的熟悉程度不够，尤其是在来自第一手的生活素材方面缺口较大。这个缺陷是瞒不了人的，具体的生活细节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不可能仅凭想象得到、仅凭写作技巧解决。

对生活的熟悉程度问题是在选材之初就应予考虑的，但有些具体问题往往是到了写详细的故事梗概这一步才被明显地察觉出来。作者在当时自以为能够驾驭的、颇有把握的故事，在这时出现了素材、体验和知识等方面准备不足的障碍。这在创作中并不少见。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作者应当勇于正视自己的不足，尽量设法去弥补它。企图以玩弄技巧来掩饰生活基础贫乏的做法是不足取的，也不会取得好效果。这时作者可以根据题材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去生活中去做一些采访调查，以求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的素材和感受得到充实，即做一做对创作素材的“补缺”工作。许多编剧在创作中都是采取平日积累与临时“补缺”相结合的做法的。短暂的“补缺”的效果自然不能与长期的生活体验相比，但做了这一步与不做这一步，也会使剧本的面貌很不相同。一个职业编剧不可能只写一个生活方面，也不可能对各行各业的生活都有长期的体验，而剧作艺术可能涉及的人和事却没有边际。这种在确立了基本故事框架之后、根据作者的具体需要去进行有针对性的“补缺”的做法，不失为解决创作素材问题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特别强调一句，此处所说的“补缺”，是指作者在拥有基本创作条件基础上的素材补充活动，并非是指我们可以先凭空编一个故事，然后再拿着这个故事去找生活、套生活，那在创作程

序上显然就是本末倒置了。

一个结构巧妙而严谨的好故事的产生，需要经过艰苦的艺术思维劳动，有时作者甚至需要经过痛苦的煎熬。听说有的人在饮酒谈笑间就可将大作挥就，那可能是大天才才能做得到的事情。以笔者的体会，艺术创作没有那么轻松。笔者感到，要想把故事构思好，在构思时作者的心绪和情感都应当入境，要把感觉沉浸到故事发生的时代、环境中去，把握住剧中人物的来龙去脉、喜怒哀乐乃至他们心灵深处的隐秘，将头绪纷纭的情节线索整理得井井有条、丝丝入扣。如果在构思时不尽量排除一切思维干扰、以全部身心投入其中，要达到上述要求似乎不大可能。某些作者在构思时喜欢听着音乐，这是他们的一种习惯。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安静和孤独的环境中构思是更为合适的。安静和孤独会帮助你集中思路、调动情感，会促使你浮想连翩、文思奔涌，会引导你抛却身边杂念的纠缠，进入艺术境地，同冥冥之中的那些虚构的人物对话和交流。人的思维总是在孤寂的时刻才是最活跃的，孤独产生思想，这是一条规律。在孤独而艰苦的构思中，你可能会被折磨得茶饭无心、神志恍惚、如痴如醉、昼夜难安，时而为一个好主意的出现兴奋不已，时而又为一个难题的困扰苦恼万分。假如你体会到了这种感觉，说明你是真正进入了创作状态。一个好故事就如同一个婴儿，都是要经过痛苦的孕育才能诞生。即使是有经验的编剧，每次在进行一个新故事构思时也仍然不可能摆脱这个过程。想当编剧就不能怕吃这个苦。当你由这项艰辛的劳作中得到了所需要的艺术结晶时，内心的欢愉也将是难于言表的。

初步的故事梗概经过全面、反复的调整加工后，所达到的结果，应当是剧本中叙事方面的主要问题——故事的内容及其结构方式，都得到了基本落实。故事的面貌在此时应当是比较稳定成熟的了，不应再存在大的漏洞及不合理现象。将来无论再听到什么意见，要改的也只是局部内容，整体结构不容许再被推翻。

作者对这一点应做到胸有成竹。如果不能肯定这一点，这一步骤的工作就不能算完成。对于剧本整体结构的体现，此时不再是初步故事梗概那样的简略概括形式，而被赋予了相当具体的事件、动作和情节。总之，在这一步骤完成时，剧本的故事应当已经定型，并且是可以被完整详细、有条不紊、绘声绘色地讲述出来的了。

详细故事梗概的写法与初步故事梗概相同，仍要用叙述文体。在叙述时一定要注意段落的划分，这有助于你看出每个段落中的事件和动作是否具体充实，以及故事的整体框架结构是否均衡妥当，是否有艺术节奏感。构成段落的基础是事件，也就是说在每一个段落中，总是应当有具体的事件发生，没有具体事件的内容则不具备单独形成段落的意义。叙述的文字不要求华丽而要求实在，要求紧紧扣住人物的动作，把情节发展的脉络讲清楚。对于人物的心理及情感活动，必要时可做简要的提示，但主要还是要依靠对动作的描述去体现。初学者和某些习惯于文学作品创作的作者，在这时往往把详细的故事梗概写成了小说体，迷恋于抽象叙述与主观情绪的抒发，而忽略了对动作进程的叙述。那样的写法读起来可能比我们所要求的叙述体优美，但对进一步去完成剧本并不实用。

或许有人认为笔者在这里介绍的写作步骤过于繁琐了，并且可以提出例证，某某人根本无须经过上述步骤，几天就可写出一个剧本。笔者承认，那样的例子确实是存在的。不过，那是要以作者对要写的题材已经过长期酝酿，熟烂于胸，并具有很丰富的创作经验和纯熟的剧作技巧为先决条件的。还有人以香港电影的编剧法为例，认为写电影剧本实在是不需要那么繁复的步骤。香港的剧本创作有时的确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们不仅不经过上述的创作步骤，甚至可以没有成形的剧本，戏是边拍边编的，有时第二天要拍的戏前一天晚上才写出，至于整体故事是什么样子，那就只有等拍完再见分晓。那固然也是一种创作方法，但只是一种极端商业化的方法，从根本上来讲是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据此

生产出来的东西，只能是些既无生活依据又无艺术魅力的千篇一律的庸俗之物。笔者是提倡电影艺术大众化的，但大众化不等于庸俗化，更不等于垃圾化。

毋庸讳言，在当代的电影观众中，有相当数量的人看电影主要是为了寻求感官刺激，只要能满足他们的刺激需求，影片的艺术质量高低倒是无所谓的。因此，毫无艺术性和生活基础可言，但胡编瞎造得很热闹的影片一直会有一定的、甚至大量的市场。在商品社会中，要求编剧们完全不向市场低头是不现实的。但一个编剧如果除了商业目的，还打算在艺术上有所追求，就不能不重视艺术创作的规律和必要的创作程序。从另一方面讲，经过了比较规范的剧作创作方法训练、具备了一定的专业写作功底的人，即使去做纯商业片剧本，也会比缺乏这种基础的人做得好一些。

思考题及艺术实践作业

第三章思考题：详细的故事梗概在剧本创作过程中所承担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第三章作业：反复推敲、加工、调整、充实你的剧作故事，使之达到结构完整而严谨的程度。对人物的背景情况、行为动机以及相互关系必须予以充分考虑。

第三章示例

电影剧本《幽默大师》详细故事梗概

在某城有两个人都叫肖冠，凑巧的是两个人的长相也酷似。然而两个人的境遇却大不一样。两个人一个有名，一个无名。有名的是人称幽默大师的演员肖冠，无名的是某大学教师肖冠。有名的好处很多，但受到的纠缠也多。无名有无名的烦恼，办什么事都不好办，但可潜心钻研学问，已有几十万字的《当代语言学》写出，只是可惜找不到出版社给出。教师肖冠还有个经常遇到的麻烦，就是老有人把他误认为是演员肖冠，使他要颇费口舌去解释此肖冠非彼肖冠。

两个肖冠各行其事，本无瓜葛。电视导演吴大用的到来，却使两个人鬼使神差地搅成了一团。于是发生了下面这个离奇的故事。

吴大用是个怀才不遇者，此番被本市的电视台赏识，当做人才调入，遂迅速携妻带子来赴任。虽在下火车时被流窜犯窃去了包，仍兴致不减，立志要在本市大干一番。

剧务胖头奉命将吴接到台里。吴受到台领导的热烈欢迎，表示要即刻委以他重任。吴感激涕零，大骂原单位领导只知赚钱不懂艺术，接下来方知本台领导让他搞的也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广告晚会，吴大用大为挠头。一则他对这种晚会早无兴趣，二则这种晚会太滥，已无新意可创。但人已调来，木已成舟，不干也得干。领导上表示，只要他能赚来钱，将来支持他搞艺术。他又信心十足起来，决心搞好这次晚会，为将来搞艺术打下基础。

胖头提议，要搞好晚会，有名角挑大梁是个关键，向他建议去请幽默大师肖冠和歌星于春娜。吴赞同，决心无论如何要请到这两位明星。

这两位明星确实忙。此时他们正在同一台晚会上演出。于春娜唱完歌回到后台，有一个丑老头托人给她献上了一束玫瑰花。接着记者刘边又缠住了她。肖冠表演完小品回到后台后，同样也被热心的观众围住。肖冠好不容易才突出重围，一不留神又被刘边看见，穷追过来，肖冠狼狈地落荒而逃。

肖冠回到家中，喘息未定，有人敲门。肖冠怕是记者，让妻子文佳玉去应付。原来是查水表的，让他虚惊一场。文佳玉问他干嘛这么胆战心惊的？肖身心疲惫地说，简直受不了这种名人生活了，这样整天穷于应付各种演出，创作才思已日见枯竭，而且为了保持所谓幽默大师的称号，不得不在演出中增加庸俗逗乐的成分，已经引起一些观众的批评，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他想停止一段时间的演出，充实一下自己。文表示支持他的想法，让他静下心来过一段普通人的平静生活。于是二人连夜制定了秘密的“反围剿”计划。

次日清晨，肖与文溜出家门，到商场去买头套。为防别人认出，肖隐在角落，用手势指挥文挑选头套，弄得售货员莫名其妙。刚选好头套，有人认出了肖冠，人们很快围了上来。恰巧这时教师肖冠来逛商场，被人误认，无意间为演员肖冠解了围。演员肖冠与文趁机迅速溜走。

教师肖冠被热情的顾客围住，售货员也对他百般热情，弄得他不知所措，赶紧拿出工作证反复解释。于春娜这时也来到商场。人们得知眼前的肖冠不是名人，大为扫兴，售货员也变了脸色。于春娜见状觉得好笑，不料人们又转而向她涌去，她连忙逃出商场。

出了商场，于乘上了一辆停在她面前的小轿车，开车人带她摆脱了围观者的纠缠。于向开车人道谢，开车人问她是否可以交个特殊一点的朋友。于见他是个丑老头，笑着说我只喜欢和年轻

人交朋友。老头宽容地一笑说，我会在你眼里变年轻的。于下了车，一辆小轿车又停在她面前。于嚷着，你这么快就变年轻了？一抬头，车里的人是胖头。原来这是电视台的车。胖头将于春娜带到台里，吴大用热情迎接，向她说明了邀请意图，于爽快地当场签约。吴告诉她说我们还要请肖冠。于说刚才看见肖正在商场买头套。吴敏感地觉得肖可能要溜，决定火速去堵截。

这时演员肖冠已化妆停当，火车票也已买好，肖准备动身，儿子把玩具手枪交给他，让他用它打坏人。肖亲了亲儿子，提旅行包欲走，吴已和胖头找上门来。听到敲门声，肖冠急让文佳玉设法拖住来人，自己从后窗跑了。

吴与胖头进门，说明来意。文说肖已外出旅游。吴问什么时候走的，儿子说早走了。吴说不对吧，刚才我们还在商场见过他。文又改口说肖是去书店了，吴才放下心来。而此时肖冠已登上了火车。

吴在肖家没等到肖，前往书店去寻，也未寻到，大呼上当。正懊恼间，肖冠居然出现了。然而这是教师肖冠，他刚从出版社出来，因商谈出书的事未成，心情不畅。他信步走到街上的书摊前，见庸俗书刊比比皆是，偶有本好书，却又贵得惊人。他正在愤愤然间，吴和胖头上前将他“擒获”。肖知道自己又被认错了，连忙解释，谁知越解释越使人觉得他幽默，吴不由分说地将他“请”上了小轿车。

教师肖冠一路上大发雷霆，但吴并不认真听，反觉得非常幽默。为防他再溜掉，一到电视台，吴就给他安排好了住所，派人看住他，不放他再回家。肖见说不清楚，身上又忘了带身份证，只得编造理由，说起码也得让他回去对妻子说一声。吴说这好办，当着他的面给文佳玉挂了电话，说肖冠已来到电视台，答应为晚会排节目，这些日子就不回家了，望她支持。文听说丈夫已“被捕”也只好无可奈何地答应了。教师肖冠没想到事情发展成这样，被弄得哭笑不得。

吴完成了请肖冠的大事，松了一口气，见天色已晚，赶紧去幼儿园接孩子。幼儿园阿姨批评他来得太晚，他只得连连道歉。

晚上，被困在宾馆里的教师肖冠回想着这个莫名其妙的误会，又想起那天在商场先受注目后遭冷遇的情形，生出一个念头，干脆就将错就错把演员肖冠的身份装下去，看看这场闹剧如何收场，同时也尝尝当名人的滋味。只是出书的事至今尚无着落，令他甚感不安。

演员肖冠此时已到外地某城。他开始尝到了做一个普通人的滋味。名人与普通人的确是大不一样的。过去他每到一地，不用开口，那张脸就是介绍信。这次不行了，没人给他特殊照顾，连问个路都不好问。来到一家大旅店，正要登记住宿时，又发现了一个要命的疏忽，因他走得匆忙，忘记了带任何证件，旅店因此而不肯收留他。演员肖冠第一次遇到这种麻烦，好说歹说，服务员才让他暂等一下，说要去请示请示领导。

其实服务员是见他行动诡秘、言语支吾，起了疑心。经理闻听，暗暗观察，感到此人与公安局通缉的一个流窜犯相似，大喜，以为立功的机会到了。他一面命令服务员稳住肖冠，一面马上电话报案。

警察火速赶到店中，却不见了肖冠的踪影。原来肖冠不耐烦等下去，已不辞而别，另觅他处。经理和服务员大肆渲染，说这肯定是个有经验的惯犯。警察决定连夜检查附近所有旅店。

这时肖冠已在一家偏僻的私人旅店住下。这家旅店不要身份证，但要多收钱，肖冠大方地答应了。这引起了店主的兴趣。原来这店主不大地道，想等肖冠睡下后下手偷钱。半夜，店主潜入肖的房间，肖冠察觉，大为惊骇，急中生智，用玩具手枪顶住了店主，店主吓得屁滚尿流地退了出去。肖冠马上收拾行囊离开了黑店。店主不知肖这一去是凶是吉，正惴惴不安间，警察来到。店主以为案发，赶紧认罪。谁知警察问的是旅客的情况，店主这才松了口气，说有个可疑的人刚走。警察欲走时，想起店主说的行

窃之事，顺手牵羊把他拘了去，急得店主对自己的坦白行为后悔不迭。

清晨，演员肖冠从火车站广场的角落醒来，漫步走上街头，以一种宁静的心情观察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看到了普通人生活的不易，也看到了普通人生活中的乐趣。

在电视台的教师肖冠吃过早点，被胖头领到演播厅。他见到什么都觉得新鲜，不停地问这问那，谁知他纯粹出于好奇的问话却被人认为极为幽默。

吴大用独出心裁，让肖与于春娜一起表演现代舞。肖从没进过舞厅，什么舞也不会跳，而且也从未与青年女性这么近地接触过，特别是于还穿得那么露。肖不禁脸红心跳，呼吸急促。于却毫无顾忌，带着肖翩翩起舞。肖动作笨拙洋相百出，而吴大用却极为满意，认为幽默极了。前来采访的刘边上前缠住吴，吴信口开河，把肖的表演吹嘘成是自己精心策划的幽默精品。

刘边又去纠缠肖冠，肖不想多说，一躲再躲，退到一个高台上。刘紧追穷问，肖不耐烦地从高台跳下，不料却把刘掀上了高空。刘魂飞天外，幸而被空中的小杂技演员接住，却又脱手摔进了防护网。肖赶忙为他揉伤，刘却迫不及待地拿出纸笔要记下这个花絮。肖诚恳地劝他不应这样猎奇。刘道出苦衷，说不如此是要丢饭碗的，肖闻言既同情又感慨。

一天的排练结束，吴大用正要去接果果，幼儿园的阿姨已把孩子给他送回家。吴十分感谢，硬留阿姨在家一起吃饭。但他做饭并不内行，结果还是阿姨当了厨师。

夜，教师肖冠正在看杂志消遣，于春娜来访。肖问有何事，于说想请他教唱两首新歌。原由于不识谱。肖以为于在挑逗自己，警惕而紧张地推辞。于急得差点哭出来，肖才相信了。肖问她为什么不去找别人，于说自己不识谱的事如传出去就成丑闻了，因见肖为人诚恳可靠，才决定找他的。肖对于的信任顿感诚恐诚惶。

胖头打电话告诉吴，于半夜钻到肖的房间去了。吴说别管了

吧，搞艺术的人都有点外遇，有外遇才有灵感嘛。果果问爸爸什么叫灵感，吴胡乱搪塞，受到阿姨的批评。临走时，阿姨与吴约好，今后就由她送果果回家，但要收费。吴求之不得，连说应该的。

演员肖冠此时还在外旅游。为躲避新闻媒介的追踪，他的行动便显得有些诡秘，不料因此而引起了一个流窜犯的关注，以为肖是个同伙，欲与肖结伙行动。肖没想到会遇上这种事，吓出一身冷汗。镇定下来后，肖设法打电话报了警，然后自己溜之乎也了。警察迅速赶到，捕获了流窜犯。罪犯说还有一个同伙，特征是如何如何。警察决定继续查捕。

肖来到一个干公安的朋友家里落脚，搜寻罪犯的公安便衣也来这里会见战友，看到肖的头套，起了疑心，及至把肖揪住，才知是误会了。便衣知是肖报的案，大为嘉奖，告诉肖他报的这个案帮助警方破了一个久未了结的大案。

电视台的节目彩排之夜，吴告诉教师肖冠，他已邀请文佳玉带公子前来与肖见面。教师肖冠吓了一跳，说为了不影响演出，还是暂不见面的好。吴深表赞同地说这才是艺术家的品质。

文佳玉思夫心切，在开演前找到后台来。肖见势不妙，饥不择食地躲进了女更衣室。正在更衣的于春娜大惊。佳玉跟来，于怕解释不清，只好说没见到肖冠。文佳玉将信将疑地被支走，于返回身痛骂肖流氓。肖只好说出事情原委，请于务必帮忙让他装下去。于出于同情答应了肖，肖感激地握住于的手。文佳玉走着走着疑心愈大，又折回去窃听，正听到屋里二人正说着些互相理解的话，文如梦方醒，心想怪不得这么多日子不回家，感情在干这个。要闯进去，又觉没趣，气哼哼地拉着孩子走了。刘边探头探脑地过来要搞花絮，被正在心烦的吴大用揪住一把扔了出去。

女更衣室里面，肖冠和于春娜正聊得投机，铃声响了，于要上台，肖这才发觉自己始终握着于的手，连忙松开。于走去，肖把握过于的手的手放在嘴上用力亲着。

晚会即将现场直播的消息在报上刊出。身在外地的演员肖冠看到消息，既惊且怒，决定立即返回去揭穿骗局。谁知车票却不好买。肖冠找到售票处领导，原本架子很大的领导一见面前是大名鼎鼎的肖冠，态度立刻变了，车票问题立即解决，还派人把他从贵宾室送上了车。肖冠感慨地想，到底还是做名人好哇。

肖冠回到家中，妻子和儿子都对他怒目而视，弄得他莫名其妙，费了半天劲，肖才弄明白他们是为什么。肖连忙解释统统是误会，又拿出外出的车票做证明，文佳玉这才相信了，伏在肖怀里哭成泪人。

现场直播的那天到了，吴大用请阿姨帮他最后照顾一下孩子，等他忙完了就付酬金，然后匆匆向电视台赶去。演员肖冠也正在准备赶赴现场，去揭露骗局。

又有人来给正在化妆的于春娜献花。于正诧异，献花人终于露面了，就是那个曾提出要与她交个特殊朋友的丑老头。于十分意外。老头告诉她，她能顺利地走到今天这一步，皆因自己在暗中帮助她，今天这个晚会也是由他赞助，并指名必须请于出场的。于惊讶不已。老头问，我是否显得年轻些了？于默然无语。

演出开始，由于经过教师肖冠的精心辅导，于的歌唱得很好，博得了热烈掌声。接着教师肖冠出场，与于一起表演所谓幽默舞蹈。演员肖冠赶到，见状极为愤慨，欲闯入后台，被胖头拦住。吴听说又来了一个肖冠，以为是有人恶作剧，直到见到了演员肖冠，方觉事情可能不妙，心慌了起来。

这时幽默舞蹈已表演完毕，主持人宣布观众可即兴向幽默大师提问。观众提出了产品质量问题。开始肖按排练的广告辞回答，观众不满意。肖冠便抛开广告辞，如实地回答起问题，丑老头很不满意。但随着肖冠真诚的回答，观众对产品的兴趣却越来越大。丑老头大喜，连夸这才是广告高手。电视台领导得意地说，当然，要不怎么叫幽默大师呢。

演员肖冠急于要上台揭露真相，急得吴大用手足无措。胖头

又来报告，台上的肖冠有假的消息已经走漏，观众开始骚动。果然观众们开始向台上的教师肖冠发问，让他答复自己是真是假。这个场面使教师肖冠和吴大用一时都不知如何应付了。丑老头和电视台领导也愣了。危急时刻，教师肖冠镇定下来，面对观众说明了事情的真相，并倾诉了许多心里话。他的话感动了观众，也使吴和演员肖冠受到了震动。全场对教师肖冠的话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演员肖冠听清了事情的原委后，表示可以对此事宽容，自己没必要再出场了。

不料此时有观众提问真肖冠现在何处。吴闻听灵机一动，拉着演员肖冠登上舞台，高声宣布真正的幽默大师在这里，而方才则是由幽默大师与特邀演员肖冠合演的幽默小品真假肖冠。教师肖冠大出意外，忙上前向演员肖冠低声致歉。这个出奇不意的场面将晚会的气氛推上了高潮。丑老头和电视台领导十分高兴，大加赞赏。

晚会成功结束，丑老头、台领导上台与演员们合影。丑老头对于说，完了事我的车在外面等你。于说你得先答应我一件事。没等丑老头回答，于就抢过话筒，对全场宣布说厂家已同意赞助教师肖冠出版专著，让丑老头就此发表感想。丑老头措手不及，只得当场做出了慷慨解囊的承诺。人们齐向教师肖冠祝贺，全场皆大欢喜。

晚会散场，两个肖冠亲热话别，刘边挤上来缠住他们。文佳玉来接演员肖冠，演员肖冠趁机告辞。教师肖冠对刘说，希望你今后不要再采访我，我本来就不是名人，今后也不想做徒有虚名的人，还是想静下心来认真地去钻研学问，说罢也匆匆告辞。刘又要去采访吴大用，却见吴与幼儿园阿姨带着果果并肩走去，只好知趣地耸了耸肩。

吴要付给阿姨酬金，阿姨却表示暂不结账，今后还要继续照顾果果。吴明白了她的意思，喜出望外地说，看来我们之间的账算不清了。

演员肖冠与文佳玉漫步在林荫道上。肖对这一次出游和当晚的事感慨良多。文却一再叮嘱，今后不管你再怎么出名，也不许丢了良心。

月光下，教师肖冠鼓足勇气，欲向于春娜求爱。于赶紧止住他的话，把自己要嫁给丑老头的决定告诉了肖。肖大出意外，瞠目结舌。丑老头的车开过来了。于对肖说，以后你再出书，可以来找我。丑老头驾车带于离去。教师肖冠怀着深深的惆怅，独自走向一条幽静的、洒满月光的大道。

第四章

场景的设计与落实

在故事以详细梗概的形式确定下来之后，我们就要着重去考虑故事的造型形态，也就是叙事内容的视听体现手段问题了。

对于小说或者另外一些叙事文学作品的作者，这个问题及程序在创作中是不存在的。他们体现内容的手段就是文字，在写作时只需要考虑文字的表现力，不需要再考虑其他的艺术体现问题。而电影剧本是供拍摄用的，它的文字形态不仅要求有阅读美感，而且要求有拍摄上的实用性。这个要求，决定了电影编剧与一般文学创作者之间的一个最大的区别：除了坚实的文学功底外，作为电影编剧，还必须具有良好的视听艺术感觉。对于这个特殊要求，并不是写惯了其他文学作品的人很容易就可以达到的。曾有鄙视电影编剧者以轻蔑的口吻宣称，一个一流的电影编剧，到了小说领域，充其量是个三流货色。反过来笔者也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具备一定的视听艺术感觉，一个一流的小说家，到了电影编剧领域，连八流都不见得够得上。

良好的视听艺术感觉是电影编剧的另一个看家本领。某些职业编剧在生活体验方面并未有独到的优势，却经常被邀请参加一些重要影片的合作编剧工作，就是因为同样的素材到了他的手里，可以被处理得更加适合拍摄，更富有造型艺术方面的创作潜力，也就能够拍出更出色的影片。所以学习电影编剧的人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要建立起良好的视听艺术感觉，除了需要掌握有关电影创作的知识和大量观摩研究优秀影片外，还需要具有一定的电影

美学修养。这些电影编剧所应具备的基本功，都是在学习之初就要有意识地去进行训练的。

在电影剧本的创作过程中，叙事方面与造型方面的问题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故事的视听表现问题并非是当故事完成之后才会出现，而是自从创作一开始就存在着。比如说在选材时，我们在考虑一个题材的内容是否有被选择的价值的同时，自然也要考虑到它是不是适合电影手段的表现。在进行故事构思时，我们也会自然而然地在一定程度上顾及和想象到它的画面效果。以事件、动作和情节为主体来叙述故事这一做法的本身，就是对造型创作特殊要求的一种适应。一个专业素质较高的编剧，是会自觉地将造型意识深深地渗透在剧本创作的各个环节中，使之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的。

但是尽管如此，在详细的故事构思基本完成之后，再专门对其进行造型形态方面的设计，依然是电影编剧创作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环。因为，虽然从理论上讲，在电影剧本创作中叙事构思与造型构思应当是浑然一体的，但在实际创作上对二者的思维却很难完全同步。故事的构成有其独立的法则和技巧，当我们集中精力去解决故事结构上的问题时，是不可能对它的造型表现问题考虑得很具体周全的。再者，故事是造型创作的附着物，在它尚未稳定地成形之前，造型构思也不可能找到完整准确的依据，即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而在实际的剧本创作过程中，故事构思工作总是自然地先行一步。而当故事构思任务相对结束之后，造型构思便顺理成章地被推到了需要着重解决的位置上来。

解决这个问题的措施，是构思和写作分场景梗概。

电影的基本构成单位是镜头。由若干个镜头构成了一个场景中的动作和内容，由若干个场景又构成了一个情节段落，最后由若干个情节段落构成了整部影片，这便是一部影片的结构层次图。分镜头是留给导演的二度创作空间，那项工作要由导演去完成。这是自电影进入成熟期后普遍的与合理的创作分工惯例。文学剧本

如果写到分镜头的地步，一则就过于琐碎和技术化，会削弱它的情节叙述与情感传达功能，二则也很不利于发挥导演的创造力。所以在电影剧本中，最基本的构成单位就是场景。

在电影剧本中，每一段情节、每一个动作，都必须落实到一个个的场景中去，才能够符合拍摄工作的要求。因此电影剧本必须以分场景的形式来写。这不像写小说，觉得一种写作形式老套了，可以自由创新一种。迄今为止，尽管各个国家编剧们的写作习惯各有不同，风格差异也很大，但对分场景的写作形式却一直共同遵循的。写分场景梗概，就是要求按照电影剧本的这种特殊表现形式，将详细故事梗概中的内容分解落实到具体的场景中去，在每个场景单元中写清楚它所包含的事件或动作的梗概，为下一步将其更具体地写成剧本打好基础。

有的编剧在写好详细故事梗概后不进行这一步骤，直接进入剧本的初稿写作。如果作者具有比较强的直接把握剧本视听效果的能力，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对分场景构思的省略——写电影剧本不可能也不允许省略这项构思。即使跳过了这个步骤，这个构思在作者脑海里也应当是存在的，只不过没把它落在纸面上罢了。

一般来说，只在脑海中掠过的思维，总是要比落实在纸面上的东西模糊、朦胧些，它只能是一种大概的构思。即使是有经验的编剧，也未必能够把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脑海中完全考虑周全。而在正式写剧本时，一旦遇到未考虑周全的问题，就会使正常行进的创作思路受到干扰和阻碍，甚至使其卡壳，这是很糟糕的事情。以笔者的体会，在正式写作剧本时保持思路的畅通和情绪的连贯十分重要。尤其是在写感情戏时，一气呵成、一泻千里的写作状态与时断时续的状态，其所产生的效果很不相同。迸发的激情和灵感一经阻断，有时是不容易再找回来的。有时虽经努力将它们重新唤起，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变了模样。因而笔者建议，在创作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还是把分场景梗概落实到纸面上，并经过认

真推敲后，再进入正式的剧本写作为宜。磨刀不误砍柴功，在这里多费些脑筋会使后面的进度加快，在总的写作时间上不见得会慢了多少。

从详细的故事梗概到分场景梗概，在电影剧本的创作过程中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点。在这一点之前，故事的叙述方式与结构形式基本上还是文学的，而在此点之后，它们就具备了独特的视听造型艺术特征。一部电影的蒙太奇总谱，就是由此开始定下基调的。要较好地完成这个具有艺术美学意义的转化，就要求作者具有以实际拍摄的立场去重新审视和处理故事的能力。所以我们说，作为一个好的编剧，不能不具备一定的导演知识和剪辑知识。

以实际拍摄的立场重新审视故事梗概，你会发现，在你原本感觉已写得比较具体的故事梗概中，其实仍有许多具体问题尚未解决。这里的不具体主要不在于情节内容上，而在于对情节内容的表现上。比如在故事梗概中，有的事件和动作的发生场景并不明确，有时在一个段落中叙述的事情是发生在若干个不同的场景之中的，而一旦将这些场景分开，动作的衔接在时空、节奏等方面的处理上又会出现问题。有些叙事内容在故事梗概中只进行了粗略的叙述，将其落实到具体场景中去时，却找不到相应的和有力的动作去体现那个粗略的叙述了，等等。这都是由单纯的故事构思进入带有蒙太奇结构性质的分场景构思时所必然会产生出的问题。

我们对故事的叙述再详细，总还是不可避免地带有笼统及抽象的成分的。而电影画面的拍摄却来不得半点含糊性，即使是一个可以用一句话带过的过渡内容，它也要求你明确地告诉它应当怎么带过，是用一个镜头还是一组镜头，每个镜头里的内容是什么。分场景梗概构思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问题解决得高明与否，就看作者的电影艺术修养和造诣了。经常有导演讥讽某某编剧不懂电影，就是指其对这方面的问题解决得不好，或根本不会

处理。不过应当指出的是，职业不是划分懂不懂电影的标尺，导演也未必都懂电影。由于看不出或理解不了剧本中所蕴含、指示的蒙太奇构思原则，把一部本来很有造型潜力的剧本拍得十分平庸乃至一塌糊涂者，是大有人在的。

分场景梗概的构思还可以进一步推动叙事构思。请大家对照一下本书中《幽默大师》详细故事梗概与分场景梗概的示例，从中可以看出，由于场景和时空关系的落实，剧情内容也随之得到了更丰富的设计。这个更为丰富的叙事构思状态是由分场景的要求“逼”出来的，如果不是必须将一切叙事内容落实于场景，我们对剧情与动作的设计是不会具体到这种细致入微的程度的。所以说，分场景梗概的构思虽然是重在考虑造型表现问题，但同时也具有深化故事构思的功能和任务。它逼迫作者的思考不得不进入故事中每一个细小的环节，从而使剧情结构的针线更加细密起来。

作为未来影片蒙太奇构思总谱的基础，构思分场景梗概时要充分考虑到影片的造型效果。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剧作结构上体现出明显的节奏感。节奏是指构成艺术美感的韵律。剧作节奏是由从内容到形式的多方面的因素构成的，而把握住段落与段落之间的艺术状态的对比，是形成剧作节奏的一个关键。在写分场景梗概时，要特别注意场景与场景的匹配和衔接问题，对于戏剧线索的起伏及轻重场面的配置要有通盘的考虑，要做到衔接自然，繁简得当、对比有致、段落鲜明。在统筹安排剧情结构时，要有导演在剪接台上剪片子的感觉。一些单纯从叙事角度来看没有什么问题的结构方案，从综合的艺术效果角度去看，有时就会暴露出问题来。比如有的剧本中的叙事内容连续发生在内景中，从故事上看是顺畅的，但在画面表现上却会出现时空不易区分、造型特征雷同、视觉形象单调等毛病。再比如连续的夜景段落衔接，由于画面长时间处于昏暗的影调中，会导致十分压抑与费力的观赏效果。笔者曾写过一部惊险动作片剧本《杀机四伏》，起初单纯

从叙事角度考虑，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戏处理成为夜景，结果剧本送到摄制组时受到了质疑。笔者不得不在剧中插入了几大段日景戏，适当调节了影调节奏，剧本才被导演认可。

在本书的示例《幽默大师》中也有类似情况的调整。比如胖头夜晚拜晤新来的电视导演吴大用一场，起初是安排在吴大用家，由于考虑到从前一场的办公室转到吴家，在空间特征上和环境气氛上的区别不大，后来把吴家的戏改到了餐厅去。场景和时空的改动难免要牵扯到剧情内容的改动。有时牵扯得较小些，像上述例子，人物的动作、对白都变动不大，只是换了一个场景。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场景和时空的改动会影响到原来的情节结构，有时甚至会引起一系列的情节变动，麻烦就比较大。所以我们在写分场景梗概时，要尽可能把问题考虑得全面些，以减少日后的返工量。

剧本的开端与结尾的处理，在分场景梗概中要设计出来。开端是预示影片类型、介绍人物与故事背景，并将观众的注意力引入剧情的部分，结尾则往往是紧接故事高潮、凸现剧作主题的画龙点睛之所在。这两个部位如果处理得精彩，会使整个剧本大为增色。我们对这两个部位一定要精心构思，不妨多设计一些方案进行比较和选择。要切记，无论是开端还是结尾，都务求精炼，拖泥带水对于这两者都是最要不得的。

有的编剧把分场景梗概比喻为剧本的“龙骨”，笔者认为非常恰当。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指在它身上应当是体现出了未来剧本的神韵。如同绘画作品成熟的草图的艺术效果一样，剧本的面貌在分场景梗概中已经是形神毕现、呼之欲出，剩下的工作，就是用规范的电影文学剧本的形式将它写出来的问题了。面对一个形神兼备的分场景梗概，你应当是能够进入一个颇有把握和自信的良好状态，你已经可以看到剧本完成的曙光。

分场景梗概的写法，从表现技术上讲并不难掌握。它的文体形式特征，是以一个场景为一个基本的段落单位，用叙述语言，将

在这个场景中所发生的事情或要表现的内容讲清楚即可。只要是剧情内容或人物动作的所在场所变了，就要另外形成一个段落单位，并且标明这个新场景的名称。这个写法初学者看一下示例就会明白。在场景中的叙述文字，其要求与故事梗概一样，不求华丽雕琢，而求实在清楚。所以从表面看来，它似乎就是把叙事内容分解到了场景单位中去而已。

但实际上事情却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分场景梗概要解决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剧作神韵的传达问题。这就要求在看似简单的场景的切分与衔接中，包含着对诸如动作、情感、结构、节奏、视听效果等种种艺术因素的综合处理。假如不包含这些，你的分场景梗概就只会是一个毫无艺术神彩的干枯的故事分解体，对下一步正式的剧本写作起不到有效的创作引导作用。要想达到上述要求，真正写好分场景梗概，需要凭借作者的艺术见识、经验和感觉能力。一个编剧对电影艺术创作规律的驾驭水平以及对电影美学的理解程度，在此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应予指出的一个误区是，很多初学者为了使剧本具有所谓的电影性，常常把推拉摇移远中近特等拍摄术语自作主张地写进剧本。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文学剧本不承担设计景别、摄法和调度等具体拍摄技巧的任务，对编剧标在剧本中的拍摄术语，导演根本不屑一顾。文学剧本的电影感也绝不在于有没有那些拍摄术语上，而是体现在对情节、动作和剧作结构的处理中。编剧应当通过剧本的字里行间，使读者强烈而清晰地感受和联想到生动的视觉画面，通过文字的描述透露出对造型创作的原则指示。这种原则性的指示应当既可成为具体拍摄方法的重要依据，又不束缚和限制导演的创造和发挥。这才是文学剧本应尽的职责。在写分场景梗概时，要把注意力放在寻找情节和场景的造型感觉上，而不要去进行徒劳的镜头技巧设计。只要你的剧本是真正具备造型基础的，具体怎么拍的事不需要你去操心。

分场景构思是检验剧本造型艺术水准的一个标尺。因此，会

不会写、能不能写好分场景梗概，可以说是考察一个作者算不算一个合格的电影编剧的关口。不少有名的作家，尽管具有丰富的生活积累与深厚的文学功底，写起小说来笔走龙蛇，如鱼得水，可就是写不好电影剧本，问题就在于他们的造型意识和造型构思能力太差。在这一方面他们与初学者差不多，只知道写电影剧本时在形式上要分出场景，并不理解分场景的内在意义，也体现不出分场景中所应包含的特定的造型艺术感觉。这个问题不解决，便无法使剧本达到专业水准。以笔者的了解，至今为止，有许多以写剧本为生的人亦未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有不少职业编剧实际上还处在业余水平上。这一令人遗憾的现象，每每便成为了电影导演指责“编剧不懂电影”的口实。

电影艺术是综合性的艺术，它的造型效果是由多方面的艺术因素综合产生的。所以要解决造型构思能力问题，就要求作者具备广博的艺术知识、艺术修养乃至艺术技能。一个合格的电影编剧不仅应当是个学者，而且应当是个杂家。除了文学之外，要尽可能多地涉猎，学习各种艺术技艺，训练各种艺术感觉。笔者在从事电影剧本创作之前，曾长时间地学习过美术，在速写、素描、色彩、构图等方面都经历过较系统的训练，并且接触过一点乐器。从事电影剧作教学与创作工作之后，又数次参加影视摄制组，担任过导演组成员或演员。这些艺术经历为编剧创作所带来的滋养与感觉能力，不是单纯从事文字工作能够获得的。当然，不见得每个编剧都有多方面的艺术学习和实践机会，但起码在艺术欣赏的兴趣和范围上应尽可能扩大，尤其是对与电影艺术关系密切的摄影、绘画、音乐、戏剧等艺术门类，要多加观摩研究，要了解一定的导演、表演知识，这对于在创作中打破纯文学思维的惯性和局限性，会有很大的益处。

思考题及艺术实践作业

第四章思考题：构思分场景梗概的实质意义和实际作用是什么？

第四章作业：观摩具有创作启迪意义的优秀影片，调动你的视听艺术想象力，将你的故事演变为具有鲜明的艺术节奏感的内心视象，以此为据写出分场景梗概。

第四章示例

电影剧本《幽默大师》分场景梗概

城市鸟瞰

画外音，介绍主要人物肖冠及剧情背景。

剧场舞台上

演员肖冠正在表演幽默小品。

画外音继续。

大学讲台上

教师肖冠正在授课。

画外音继续。

剧场后台门口

观众涌入，围住演出完毕的肖冠，向他献花，采访。几个姑娘紧追着他不放。

画外音继续。

教师肖冠单人宿舍

肖冠在奋笔疾书。桌上堆着书籍资料等。墙上挂着歌星于春娜的彩照。

画外音继续。

大街上

小轿车中走下戴墨镜的演员肖冠。

画外音继续。

大街上

教师肖冠也戴着墨镜，跨上破旧的自行车。

画外音继续。

两个肖冠的定格镜头交替叠印

画外音继续。

出片名。

列车进站

吴大用提着大包小包，带着五岁的女儿果果下车。一个人主动帮他拿东西。果果天真地叫他雷锋叔叔。那人和蔼地摸摸她的头。

站前广场

吴大用带女儿出了站。果果眼尖，看见了接吴大用的牌子。吴大用走上去，与胖头见面。胖头热情地招呼他们上车。吴大用说还有一位顺路的人，扭头看，帮他拿包的那人不见了。吴问女儿，那个雷锋叔叔呢？果果说没看见。吴大用大呼上当。

电视台台长办公室

一阵哈哈大笑。台长与吴大用握过手，落座。台长说现在的事就是真假难辨，正所谓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幸好没丢什么值钱的东西，今后接受教训好了。然后过问了吴的生活安排，表示要委他以重任。吴很感激，大骂原单位领导只知赚钱不懂艺术，只让他搞以盈利为目的的广告晚会。台长附和着一

同大骂之后，交待下来，让他搞的也是一个广告晚会。吴目瞪口呆。台长又向他介绍胖头，说胖头是个得力人才，非常机灵，可堪重用。吴想再向台长陈述一下自己的想法，台长却抽身走了。

吴大用家

吴大用在吸着烟沉思。果果已入睡。胖头来访，问吴有什么打算。吴说困难很大，一则他对这种晚会没兴趣，二则这种晚会太滥，已无新意可创。胖头深表同感，说以前的导演就是干不下去了才调走的。吴感叹不已。胖头劝吴，既已调来，不干也得干了。他出主意说，要搞好晚会，有名角挑大梁是关键，推荐笑星肖冠，说这次无论如何应当把他请到，并说有个唱歌的于春娜也得请，暗示于与拉赞助有关。正巧这时电视里有肖冠和于春娜在体育馆演出的转播。吴大用看了，对肖冠表示赞赏，决定事不宜迟，明天就行动。

体育馆演出厅后台

演出完毕的演员们在卸妆。一个工作人员进来，给于春娜献上一束花，说是一位阳光先生让献的。于自语：又是阳光先生。她想出去看看，一出门就被观众围住。肖冠卸了妆，想悄悄地溜走，不料被记者刘边发现，要求采访。这下惊动了众人，一齐向他涌来。肖冠左抵右挡，在保安人员的帮助下才突出重围。他刚想喘口气，众保安又围上去要求签名合影，肖冠支持不住地瘫了下去。

演员肖冠家

肖冠气喘吁吁地躺在床上，妻子文佳玉在给他按摩。儿子开玩笑，拿玩具照相机一照，肖冠条件反射地跳起来。文佳玉说你都快成神经病了。有人敲门，肖冠怕是记者，让文去开门，自己藏起来。听到说话声，知是查电表，肖冠惊魂方定，文也出了一身汗，说真受不了你这名人生活。夜深，肖在灯下翻阅观众来信。

文说，是不是求爱的，你又看上谁了？肖说别瞎说，是对我提出批评的。我也觉得这样下去，在创作上日见枯竭，很危险也很痛苦。文问他想怎么办。肖说想停止一段时间的演出，出去走走，感受感受生活，充实提高一下。文表示支持。肖说怕走不脱。文出主意让他秘密走，肖想了想说行，两口子连夜制定了“反围剿”计划。

肖冠家楼外

次日晨，文佳玉和肖冠出。

商场外

文和肖到，进商场。教师肖冠也来逛商场。须臾，于春娜也进了商场。

商场内

演员肖冠隐在角落，文佳玉去问假发。她要过一个头套，回头征求肖的意见，肖不满意，文又换了一个。一个顾客走过，看演员肖冠，肖忙扶墨镜掩饰。教师肖冠在选购皮鞋，有的顾客在打量他。于春娜摘下大蛤蟆镜看化妆品。文佳玉挑好头套，让演员肖冠过去试。肖走到柜台前摘下帽子，试戴后，觉得满意，让文去交钱。女售货员问了一句，您是肖冠先生吧？有顾客听到，立即围上去。教师肖冠掰裂了一双鞋，售货员要他赔。教师肖冠火了，摘下墨镜要讲理。售货员一看，以为他是演员肖冠，反而软下来，连连道歉。演员肖冠这时已被围住。文佳玉交款回来，见状大惊，赶紧把他拉走。于春娜也被人认出来，围上。忽有人喊，肖冠在买鞋那，人潮立即蜂涌而去。演员肖冠与文佳玉趁机溜之乎也。于春娜退出商场，正不好脱身，一辆小轿车驶到她身边。于连忙上车，小轿车开走。教师肖冠在商场里却走不了了，他解释着连连后退，被自动电梯带着上了楼，钻入更衣室，被一个胖女

人骂出来，方知钻错了，连忙又钻入隔壁的男更衣室，靠着墙擦汗。胖女人气哼哼地嘟囔，想沾老娘的便宜？哼！

林荫道上

小轿车停住。于春娜要付钱下车，开车人说不收钱，是私车。于说那就谢谢了。开车人说愿意交个朋友吗，特殊一点的朋友。于笑了，说，对不起了，我只喜欢和年轻人交朋友。开车人问，年龄这么重要？于说，当然，您不这样认为吗？开车人说我同意，但我会在你眼睛里变年轻的。于说，那就等你变年轻了再来找我。下了车，小轿车开走。于正要走，一辆小轿车又停在她面前。她喊，我不是让你变年轻了再来吗？胖头从车中伸出头，原来这是另一辆车。胖头掏出工作证递给于春娜。

电视台文艺部

于春娜热情地同吴大用握手。吴向于说明了邀请意图，于爽快地接受了演出邀请。吴大用告诉于春娜，他还打算请幽默大师肖冠等很多名家。于把方才商场中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吴大用，吴一听，敏感地觉察到肖冠想溜，决定马上亲自去找肖冠。临走时吴拿出一束鲜花交给于，说是一位叫做阳光的先生让转交的，祝她演出成功。于很纳闷地自语，这阳光是谁呢？

演员肖冠家

肖冠在文佳玉的帮助下已化妆停当。儿子走过来，问爸爸为什么要弄成这个样子。肖说名人出去都得这样，不然有危险。儿子把玩具手枪递给肖，让爸爸遇上坏人就消灭他。肖冠亲吻了儿子，欲走，门铃响。儿子机灵地去向窥镜里看了，告诉爸爸是导演来了。肖冠让文佳玉与儿子设法拖住来人，自己寻机溜走。文开了门，把吴大用和胖头让进屋，与他俩周旋着。肖冠在儿子的掩护下悄悄溜了出去。文佳玉见肖已走，放下心来，故意说肖是

买书去了，让他们耐心等。但等了半天肖仍不回，吴和胖头沉不住气了，干脆到书店去迎。他们在书店里转了个遍，也没看到肖冠，觉得是上了当，正想再回肖冠家堵窝，胖头突然眼睛一亮，说肖冠在那里。吴顺他指的方向看去，肖冠果然出现了。

马路对面 出版社门口

出现的并非演员肖冠，而是教师肖冠。他刚从出版社出来，信步向前走着。吴大用急欲过马路，偏偏被连续的汽车挡着道，气得他大骂汽车成灾。教师肖冠来到书摊边，见全是庸俗书刊，颇为不屑。摊主为他拿出一套名著，他又嫌贵。摊主说这您明白了吧，您想看好书可买不起，买得起的人他可不看好书。肖冠感慨地放下书要走，摊主看出他是肖冠，一声嚷嚷，引得众人都围了过来。肖冠知道被认错了，连忙解释，但不得脱身。胖头冲了过来，不由分说地架起他，把他拽上了车。吴大用赶紧启动了小轿车。

车上

肖冠感谢胖头为自己解围。胖头向他介绍吴大用，吴恭请他到电视台去谈，肖这才知道他们也搞错了，啼笑皆非。

电视台文艺部

肖冠被作为盛客款待。肖百般解释，吴压根不听，说我们已经领教了尊夫人的手段，现在说什么也不能让您再溜掉，希望肖先生无论如何给个面子。肖冠要掏工作证做证明，偏又忘了带，只好对吴搪塞说，起码得让他回去对家人交待一下嘛。吴说肖先生太幽默了，您这一走还回来吗？我吴大用这点头脑还是有的。您想告诉家里人好办，我现在就可以挂电话。胖头马上拿出电话号码。吴挂通了电话，说肖冠已来到电视台，答应参加演出，这些日子要排练就暂不回家了，望她支持。

演员肖冠家

文佳玉接到电话目瞪口呆。儿子问她怎么了，她说你爸爸已经被捕了。儿子问会叛变么？文说既然这样，不叛变也得叛变了。

电视台文艺部

吴大用得意地放下话筒。教师肖冠没想到事情弄成这样，简直哭笑不得。吴让胖头领肖冠去歇息，严肃嘱咐胖头不要让肖再溜掉。胖头领命而去。吴大用松了一口气，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

幼儿园

吴看天色已晚，忙骑车去接孩子。只见园里只剩下了果果一个孩子。一个阿姨走过来问，你是她爸爸吗？果果告诉吴这是钟灵阿姨。钟灵训他，为什么天天这么晚来？吴解释说太忙，并连连道歉。钟灵说可以让孩子她妈来接嘛。果果说妈妈不跟我们在了一起了。吴接果果走了。钟灵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们的背影。

宾馆

夜晚，教师肖冠被困在房间里，连说荒唐，走出去，见胖头正在服务台与女服务员聊天，知道是在监视他，只好退回房间，看看镜子里的自己，嘟囔，我真的就那么像么？又看看豪华的浴缸，心想，这辈子还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干脆顺水推舟享受享受名人生活，看看这场闹剧究竟怎么收场。于是脱衣进了浴缸。热气腾起，肖冠舒适地伸展开身子。

火车站

夜色中，演员肖冠随着人流下了车。出站口的检票员毫不客气地让他拿出票来。肖稍慢了一下，就受到斥责。肖忍气吞声地出了站。

旅馆

演员肖冠进，问住宿标准，服务员不耐烦地让他自己去看。肖看了回来说，要个单间。服务员让他拿身份证来，肖说没带。服务员说工作证也行，肖也没带。服务员斥责他为什么不带证件，肖说我没这习惯。服务员说没证件我知道你是谁？肖冠火了，说就冲这张脸你还不认得我是谁？服务员也火了，正要骂，肖冠醒悟，连忙说对不起，你不会认识的，下次一定注意。服务员留意地看了他一下，灵机一动，让他等一下，自己转身进了经理室。

经理室

服务员告诉经理，前面来了个旅客，如此这般很可疑。经理一听，向外窥了一眼，让服务员拿报纸来。服务员把报纸翻开，上面有公安局通缉的逃犯照片。经理问你看像哪个？服务员说我怎么看着都像！经理生气地说，废话！你快去稳住他，我马上报警。服务员问怎么稳？经理让她热情点，送杯水什么的。服务员机械地换上一副笑脸，端了一杯水出去，却不见了肖冠的踪影。

经理室

警察英明带着助手很快赶了来，听说人不见了，吃了一惊。经理和服务员大肆渲染那肯定是个狡猾的惯犯。英明让助手通知各派出所，连夜检查这一带的所有旅店。

一家私人旅店

肖冠给店主点烟。店主装模做样地说没身份证可不好办。肖冠连连说好话。店主瞥瞥肖冠的大旅行包，张嘴开了个高价。肖冠见夜色已深，只好答应下来。

小旅店单间

店主将肖冠带进去，交待了一下，退出。肖冠看看房间，发

现极为肮脏简陋，无可奈何，只得自己抖抖被单，拂拂尘土，脱衣躺下。

店主房间

店主拿出一把撬门的工具。店婆担心地问，行吗？店主说，没事，那小子累了，一会儿肯定睡得跟死猪似的。店婆说万一他报告派出所怎么办？店主说他连身份证都没有，指不定是个什么东西，谅他被偷了也不敢报案。店婆怕他吃亏，店主摆了个架势说，你看那小子哪里是我的对手？

单间内

肖冠听得有人撬门，吃了一惊，急想对策，抄起儿子的玩具手枪，不动声色地躺在床上。店主摸进房间，正要行窃，被肖冠用枪顶住了后腰。店主见他有枪，大骇，慌忙支吾着连滚带爬地退了出去。跟在后面的店婆问他怎么了？店主气极败坏地说撞枪口上了。肖冠气哼哼地收拾行囊离去。店主店婆正猜测肖是不是公安便衣，英明带助手到。店主立即点头哈腰，说自己不该见钱眼开，进客房行窃，请政府多加宽大。英明喝断他的话，问他有没有一个没带身份证的人来过。店主方知不是来抓他的，松了一口气，说有那么个人，可惜不知道他是逃犯，不然非亲手抓住他不可。英明没空听他啰嗦，欲走，又想起他刚才说的话，让他跟着走一趟，交待行窃的事。店主急了，一面跟警察往外走，一面回头骂店婆，你可把我害苦了，这真是坦白从宽牢底坐穿哟！

马路上

警车驶去，夜色恢复了宁静。

火车站前广场

清晨，睡在广场角落的演员肖冠醒来，整整衣服，漫步走上

街头，以一种清静的心情观察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看着人们在买早点，送孩子，逛早市，挤车上班，感到很亲切新鲜，他奇怪自己居然对这些日日常见的生活现象有一种陌生感。

电视台院内

吴大用到。已在等他的胖头告诉他肖冠已安下心来，节目也策划出来了，有人出主意让肖冠同于春娜跳现代舞，吴认为很好。

电视台文艺部

吴大用把让肖与于春娜跳舞的打算告诉了肖，胖头领于进来。教师肖冠第一次见到于本人，不觉有些痴了。于问肖，您怎么好像不认识我了似的？肖忙说认识认识，你比画片上生动多了。大家都笑着说，真幽默！

演播厅

吴大用胖头领肖冠于春娜进。杂技团的小演员们正在练功。肖饶有兴味地看着。吴问肖觉得这节目怎么样，肖说杂技节目很艺术，也很残酷，不过也许艺术就是很残酷的。吴恭维肖真是妙语连珠。

小排练厅

吴带肖和于走进，让他们二位在这里排练，自己退出。于问肖怎么排，肖说听你的。于说那就先去更衣吧，肖说我洗澡刚换了衣服，不用更衣了。于笑着进更衣室。记者刘边溜进来，看见肖冠，不禁大喜，纠缠着一定要肖谈谈。肖问让他谈什么，刘边说主要是花絮，比如风流韵事等等。肖说我根本没有，刘纠缠不休，肖躲着他连连倒退，跑出小排练厅。刘边紧追不舍。于更衣毕，出来不见了肖冠，开门向外看去。

演播厅

肖冠被刘边追上了一个高台，刘还在下面穷问，肖火了，向下一跳，不料一下子把刘掀上了高空。刘吓得魂飞魄丧，幸而被小杂技演员从空中接住。众人刚松了一口气，小演员脱手了，刘边惨叫着摔进了海绵网。

小排练厅

刘边躺在地毯上，肖冠为他捏骨按摩。刘还不忘采访之事，摸笔要把方才的场面记下来。肖诚恳地劝他不该这样猎奇。刘道出自己的苦衷，说不这样就没饭吃。肖既感慨又同情。刘边告辞后，于请肖开始排练。肖注意到换了练功服的于是那么美丽，一下子痴迷地怔住了。于让肖把手搭在她肩上，肖紧张地伸出手来。

小排练厅门外

吴大用向里望着，露出满意的笑容。

幼儿园

吴大用去接孩子，没接着，急骑车赶回家。

吴大用家

吴进屋，见果果已经被钟灵送回来了，感谢地要留她吃晚饭。钟本想走，见吴又忙又累，便留了下来，帮着下厨做饭。吴感激不尽。果果告诉爸爸，听人说导演不好，只知道赚钱。吴说，胡扯，你看爸爸有钱吗。钟听着父子俩的谈话，感到挺有意思地悄悄笑着。

宾馆教师肖冠房间

夜晚，肖洗过澡，披着睡衣从浴室出，随手拿起一本杂志看，却是本庸俗刊物。他厌恶地放下杂志，正要开电视，于春娜来了。

肖注意到于穿得很露，自己又穿着睡衣，不禁呼吸有些急促，问她有什么事？于说想请他教两首新歌。歌星向自己请教唱歌？肖冠很诧异，紧张警惕起来，严肃地说这样不好。于解释说真的是想请他教歌，因为自己不识谱。肖不信，于急得哭起来，肖这才相信了，问她为什么不早学识谱。于说因为已经出了名，就拉不下脸来学了。肖既感慨又同情，坐下来开始教于识谱。

肖冠房间门外

胖头听听里面的动静，想了想，去服务台挂电话。

吴大用家

吴与钟灵及果果已吃过饭，钟为果果倒水洗漱。吴接起胖头打来的电话。胖头告诉吴，于到肖房间去了，一直没出来，管不管？吴说，算了，不管那么多吧，搞艺术的人都有点外遇，有外遇才有灵感嘛。放下电话。果果问吴什么叫灵感，什么叫外遇？吴胡乱解释搪塞她。钟灵告辞，在门口批评吴不会教育孩子，吴连连点头称是。钟说明天还是由她把果果送回来，吴连说不敢。钟说我不白干，要收费的。吴说那行，应该。钟离去，吴很欣赏地自语，这小姑娘还真有点味道。

列车上

穿便衣的英明上了车，坐到了离演员肖冠不远处。一乘客与英明聊天，英明说自己是电视台的。肖冠听到，警惕起来。英明也注意到了肖冠。肖怕被人纠缠，离座转移。英明暗示助手跟踪。这情形被盗贼看到，盗贼故意挡住助手的身子，使肖冠脱了身。

站前小酒馆

盗贼跟在了下车的肖冠身后，把他拉进酒馆。肖问他有什么事，盗贼神秘地说，我注意你一路了，咱们是同行，刚才你让雷

子盯上了，是我救了你，看你像条汉子，咱们搭个伙怎么样？肖吃了一惊，但很快镇定下来，谎称要先到朋友家取点货。盗贼听得有油水可捞，让他快去快回。

电话亭

肖冠打电话报警。

小酒馆

英明及时赶到，抓住了喝得醉熏熏的盗贼。盗贼交待还有一个同伙去取货去了，一直没回来。英明通知各地警方注意搜捕。

公安人员老熊家

老熊是演员肖冠的朋友，肖冠登门后，熊热情接待。肖进卫生间洗澡。英明来访，看到桌上肖的头套，断定是火车上那个可疑人的。老熊听说肖是犯罪嫌疑人，将信将疑，让肖出来说明情况，肖躲在卫生间里不出来，让老熊把那个跟踪的记者哄走。英明撞开卫生间的门，看到里面的人是肖冠，愣了。一场误会这才解开。

电视台门口

夜晚，一辆辆小轿车驶到。吴大用和胖头在迎接着前来审查节目的要人。文佳玉和肖虎也被接到了电视台。

后台

演员们在化妆。一个工作人员走进，献给于春娜一束花，说又是阳光先生献的。于问这人到底是谁，被告诉正式演出那天自然会知道。吴来告诉教师肖冠，已把他的妻子和儿子请来了。肖吓了一跳，忙让吴挡一挡，自己从旁门溜了出去。吴正莫名其妙，胖头领文佳玉和肖虎进来了。吴只好说肖现在很忙，请演出后再

见吧。文带儿子去前面看节目，刚出后台，却瞥见了肖冠。肖饥不择食，钻入了女更衣室。把正在换装的于春娜吓了一跳。

女更衣室外

文和儿子跟了过来。文问儿子是看清了爸爸进了这间房间了吗？儿子说没错。文敲门。于开了门，因怕弄出麻烦，推说没人进来。文离去，责怪儿子看错了。儿子不服气，坚持说看清了。

女更衣室内

于掉转头骂肖说没想到他是这种人，什么幽默大师，简直是流氓大师。肖只得说出了事情的原委，请于帮助他，把这出戏唱到底。于同情地答应了，肖感激地握住她的手。

女更衣室外

文佳玉走着走着又起了疑心，折回身附在门上偷听，正听到里面相互说着些感激理解的话，心中大怒，要闯进去，又觉没趣，拉起儿子就走。刘边迎面走来，问她看见肖冠了吗，文没好气地说肖冠死在女更衣室了，便气冲冲地走去。刘愣了一下，回过味来，忙上去附耳窃听。吴大用走来，见刘鬼鬼祟祟的样子，一把把他揪了开去。

女更衣室内

肖把于当做知己，大诉衷肠。`开幕铃响，于要上台了，肖才发现自己一直拉着于的手，忙松开。于离去，肖还在回味方才的事。一个女演员进来欲换衣服，见有男人在内，吓了一跳。肖忙道声对不起，跑了出去。女演员看着他的背影，自语说，天，这也太幽默了吧？

老熊家

老熊从外面回来，把刊有肖冠参加广告晚会演出消息的报纸交给演员肖冠。肖冠一见，又惊又怒，决定立即返回，揭穿骗局。

火车站售票处

肖冠被告知卧铺票全部售完，而旅客们却说里面其实连一张卧铺票也没公开出售，天知道是售给谁了。肖到办公室去找售票处的领导，那领导开始很不耐烦，后来认出他是肖冠，立即笑容满面了，恭敬地给他拿来了卧铺票。肖问既然有票你们为什么不对外卖？那领导说就是为了留着照顾您这样的名人的，您说这是不是应该的？肖不知说什么才好。

火车站

演员肖冠从贵宾室进站，看到从普通入口进站的人们跌跌撞撞拥挤不堪的艰难样子，深感做名人难而做普通人其实更难。

演员肖冠家

深夜，肖冠回到家，一开门愣了，文佳玉和肖虎都虎视眈眈地怒目对着他。他不知怎么回事，说别开玩笑，累坏了。文说累坏了活该，你还回来干什么，是不是来谈离婚的？肖莫名其妙，问儿子是怎么回事，儿子说我们在电视台看见你进了一个阿姨的屋了。肖这才明白文误会了，连忙拿出车票报纸说明解释了半天。文羞愧地扑到丈夫怀中哭成泪人。肖责怪文不该不相信自己，文说都是因为你们名人的婚变太多了。肖发誓赌咒一番，文才破啼为笑。

电视台演播厅

晚会的一切准备就绪。

吴大用家

吴交待钟灵过一会儿带果果去看节目，自己匆匆地先走了。钟灵问果果，你爸爸总是这么忙吗？果果说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妈妈才离开他的。说着，果果的眼圈红了。钟灵疼爱地把她搂在怀里，她已经对果果和吴大用都产生了感情。

演员肖冠家

演员肖冠让文和儿子在家好好看电视，看他怎样当场揭穿骗局，他说这将会是自己最精彩的一次表演。

电视台演播厅后台

又有人把鲜花送到了于春娜的化妆台上。于正要去找工作人员问个究竟，一个丑老头走进化妆室，说不打哑谜了，献花人就是我。于一看，认出是曾经在商场门前开小轿车为她解围者。于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丑老头说，因为我爱你，可以说你的成功与我的关怀是分不开的。今天的这个晚会是我赞助的，你唱的歌也是我花钱请人专门为你写的，你能走到这一步，事实上是依靠了我的力量。他问于春娜，我现在在你眼里是否变得年轻一些了？于默然无语。丑老头祝于演出成功，离去。于默立良久。

演播厅

大幕拉开，于春娜上场。经过肖冠的辅导，她对歌的处理非常好，她唱得很投入，使肖冠、吴大用、丑老头等都深受感动，博得了全场热烈掌声。

演播厅门口

演员肖冠赶到。

演播厅

演员肖冠走进，正值教师肖冠与于春娜在表演幽默舞蹈。观

众有的捧场，有的摇头。演员肖冠气愤地向后台闯去。

后台

胖头向吴大用报告说不好了，又来了一个肖冠。吴说一定是个神经病，让胖头把他哄出去。胖头说可那人的确像是个真的。吴说这可新鲜了，我去看看。来到门口一看，果然是个一模一样的肖冠。吴愣住了。

演播厅

幽默舞蹈演完，主持人宣布观众可向幽默大师即兴提问。观众兴趣盎然。有人问起晚会宣传的产品质量。肖冠按事先拟好的广告辞回答，观众不满意。肖冠如实回答自己没用过，丑老头又不满了，问台长为什么安排这样回答问题？台长正为难，教师肖冠却以真诚的回答打动了观众，观众对肖冠即兴演说的敢于讲真话的广告辞报以热烈的掌声。丑老头转怒为喜，连称这才是广告高手，并连连向台长之前歉。

后台

吴大用正竭力劝演员肖冠冷静，胖头又跑来说不好了，观众中有人已知台上的肖冠有诈，出现骚动。吴让他赶快辟谣。演员肖冠说根本就不是谣。吴大用说这是大局需要你懂吗？正说着，听得有观众直接质问台上的肖冠，有人说您是冒牌的，您有何答复？场上立时乱起来。吴大用的汗唰地下来了。

演播厅

台上的教师肖冠慌了手脚。主持人上前欲掌握局面，也被观众哄了下去。教师肖冠横了横心，大喊，都安静，我回答这个问题。场上这才静下来。教师肖冠开始从头叙述，说出了事情的原委，表示自己要承担责任，并对发生这种事情的根源发表了令人

深思的感想。他的话使观众们和吴大用、演员肖冠等都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后台

吴大用向演员肖冠承认错误，请求肖原谅。演员肖冠宽容了他，说既然没造成观众的误会，我将不再追究这件事了。吴感激涕零。这时又听有人问真正的幽默大师在哪里？吴灵机一动，赶紧拉着演员肖冠向台上跑去。

演播厅

吴向观众宣布，真正的幽默大师在这里，而方才是由特邀肖冠与幽默大师一起演出的一个小品《真假肖冠》。教师肖冠连忙上去与演员肖冠握手，向他致歉。这个意外的场面使晚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丑老头对这一构思极为赞赏。台长也说没想到吴大用还有这一手，看来吴大用其实有大用。

演员肖冠家

文佳玉和儿子看到电视里的场面，很高兴。起身去电视台接肖冠。

演播厅

晚会结束，丑老头、台长等上台与演员们合影。丑老头要求于春娜待会儿上他的车。于说你先答应我一件事。没等他回答，就拿着话筒对全场宣布，阳光先生已决定出钱赞助教师肖冠的专著。丑老头措手不及，但也只得顺水推舟地慷慨激昂了一番。教师肖冠感激不尽地与丑老头握手。

后台

晚会散场。两个肖冠亲热话别。刘边跑过来采访，演员肖冠

溜了，教师肖冠被刘扯住。刘让他谈感想。肖说，我不是名人，也不愿这样一夜之间拥有不相称的虚名。当名人有很多好处，但我还是想做个普通人，只有这样我才能耐得住寂寞，才有更多的时间坐下来研究学问。希望今后你不要再采访我。说完便匆匆告辞。刘又想找吴采访，吴也匆匆溜了。刘叹道采访真难。胖头在他背后说，不难，你怎么不找我？刘说我要的是花絮。胖头说外面就有个花絮。刘探头向外看去。

后台门外

钟灵带着果果迎上吴大用。吴抱起女儿，与钟并肩走去。

后台

刘问胖头，你嫉妒了？胖头说不不，我只是伤感。刘安慰他姑娘会有的。胖头说冲你的美言，今晚我请你去喝一杯。两人走去。

路口

吴大用停住脚步，要付钟灵工钱。钟问吴以后怎么办？吴说雇个保姆吧。钟说那又何必呢。吴明白了钟的意思，说这笔账有点算不清了。钟说但是有一个条件，不许吴有外遇。吴笑着连连应承。

林荫道上

演员肖冠同文佳玉漫步走着。肖说这次出去他深感尽管做名人有烦恼，但其实普通人的烦恼更多。文说做什么人我不管你，但你别忘了良心就行。肖说你怎么对名人的良心老那么紧张？文说问问你那些缺了大德的同行去。

马路边

月光下，教师肖冠鼓起勇气想对于春娜求爱。于抢先说出了她打算嫁给那位阳光先生。肖愣了，认为那是不可思议的事。于说她需要面对现实，她要迅速成功，只有有钱人才能帮助她做到这一点，她说肖以后再出书可以去找她。丑老头的车开过来了。于与肖道别，上了丑老头的车。肖怀着惆怅的心情目送小轿车远去，转身独自向着一条幽静的、洒满月光的大道走去。

第五章

剧本初稿

确定了分场景梗概，便可以进入剧本的正式写作阶段了。分场景梗概的完成意味着剧作构思的基本完成。如果从头至此每一步骤的工作都是做得慎密成熟的，剧本的正式写作将会比较顺利。

剧本的正式写作，实质上就是将分场景梗概进行再具体化。我们所要传达给观众的一切动作和内容，到此时都不再以扼要的概括方式，而要以最终体现方式落实下来。如同照片的显影，剧本的轮廓经过了一个由朦胧到清晰的过程，这时要须毫毕现了。大家不难看出，电影剧本的创作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将最初的简单构思一步步地进行具体化的过程。构思的步骤每前进一步，具体化的程度就前进一步，直至剧本中的动作、对白及一切内容都达到最具体的状态。

在文体形式上，正式写剧本与前面各个阶段梗概的写法要有根本的不同了。此时不再使用故事叙述体，而要使用写电影剧本所特需的一种剧作文体。这种文体既不同于小说，也不同于舞台剧本，它是为适应电影的特点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各国的编剧在电影剧本的写作格式上有些差异，但大家所遵循的基本格式要求是一致的。

具体地说，电影剧本是由三个必需的文字部分组成的：一是场景描写；二是动作与情绪描写；三是人物对白，包括画外音。

由于创作习惯或传统的不同，有的剧本对场景及情绪的描写较为详尽繁琐，比如前苏联的电影剧本；而有的剧本在这些方面

却极为简略，如日本剧作家的剧本。笔者的《幽默大师》采用的是一种适中的形式，也可以说是采上述两者之长的一种形式。它既吸收了日本电影剧本简洁明快、视觉感强、节奏感鲜明的优点，又适当容纳了一定的文学描写。这样形成的剧本文字，较之日本式的写法对二度创作的指示性更明确具体些，而又避免了前苏联电影剧本中普遍存在的啰嗦臃肿、过分文学化的弊病，是目前在我国编剧中使用较多的一种形式。初学者可先选择几种写法不同的电影文学剧本去比较研读，然后根据自己的爱好与风格，选定一种形式作为学习的范本。待到将来写得多了以后，便能在符合电影剧本基本要求的前提下，逐渐形成最能体现个性的写法了。

应当提醒大家的是，有两种剧本形式，初学者不宜摹仿。一种是翻译过来的欧美电影剧本，一种是台湾剧本。我们所见到的欧美电影剧本一般是电影的完成台本，并不是文学剧本，它的文字生硬机械而缺乏艺术感染力。台湾剧本则往往接近于舞台剧本，在视觉形象感上较差。笔者认为，这两种剧本形式不是理想的电影文学剧本形式。

要想把剧本写好，作者除了需要具备前面所提到的对生活熟悉、对电影艺术特性熟悉以及构思上的缜密成熟等条件外，还要求作者具备强大的文字表现能力。你所要表达的一切东西，在这时均需用文字全面充分地表达出来。到了正式写作剧本的阶段，就是到了全面地检验一个编剧剧作能力强弱的时刻了。

文字功夫对于电影编剧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项专业基本功。笔者之所以到这一步骤才将它着重地提出来，是因为编剧工作进行到这一步时，才真正到了使它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刻。在此之前的各个梗概阶段，我们所面临的最主要的任务是把事件、动作和情节叙述清楚，文字上用不着刻意讲究，笨拙一些或者啰嗦一些都问题不大。作者的某些艺术设想和感受也不一定都要写得淋漓尽致，只要心中有数就可以。而进入正式的剧本写作时，情况便大不相同了。剧本是作者艺术构思的全面的和最终的体现物，它

不再像梗概那样是只供给作者自己用，而是要拿出去给合作者看的。如果你的构思体现能力不够，别人对你的构思的理解就要大打折扣了。

在写作剧本时，作者需要同时找到和把握多种艺术感觉，比如对人物性格的感觉、对动作的感觉、对环境气氛的感觉、对剧情节奏的感觉、对视听形式的感觉等等。这些感觉都是纠葛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在剧本中看似简单的一段文字描写，可能就承担着把这些多方面的艺术感觉同时传达出来的任务。这情形就如同光盘或磁带中的压缩信号，大量的艺术信息被压缩在了不多的文学词语中。当电影导演阅读剧本时，凭借着相等的艺术解析力，可以将这些艺术信号“解压”。通过“解压”，导演可获得被还原的艺术信息并同时得到蕴含于其中的多方面的创作指示，这就为导演的二度创作打下了丰厚的基础。显然，要把诸多的艺术信息压缩凝聚于不多的文字中去，并能使其传神达韵，没有比较高的文字表达能力是难以做到的。

讲到这一点，要强调一个前提，即欲使文字表达出上述的综合艺术感觉，作者首先必须具有那样的感觉。笔者在教学及艺术活动中接触过大量写得干枯乏味、毫无视听形象感和艺术感染力的剧本。究其原因，除生活贫乏外，很多作品的毛病就出现在缺乏上述的艺术感觉上。在其中又分三种情况。一种是编剧根本就不具备多元的艺术素质，不具备捕捉多种艺术感觉的能力。这是某些能写好小说而写不好电影剧本的人的病根。另一种是写作时只图快，来不及或者舍不得花时间去捕捉那些必须具备的艺术感觉，仅求匆匆忙忙把故事说完就完事。再一种就是作者的文字功底差，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足够的力量将内心的艺术感觉准确透彻地传达出来。

对第一种情况的人，要先解决艺术素质的培养问题。那样的作者应当有意识地挣脱单纯的文学创作思维的圈子，努力、虚心地学习影视艺术的创作知识与规律。如果自视甚高，总认为编剧

是比小说创作等而下之的行当，认为编剧的那套玩艺纯属匠人之道，那就很难在这一方面有所提高。对第二种情况的人，要先纠正创作态度。写电影剧本过分图快是不行的。对于每一个场面、每一个场景、每一个人物动作，在写作时你都必须全身心地浸入其中，身临其境般地去感受。要真正能够体验到了人物的喜怒哀乐，感觉到了视觉画面的气氛节奏，甚至一闭上眼睛就可以看到了想象中的银幕视象，你才能够真正把剧本写好。如果没找到这种形象感，写出来的剧本当然是缺乏艺术活力的。而这种身临其境的形象感，绝不是在浮躁匆忙的状态下可以找得来的。当前某些作者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写作时一味图快，那样下去只会把手笔越练越坏，是一种不足取的自甘堕落的创作态度。除此之外，突出的问题就是文字功夫问题了。在电影编剧中，文字功夫成问题的人是不少的，所以这个问题应当作为一个大问题来抓一抓。

在这里需要解决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在历来的编剧理论及教学中，所重点强调的都是剧本的电影特征，而把作者的文字功夫问题放到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地位上。甚至有一种理论大力强调，电影剧本是供拍摄用的而不是供阅读用的。既然电影剧本不是供阅读用的，那么写电影剧本当然也就无须在文字上下什么功夫了。然而实际情况却根本不是这样，那种理论不但脱离创作实践，在自身逻辑上也讲不通。一个用文字写出来的东西怎么会不是供阅读用的呢？所有用文字写成的东西都是供阅读用的，这是常识。只不过电影剧本的阅读对象不是一般读者，而主要是电影摄制组的创作人员而已。制片商和影片制作人员首先要读过剧本，然后才能决定拍还是不拍它、怎么来拍它，这是明摆着的事。既然电影剧本要让人来读，而且要让读它的人感受到它的魅力和价值，使人愿意为它付出高额资金与辛勤汗水，怎么不能力求使它具有强大的文字表现力呢？另外，把剧本写得可读性强一些，并不见得就必然对其可拍性构成损害。剧本的可拍与不可拍，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是不是紧紧地抓住了人物的动作。一个剧本只要有连绵的

人物动作线，是绝不会不可拍的。

根据上述电影剧作艺术的特点，笔者认为，相对小说而言，电影剧本对作者文字功夫的要求不是降低或宽松了，而是更加苛刻与严格了。由于表现方式及美学特征上的限制，在电影剧本中不允许像在小说中那样由作者出面随心所欲地去发表议论、阐述哲理、剖析人物、抒发感慨，也不可能使用叙述交待的笔触直接去描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情感，其一切内容都必须通过可视的动作、物件与可听的语言、音响来传达。这就要求作者必须擅长于捕捉和刻画人物的外部动作，有能力赋予人物以性格鲜明、口语化强的对白，能够精炼含蓄地写景状物，用最贴切的文字传达出蕴含在场景内容中的艺术能量，使之既富有文学上的感染力，又富有造型上的想象激发力。这样一些要求，是即使已有相当的文字基础、已能纯熟地掌握某种文学语言的人，也未必能在短期内适应的。从整体水平上看，目前我们多数编剧的文字能力远未达标，所以应当提倡的是加强而不是轻视对文字功夫的锤炼。

但是应该明确，我们提倡锤炼文字功夫的目的，不在于使剧本的字面华丽，也不是要去追求小说式的美文效果，而是要使它更有力地传达和体现出未来影片的造型形态及其内涵意蕴。在这个问题上，将锤炼文字功夫与坚持电影剧本的可拍性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离开了为电影创作服务的目的、为文字而文字的做法也是错误的。电影剧本中的文学性究竟是妨碍了还是支持了造型性，关键就看作者运用它的立足点是什么。

剧本初稿的文字水平将为它的最终面貌奠定基础，因此在写作时要尽量发挥出作者的文字表现能力。但要注意，在写作进程中却不可在文字上过于雕琢，不可为了一句动作描写、一句对白而煞费苦心地推敲经营。因为此时还没到应当对剧本进行雕琢的时候，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写剧本初稿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作者在艺术思维上具有十分可贵的新鲜感。尽管我们在进行正式的剧本写作之前已经经

过了大量的构思准备，但将这些构思详尽地落实于剧本形式，这是第一次的工作。积蓄了很久的创作思维和欲望，经过全面充分的准备，此时到了一吐为快的时候，作为一个作者你会感到激动而亢奋，会有大量的奔腾欲出的思绪涌到笔尖。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以最饱满的精力，最旺盛的状态，最敏捷的动作，把喷薄而出的思绪捕捉住，尽可能详细地都记录下来。此时你把事件的过程写得庞杂了一些，对白写得啰嗦了一些，都没有关系。这样的毛病可以等以后修改时再去解决。在修改时删去一些内容总比增加内容要容易。而且，有些灵感的火花如果此时不抓住，日后就找不回来了。在写作中如果遇到了情节上的难点或者突然发觉的漏洞，能暂时放过去或绕过去的，就先放它过去，待写完后再回过头来考虑解决办法。千万不要被一个什么原因卡住笔后，为了理顺一个局部问题而纠缠不休、止步不前，那样对贯穿剧作情绪和掌握剧作节奏都十分不利。

在整个写初稿的过程中，都务必要保持住创作感觉上的连贯性。无论你是用一个星期还是一个月来写它，在你的第一遍稿子未完成之前，最好不间断每日的创作进程，也不要插入其他的思维干扰。唯其如此，你的思维新鲜感与创作冲动才能够贯穿剧本初稿写作的始终，你才能比较顺畅地得到一个鲜活而生动的剧本。在这样一种良好的一气呵成的创作状态中，你的笔下可能会时时出现一些在以前的构思中从未出现过的神来之笔。如同作画一般，某些在最初的大色调中出现的生动笔触，会成为定稿时的最佳笔触，我们的剧本中的某些段落，在此时也会基本定型了。

在正常情况下，除了偶尔可能遇到个别部位的小问题外，到了剧本的初稿写作阶段，一般不至于出现严重阻碍思路，以致于写不下去的大问题。假如在这一阶段的写作中老是感到文思不畅，笔头枯涩，步履维艰，就说明你在此之前的构思没有真正搞好。在这种情况下，只好返回头去重新补充前面步骤的构思，不能硬着头皮往下写，硬写下去只会劳而无功。

写剧本初稿所需花费的时间因人而异。同样在构思成熟的情况下，有的人一天能写两三千字，有的人能写五六千字，据说有的人还可一天写出一万多字。写作速度的快慢取决于作者的思维敏捷程度、文字能力、创作条件、创作态度等等因素。究竟每天写多少字为宜，可视个人的具体情况和习惯而定。以笔者的体会，在这个问题上主要应注意掌握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要保证连续写作的时间条件。比如你打算每天写四个小时，共需十五天来完成一个剧本的初稿，那么就要力求保证每天有四个小时不受干扰的写作时间，在这十五天中，除了必要的休息之外，也不要间断写作，直至全稿的完成。如果不能这样，而是断断续续地去写，在思维衔接上会增加困难，作品效果也可能会逊色。第二，要选择精神状态最佳的写作时间和最适当的单元工作量。每个人的写作习惯是不同的，有人习惯于清晨写，有人则习惯于夜晚写。你习惯于哪个时间，就把这个时间定为写剧本的法定时间，雷打不动，别的事情都安排到其他时间去做。关于单元工作量，与人的精力和体质有关，有人可连续工作六七个小时，而有人三个来小时即感疲乏了。在思维已呈疲惫迟钝状态时，就应当停下来。这时如果再硬坚持写下去，写出来的东西往往是不如人意的。第三，不能过分图快。以超常的速度写出的好剧本不能说没有，但只是个别的例子。以笔者的经验，一个四万字左右的电影文学剧本，其初稿的写作时间如果低于一个星期，恐怕就难于保证质量。生小孩必须经过十月怀胎，艺术作品的孕育也有其不可抗拒的规律性，过短的时间内所产生的剧本必然会像早产儿那样发育不良。粗糙的稿子改动起来要花费较大的气力和较长的时间，累计起来看，创作时间未必会省了多少，而艺术效果却受到了损害。剧本初稿虽被冠以“初”字，但剧本的最终面貌的十之七八却是在这时决定了的。所以写初稿时的创作心态一定要稳住，绝对不要掉以轻心，草率从事。

剧本的第一遍稿子写出后，并不意味着初稿的完成。我们所

指的剧本初稿的含义，是在拿给制片人审阅并根据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之前的稿子。无论你的稿子是在自己的手里改了几遍的，送到制片人手中时都只能算是初稿，因为制片人总是会要求你按照他的意见再做修改后，才会对剧本表示首肯的。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放松对剧本初稿质量的要求。制片人对剧本的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作者在将剧本提供给他们阅读时，应尽量把稿子写得完善些，才能提高被采纳的可能性。而无论你是多么有经验的编剧，只经一遍手写出的稿子，总是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存在问题太多的剧本会给人造成不良的阅读印象，影响制片人判断。所以当我们把第一遍稿子写出之后，自己要先对它进行认真的审视，并将所看出的毛病尽可能地在拿出去供人审阅之前解决掉。

作者自我审视剧本的时间，最好是在第一遍稿子全部写完并且搁置了几天之后。在稿子的写作过程中是不宜停下来的。稿子刚刚写完时，作者自己也不容易看出它的毛病。有意识地留出几天时间间隔，可以帮助你相对地跳出剧本，站到一个比较冷静和客观的角度上去。

经过自我审视，作者可能会发现剧本中存在的某些比较明显的问题。比如在剧情的编织上有漏洞，某些人物之间缺乏真正的戏剧关系或者戏剧矛盾不够有力，某些场面处理得平庸而缺乏新意，有的场面是可有可无的，可以与其他场面合并或者删去，而另外某些场面则应展开描写或深入发掘。也许你会发觉在剧本的整体布局中缺少了某个必需场面，人物的对白太多，或者整个剧本的文学语言尚嫌粗糙，等等。这些毛病都是经常会在剧本的第一稿中出现的。有经验的编剧在这时能够以自己的目光和判断力，比较准确地找出它们，并考虑出相应的修改、加工、补救的方法。由于剧本中的毛病是作者自己找出来的，是作者自己认为非改不可的，所以此时对剧本的修改加工工作是自觉自愿和比较舒服的，尽管有时也会为一个问题的解决而绞尽脑汁，但不会有被人强加

于己的痛苦。因此，许多编剧都感到，这种加工修改是整个剧本创作过程中最为舒畅的一项工作。

为了体现出作者应有的水平，这时对剧本的加工应该是全面性的。除了对情节内容要进行增删调整，使之在剧作结构上更趋于结实、合理、细密外，还要专门进行对人物对白的琢磨以及对剧本中文学描述语言的锤炼工作。

人物对白是已经随着剧本的写作进程写了出来的。如果作者对剧情和人物的感觉都把握得当、成竹于胸，那么对于对白的写作也会大致是恰当的。然而是不是每一句话都写得很得体，既符合人物的个性又很精练，是不是符合电影剧本对白的口语化的要求，某一句或某一段话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更精彩的表达方式，却是在写作进程中所来不及仔细考虑的。所以在剧本的第一遍稿子写完后，就有必要专门对它进行一下推敲，以力求使对白的艺术表现力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据说国外有一种做法，当剧本写完后，专门有人将剧中所有的对白再重新写一遍，许多精彩的语言就是在这时候产生的。我们不见得有条件那样去做，但由作者本人将此作为一个专项任务来做一做，也是会有比较好的效果的。对白是电影剧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待它一定要有一股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劲头。有这种劲头还未必语能惊人，没有这种劲头当然就更不行了。

至于剧本中的文学描述语言，虽然不像对白那样要直接传达给观众，但它是造型创作的依据和指示，包括导演、摄影、美术等各行当在内的二度创作人员要凭借它来唤起创作感觉和艺术联想，因而同样要尽可能写得贴切、传神，使人读之有栩栩如生、身临其境之感。干枯低劣的文笔无法为影片的摄制者提供有益的帮助，甚至会使他们失去对你的剧本的兴趣。

当上述工作做完，你再度审视剧本。如果自己已经对它较为满意，认为达到了可以拿出去请制片商看的程度，剧本初稿的写作任务即告完成。一个好的剧本初稿的客观标准是，当制片商和

导演读到它时，尽管还对它存有某些意见和不满足，但能够从整体上承认，这是一个基础不错的剧本。一个编剧将剧本拿出时，是应当具备了这样的自信的。

当然，即便是作者自信心十足的剧本，拿出去之后遭到彻底的否定也是常有的事。在初学者身上这更是家常便饭。学习编剧者必须经得起这个考验，必须要树立屡败屡战的决心。每一个编剧都是要经过很多次的失败，才会慢慢地提高作品的成功概率。

思考题及艺术实践作业

第五章思考题：怎样才能找到和把握写电影剧本时所必需的多种艺术感觉？

第五章作业：准备好一段相对集中的时间，排除干扰沉浸进去，一鼓作气地写出剧本初稿。之后，尽可能地将自己对稿子中不满意的地方改好。

第五章示例

电影剧本《幽默大师》初稿

城市鸟瞰

繁华、拥挤。车驰如潮，人行如织。

画外音：“天下之大，真正是无奇不有。在这座城市里有两个人都叫肖冠。同名同姓原算不得稀奇，稀奇的是这两人的长相居然也一模一样。”

剧场舞台上

年近四十的演员肖冠在表演小品。观众笑声频频，掌声频频。

画外音：“长相一样，境遇却大不一样。两个肖冠一个有名，一个无名。这是有名的那位，人称幽默大师的演员肖冠。”

大学教室里

教师肖冠在授课。除衣着不同外，其容貌年龄乃至举止与演员肖冠别无二致。学生们不时为他风趣的讲述逗乐。

画外音：“这是大学中文系教师肖冠。看上去，他身上恐怕也不乏幽默细胞。但是做教员的，自然就难于像做演员的那样名扬四方。”

剧场后台

观众记者涌入，围住演出完毕的演员肖冠，争相献花采访拍照，其中不乏妙龄美女，肖冠应接不暇。

画外音：“做名人的好处实在是多。你看 有这么多的崇拜者，什么事不好办？不过有名也有有名的烦恼，前来纠缠的人没完没了，生活中几乎得不到片刻安宁。甚至有不少花姑娘天天盼着他离婚，准备随时嫁给他。”

教师肖冠单人宿舍

安静简朴。桌上堆满书籍、文稿、香烟、方便面等物。墙上挂着印有歌星于春娜大幅彩照的挂历。教师肖冠正奋笔疾书。写累了，伸懒腰，冲挂历上的于春娜做鬼脸。

画外音：“无名有无名的好处。生活宁静 可以潜心钻研学问。但无名者更有无名的烦恼。几十万字的《当代语言学》书稿已写出多时，没有出版社给出。而且在当代，书中并无颜如玉。这副尊容长在穷教员身上，就没人青睐了。他只好画饼充饥，把挂历上这位权当梦中情人。”

大街上

小轿车中走下戴高档墨镜的演员肖冠，潇洒地步入商厦。

画外音：“演员肖冠出门总要戴墨镜，否则很快就会陷入崇拜者的包围。当然，名人戴名牌墨镜，也是一种派。”

大街上

教师肖冠戴着廉价墨镜从书店走出，跨上叮当乱响的破自行车。

画外音：“近来教师肖冠出门，也不得不戴上这副从地摊上买来的劳什子。因为随着演员肖冠日益家喻户晓，常有人误认他，使他每每要颇费口舌，解释此肖冠非彼肖冠。”

两个肖冠各自活动的定格镜头交替叠印

画外音：“两个肖冠各行其事，本无瓜葛。谁知电视导演吴大

用的到来，却把他俩鬼使神差地弄成了一锅粥。”

叠出片名。

列车进站

车厢内，旅客们在收拾行囊。矮敦敦的吴大用跷脚从行李架上取下大包小包，用一只手抱起四岁的女儿果果。但那些包用另一只手很难对付。

果果懂事地：“爸爸，我自己走。”

吴大用看看拥挤的车厢，仍抱着果果：“爸爸拿得了。出了站电视台就有人接了。”

一个黑瘦的青年人热心地凑过来：“我帮您提两包。”

吴大用：“不麻烦，我行。”

年轻人：“都是出门人，别客气。你不是去电视台嘛，顺路。”

吴大用：“那就谢谢了。果果谢谢叔叔。”

果果：“叔叔您叫什么？”

年轻人：“就叫我雷峰叔叔好了。”

果果清脆地：“谢谢雷峰叔叔！”

年轻人：“好乖的孩子。”帮吴大用提起两个最大的包。

站前广场

人的海洋。

吴大用抱着果果挤出站口。果果眼尖，向前指着：“爸爸，那儿。”

吴大用望见了“电视台接吴大用”的木牌，迈大步迎上去。

举木牌的是个大脑袋的小伙子，看见吴大用，也主动前迎：“您是吴导演？”

吴大用：“是我。”与小伙子握手：“怎么称呼？”

小伙子：“我姓庞，大伙都叫我胖头。”

吴大用笑：“名副其实，可谓过目难忘。”

胖头：“愿意永远活在您心中。”接过吴大用的旅行包，“车在那边，请。”

吴大用：“还有位顺路的朋友……”

胖头：“行，一只羊是赶，两只羊也是赶，一块上车。”

吴大用回头：“小伙子，小……咦，人呢？果果，人哪儿去了？”

果果：“哪个人？”

吴大用：“雷峰叔叔呀。他上哪了？”

果果：“没看见。”

吴大用感到不妙：“糟了，怕是糟了。”

胖头：“怎么了吴导？”

吴大用：“我的两包。哎呀，里面有我的手稿呐。一定是让那个活雷峰顺走了。”

胖头不解地：“您说什么，活雷峰顺了您的包？”

吴大用懊恼地顿足：“咳，假的！里边都是我的手稿，我的艺术构思呀！”

胖头安慰：“算了吴导。有位诗人说得好，失去的就让它失去吧。幸好是些不值钱的玩艺。”

吴大用痛心疾首：“值钱不值钱的，是我多年的心血哟！”

电视台台长办公室

官味十足的钱副台长听罢胖头和吴大用的叙述，哈哈大笑：“这年头就是亦真亦假真假难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我早就总结出来了，改革时期就这特点。接受教训就是了。住处安顿好了？”

胖头：“全妥了。包括吴导的孩子上幼儿园的事。”

钱副台长：“好极了，你办事我放心。”对吴大用：“别看胖头同志只是个剧务，满机灵的哩。”

胖头谦恭地：“您哺育的结果。”

钱副台长：“一切还满意吗？”

吴大用：“钱副台长如此关怀，吴某受宠若惊。”

钱副台长：“应该的。早听说吴导是个人才呀。我们千方百计把吴导从兄弟台挖来，是满怀着深切期望的。”

吴大用：“不敢当，吴大用其实无大用。既蒙明主错爱，自当鞠躬尽瘁。”

钱副台长：“好极了。台里正准备搞一台大型文艺晚会，吴导马上就可一展雄才。”

吴大用高兴地：“正中下怀。吴大用最怕等闲白了少年头。是个什么晚会？”

钱副台长：“晚会嘛就是晚会了，无所谓什么晚会。”

吴大用：“不是那种专为哪个厂家做宣传的晚会吧？”

钱副台长：“当然要宣传，否则厂家怎么会赞助？我早就总结出来了，改革时期的特点，晚会等于赞助，赞助等于晚会嘛。”

吴大用兴奋神情顿消：“哦……”

钱副台长：“有困难？吴导是办这种晚会的老手了嘛。”

吴大用：“哪里。我的意思是……”

钱副台长：“具体情况文艺部主任会同你谈。好了，我还有个会。”站起与吴大用略一握手，走出。

吴大用追了一步：“钱副台长。”

胖头笑嘻嘻地拉住他：“吴导，甭说多余废话，他再放也就这几个屁了。”

吴大用：“你说什么？”

胖头：“我个人的发现，但凡这人一当领导，智商立马下降。得，破坏安定团结的话不说了。从现在起我就是您的人，您有事尽管吩咐。我保证理解的不理解的统统执行。”

吴大用看看胖头，微露一丝苦笑。

吴大用家

新粉刷的两居室。托运来的包裹堆在墙角。

晚上，床头柜上台灯柔和。果果已睡去。吴大用倚在床头吸

闷烟，呛得果果咳嗽。吴大用掐灭烟头，为果果掖被，灭灯，走出卧室。

门铃响。吴大用开门，胖头进：“吴导。”

吴大用示意他低声：“孩子睡了。”

胖头：“噢噢，I'm sorry。胖头尊命来府上，吴导有何吩咐？”

吴大用：“想找你随便聊聊，有些话在台里说不大方便。”

胖头：“不假。甭管怎么开放，真话还是在家里说好。”

吴大用：“坐。”递烟：“我初来此地，两眼一抹黑，你算是我目前惟一的朋友了。不说一见如故吧，还算气味相投。胸中块垒也只能对你一吐为快了。”

胖头：“只要吴导看得上我，我为吴导绝对是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吴大用：“不瞒你说，我千里迢迢来到贵台，有些失望呵。”

胖头：“看得出来。您一下车就丢东西，这叫马失前蹄，不是吉兆。”

吴大用：“那把壶不开就不要再提了。我的意思是，我吴大用水平高低另说，但毕竟是个搞艺术的。”

胖头：“这我信。就您这一脸深沉，打眼一看典型的艺术家。”

吴大用：“我为什么往这调，就是拍腻了那些庸俗的广告晚会，想找个支持我搞艺术的地方。当初也是这么谈的。没想到人一来，调门就变了。”

胖头：“咳，您知道我们原来的导演为嘛走？也是拍腻了那些破玩艺变着法调走的。要不台里急扯白脸地把您挖来？”

吴大用：“原来如此。”仰面长叹。

胖头安慰地：“得了，吴导，后悔药没得吃，也不用吃。说白了，现在调哪都一样。全国都商品化了，您还想当处女？”

吴大用：“我的意思，做人总得有点追求。”

胖头：“您可以追求。现在只要有钱，就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所以这一条您得想通，甭管追求什么，第一条得先追

求钱。”

吴大用：“悲剧呀。只好勉从虎穴暂栖身了。照你的说法，如果我能给台里赚上一笔钱，在此地还有点搞艺术的机会？”

胖头：“是这话。只要您是棵摇钱树，台长绝对当您的孙子。先前那导演傻冒就傻在不懂曲线救国。其实说穿了，这年月您想当贞女，必得先当婊子。胖头话粗。”

吴大用思索着点点头：“话粗理不粗。先当婊子后立牌坊，嗯，深刻，充满辩证法。”下决心，“我吴大用就再好好当回婊子，来他个开门红。不过……”

胖头：“吴导有何难处？”

吴大用：“目前这种晚会泛滥成灾，导演们早就黔驴技穷，毫无新意可创了。要搞得不同凡响，谈何容易。”

胖头：“只要有明星挑大梁，观众还是认。现在的人就是这么贱骨头。明星一出台，放屁也发财嘛。”

吴大用：“那些人要价可比黄世仁还狠呐。再说总是那么几张脸，观众的胃口也腻了。”

胖头：“这倒是，得好好想想请哪个狗日的合适……哎，把肖冠弄来怎么样？这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新笑星，市台还没劳过他的驾。把他弄来一准出彩。”

吴大用：“肖冠？倒是听说过这个人。”

胖头：“几点了，快开电视。今晚他在体育场演出，有转播。”

吴大用开电视，正巧肖冠在表演小品。

胖头：“就是他。您看怎么样？”

吴大用盯屏幕，见果然剧场效果甚佳：“嗯，可以。”

胖头：“要请就麻利点，这肖冠可闲不着。”

吴大用果断地：“交给你了。明天抓住他先把合同签了。”

胖头：“好哩。”又看屏幕：“对了，认得这个小妞不？本市歌坛新秀，叫于春娜，也得请。”

吴大用：“小脸满俏，唱得嘛一般。”

胖头露神秘态：“钱副台长交待，赞助厂家点名请她。估计这姑娘们不知跟谁……”

吴大用会意地：“明白了。个人爱好，不必深究。”

胖头：“就这么着，明儿见。”

吴大用送出胖头，回客厅。众演员正在谢幕。吴大用注视屏幕，脸上又浮起一丝无奈的苦笑，关了电视。

体育馆后台

演出结束。演员们涌入，卸妆。舞台人员忙着收拾演出物品，一派嘈杂。

一个女工作人员来到于春娜身边，递上一束红玫瑰：“于小姐，这是一位先生献给您的。”于春娜：“谢谢。”随手将花放在化妆台上，看到夹在花束中的纸条：“春娜小姐笑纳，阳光敬献。”她不禁自语：“又是这个阳光。”略沉吟，站起。

一个男工作人员走到肖冠身边：“肖冠先生，外面有很多记者等着见您。”

肖冠连忙摆手：“告诉他们我走了，早就走了。”

后台门口

记者和观众大有破门而入之势。几个男工作人员竭力维持着秩序。

于春娜持花束走出，刚喊一声：“哪位是阳光先生？”人群呼啦围满。笔记本话筒照相机堵了她个周边。于春娜措手不及，慌忙招架。

肖冠走出，顺墙边悄悄溜，不料被一个戴金边眼镜的记者发现：“肖冠先生请留步，我是当代青年报的记者刘边……”话音未落，人们蜂涌来，五花八门的声音立时响成一锅粥。刘边反被挤得围不上去，但仍不甘休地做着可怜的努力。

肖冠左抵右挡，大汗淋漓，笑脸渐成哀告状。数名身高马大

的男工作人员冲来组成人墙，才将肖冠从重围中抢出。

后台

肖冠被搀进，气喘吁吁地靠在墙上：“谢谢你们，否则我……”他的表情突然又变了：“你们要干什么？”

原来他面前又围满了人，全是穿统一服式的男女工作人员。照相机签名簿又纷纷出笼，直逼到他鼻尖下。肖冠脸上三分像笑七分像哭，大口喘着，气力不支地顺墙一下子瘫滑下去。

肖冠家

肖冠裸上身俯床上，犹气喘不已。秀丽娇小的妻子文佳玉骑其背，正用力按摩。突有闪光灯闪，肖冠一机灵，翻身躲，差点把文佳玉掀下地。文佳玉气恼地拍他一巴掌：“抽风呐！”

六岁的儿子肖虎在床边举着玩具相机咯咯大笑。

肖冠拭冷汗：“我当是记者来了。”

文佳玉：“神经病。记者是老虎呀！”

肖冠：“是毒蛇，不把人咬死也得缠死。”忽听门铃响，“不好，记者真来了。”

文佳玉：“哎呀烦死人，真受不了你这名人生活。”听门铃又响，“你藏起来，别出声。”

调整表情，走出卧室。

肖冠顺手披上一件衣服躲到卧室门后。

肖虎：“爸爸，那是妈妈的……”

肖冠示意他住口。

开门声。文佳玉的声音：“他不在家。哦，是您呀！”

另一个声音：“看看您家水表。老肖还没回家？”

文佳玉随声附和：“可不，一天到晚不着家。”

肖冠松了口气，看身上衣服不对，脱下，却忍不住打出一个惊天动地的喷嚏。

肖冠家门厅

看水表的中年妇女吓了一跳，满面狐疑地窥卧室，又意味深长地看文佳玉，诡笑：“您屋里有客。天晚了，不打扰。”出门。

文佳玉无法解释，气得使劲一关门：“你屋里半夜三更才有客！”

肖冠家卧室

夜深。肖虎在小床上睡去。

肖冠倚在双人床头，拆阅一大堆观众来信。身旁的文佳玉辗转反侧睡不着，索性坐起：“喂喂，几点了，你还睡不睡？”见肖冠不语，“嗨，这么着迷，让哪个狐狸精迷住了？”划拉过几封信拆看，果然夹着些年轻姑娘的照片；嘿，还真有不嫌武大郎矮的。不许给这些骚货回信，听见没有？要不我这就把它们烧了。”

肖冠：“你瞎叨叨什么。”

文佳玉：“呵，这就嫌我烦了？先把话搁这儿，你要敢学那些……，”

肖冠：“别裹乱好不好，我这琢磨正事呢。你看看，观众的意见越来越多了。”

文佳玉不以为然：“甭理他们。眼下这星那星的哪个不挨骂，越骂越红，不红还没人稀罕骂呢。”

肖冠：“你这是什么话。人家是为我好，提的真有道理。”

文佳玉：“什么道理，说你庸俗，格调低是不是？我看比比那些全国有名的笑星，你还算格调高的。”

肖冠：“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咱不能跟他们一般见识。说真的，你觉得我近来的演出怎么样？”

文佳玉认真想想：“嗯，是差点意思。没新玩艺，净臭贫。我这话不打击你情绪吧？”

肖冠：“还用你打击？我心里早明戏。照这样一天到晚疲于奔命地赶场演出，出席仪式，接受采访，再天才也没法不枯竭。我

这个来之不易的幽默大师称号也成了枷锁了。出场必须有乐子，没办法，只好拼命加噱头。说真的，台上那些噱头，有时候连我自己都起鸡皮疙瘩。痛苦吆。”

文佳玉：“别假深沉，有那么严重？”

肖冠：“不开玩笑。糊弄观众可以一时，不可以永远。长此下去，总有一天我会让观众当臭袜子扔了。”

文佳玉严肃起来，静了一会儿：“怎么办呢？”

肖冠：“这些来信是警钟，我得居安思危了。我想停止一段时间演出，出去走走，过几天普通人的生活，汲取点新鲜感受，也许在艺术上能有点新突破。你说呢？”

文佳玉：“行，我支持。”

肖冠：“就怕走不脱。”

文佳玉：“那就秘密走呗。”

肖冠苦笑：“我这副尊容，现在犯了法发通缉令，连照片都不用贴。”

文佳玉：“化妆嘛，我保险把你鼓捣得亲爹都认不出来。”

肖冠被提醒：“对呀，我怎么忘了守着个当美容师的内人呢。就这么定了。明天一早，开始反围剿战役。”脱衣。

文佳玉：“慢着。这些傻妞的信，打算怎么处理？”

肖冠：“一概不理。我这身板伺候你一个人还老大赤字。”

文佳玉：“又贫。”

肖冠：“你不信？”看着娇态万种的妻子，冲动上来，翻身把文佳玉压在身下。

文佳玉：“轻点，儿子还没睡熟呐。”

突然传来肖虎的声音：“妈妈，我睡熟了。”

肖冠吃惊不小，赶紧伸手关了床头灯。

居民区 肖冠家楼外

晨，上早班的人们陆续从楼内走出，四散去。

文佳玉出，四顾无闲人，回身招呼头戴帽子、目遮墨镜的肖冠走出楼门。

商场门前

开阔洁净，洒满阳光。文佳玉和肖冠驾车到，下车，进商场。

稍顷，教师肖冠到，存自行车，亦进商场。

须臾，一辆出租车驶到，车门打开，走下于春娜。

商场内

开门伊始，顾客尚少。肖冠停在角落，文佳玉向假发柜台走去。教师肖冠走向鞋类柜台。

于春娜步入，随意浏览商品。

顾客陆续入，渐盈满商场。

文佳玉要过一个头套，举起，用目光向肖冠征询。肖冠在角落打手势表示不满意。一顾客见他举止奇怪，瞥一眼。肖冠忙扶墨镜掩饰。

教师肖冠在选皮鞋。一顾客走过，回头瞥他。

于春娜在化妆品柜台前驻步，要过一种高级化妆品，摘下大蛤蟆镜看说明。

文佳玉选好头套，示意肖冠去试戴。肖冠走上前去，摘帽试头套。女售货员注意地打量他。

教师肖冠捧着一只鞋，用力掰鞋底。不知不觉中身边已围了好几个人。

演员肖冠试头套毕，满意。文佳玉去付款。肖冠重又戴上帽子墨镜。女售货员按捺不住，尊崇地：“请问您是肖冠先生吗？”

教师肖冠竟将手中皮鞋底子掰裂。男售货员大怒：“哎，你怎么回事！”

教师肖冠：“这鞋是假货吧？”

男售货员一瞪眼：“胡说！”话音忽然中断。他看见了摘下墨

镜准备讲理的教师肖冠的脸，“哎哟，我有眼无珠！早知道是您肖冠先生，说什么也不能亏待您老人家！”

一声“肖冠”惊动众人，周围的顾客立马向教师肖冠围拢来。

演员肖冠身边的人越聚越多。文佳玉交款归来，见状大惊。

于春娜见人群骚动，正观望，有人认出：“嘿，歌星于春娜！”立刻也有人向她围拢。于春娜忙戴上蛤蟆镜向商场外撤步。

演员肖冠眼看顶不住。文佳玉灵机一动，隔着人群呼：“老李，出来买头套呀？”

肖冠顿悟：“是呵，头上没毛，不敢摘帽子啦。”这一招甚是有效，围观者攻势立缓。忽有人喊：“肖冠在买鞋呐！”人群闻风而动，涌向鞋类柜台。

文佳玉挤过来扔下交款单，拉起肖冠便走。

商场门前

文佳玉与肖冠钻进小轿车，逃跑似地驶去。

于春娜却被若干围观者一直跟出商场。正窘迫间，一辆小轿车驶来，恰停在她身旁。于春娜来不及问话，“啪”地打开车门钻入。

商场内

教师肖冠成为众矢之的，声嘶力竭地解释着，且战且退，不慎绊倒，跌在自动电梯上，被带着向楼上升起。商场保安拼命扼住了电梯口。

肖冠上楼，见对面是试衣室，一头钻入。有人掀帘跟将来。肖冠转身抵挡，岂料那人尖叫一声又退了出去。肖冠觉得不对劲，钻出一看，慌乱地回身钻入隔壁的男试衣室。一个胖大无比的中年妇女愤愤然地骂道：“想沾老娘的便宜，吃了豹子胆！哼！”摔帘扭进女室。肖冠这才惊魂稍定，甩下一脑门子臭汗。

静谧的林荫道上

轿车停。于春娜掏出钞票递去。开车人背对于春娜，从反光镜里看着她：“不收费。”

于春娜：“那怎么行。”

开车人：“您看好小姐，这是私车。”

于春娜：“噢……那谢谢了。”开车门欲下车。

开车人：“于春娜小姐，不妨多聊几句。”

于春娜：“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开车人：“歌星嘛，一鸣天下知。”转过脸，是个五十开外的男人，“今日有缘同车一游，甚幸。愿意交个朋友吗？”

于春娜不无警惕地：“所有的观众都是我的朋友。”

开车人：“我希望的是特殊一点的朋友。”

于春娜：“那我只能表示遗憾。恕我直言，我只喜欢年轻人，最多不超过四十岁。”

开车人：“于小姐把年龄看得如此重要？”

于春娜：“那当然。青春无价。先生您没这种体会吗？”

开车人：“深有体会。不过我会在您眼里变年轻的。”

于春娜：“是吗？那就请您变年轻了再来找我吧。再见。”下车。

轿车开动。于春娜暗自一笑，正欲走，小轿车兜了个圈又在她身边停住。于春娜喊：“喂，我不是说了嘛，等你变年轻了再来。”

胖头从车中伸出头，原来这是另外一辆车：“难道我老了吗，小姐？天可怜见我还有个童男呐！”

电视台文艺部

于春娜与吴大用热情握手：“吴导演，广告大王，听说过。”

吴大用：“惭愧，难得您惦记。”

于春娜：“吴大用，没大用，这名好记。”

吴大用：“于小姐快人快语。我是无大用，可您有大用。特邀

于小姐合作，请务必赏脸。”胖头：“吴导现在我们台文艺部首席导演。他特别看重您，做梦都想着您。因此来本台搞第一台晚会，第一个请的就是于小姐。”

吴大用：“尽管是广告晚会，我吴某是一定要在夹缝里求生存，钢丝上翻跟头，铜臭里搞艺术的。所以于小姐尽可放心，我保证于小姐的艺术天才……”

于春娜：“不用解释。拍广告又不是坏事。现在哪个演员不吃广告。常言说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广告不富嘛。”

吴大用：“痛快，真是理解万岁。有于小姐这话，吴某信心倍增了。于小姐莫看本台小，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吴某此番要荟萃各路名家，搞它一台百鸡宴。像什么幽默大师肖冠，时装名模……”

于春娜：“对对，肖冠一定得请。他对本地观众吸引力大极了。刚才他在商场买头套，让人认出来，给围了个水泄不通呢。”

吴大用：“所以说我们……”

胖头警觉地：“等等吴导。”对于春娜：“你说什么，肖冠在买头套？”

于春娜：“是呵，怎么了？”

胖头：“我说怎么找他两趟都吃了闭门羹呢。吴导，不妙，肖冠可能要溜。”

吴大用：“什么意思？”

胖头：“肖冠演出从来不戴头套，他又不是秃子。就是戴，演出头套也用不着他去买。现在他亲自去买生活头套，您说是想干什么？八成是他到外地有活动，怕被人缠住走不了，因此欲乔装改扮，伺机潜逃。”

吴大用：“不至于吧。”

胖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吴大用想了想：“嗯，言之有理。事不宜迟，我亲自火速跑一趟，说什么今天也得抓住他。于小姐，暂时失陪。”拿出一束红玫

瑰交给于春娜，“这是一位阳光先生让我们转交的，祝于小姐与我们合作成功。”与胖头匆匆离去。

于春娜看鲜花，疑惑地：“这到底是个什么人，他怎么知道我来电视台演出呢？”

肖冠家

文佳玉已为肖冠化妆停当。肖冠对镜左瞅右瞅，十分满意。

肖虎拿着玩具手枪走过来，感到新鲜：“爸爸，你干嘛弄成这样子？”

文佳玉：“你爸爸要去体验生活。名人出门容易让人认出来，有麻烦，所以名人出门都得化妆，明白吗？”

肖虎：“真啰嗦，我长大了可不当名人。”把玩具手枪递给肖冠，“爸爸带上枪，碰上坏人就消灭他。”

肖冠：“好，爸爸带上。”亲吻儿子，对文佳玉：“我走了。时间不会太久，中间不写信了。”提包欲走，门铃响。

肖虎抢先跑到门口，机灵地由窥镜向外看，然后跑回：“爸爸，导演来了。”

文佳玉：“你怎么知道是导演？”

肖虎：“导演那样一看就知道。假模假式的，有个跟屁虫。”

肖冠紧张地对文佳玉：“可能真是那个催命鬼。现在是千钧一发。小虎，帮妈妈掩护爸爸突围，能不能做到？”

肖虎兴奋地：“能！”

肖冠：“好，行动。”提旅行包躲入厕所。

门铃持续响。文佳玉开门。

吴大用和胖头出现在门口。吴大用递上名片：“我们来拜访肖先生。”

文佳玉：“真不巧，他出差了。”

胖头：“不会吧，有人上午还看见他了。”

吴大用恳切地：“肖太太，我们有紧急任务请肖先生帮忙，请

您务必支持。”

文佳玉：“噢，请进屋谈。”把二人让进客厅。

肖冠趁机从厕所溜出。

胖头敏感地察觉到响声，回头看。一条狰狞的小蛇噢地窜到他眼前，他向后急躲。

手舞小竹蛇的肖虎从门后跳出，大笑。

文佳玉：“小虎，不许胡闹。”

肖虎收蛇，向文佳玉挤眉弄眼。文佳玉明白丈夫已脱身，放下心来，故意拖延时间：“既然二位有急事，就不相瞒了。他其实是买书去了。请二位稍候，喝杯可乐吧。”

吴大用：“好好，哎呀，还真是渴了。”

文佳玉：“小虎，你喝不喝？”

肖虎：“不喝。你不是说那是伪劣产品，专门招待客人的吗？”

火车站

化了妆的演员肖冠夹在人流中进站，登上车厢。

列车开动。

肖冠家

烟灰缸内烟头已满。吴大用有点坐不住了：“肖太太，肖先生去时已不短……。”

胖头：“不会半道上让人拉去采访或者开个会什么的吧？”

文佳玉：“吆，这可难说。”

胖头：“我说吴导，礼贤下士，咱干脆去迎迎得了。”

新华书店门口

吴大用和胖头匆匆步入，阅遍百人皆不是，复又匆匆走出。

胖头丧气地：“妈的，看那小娘们那神态，当时我就觉得有诈。”

吴大用：“可肖太太不像骗人的人，那你看多纯。”

胖头：“我说吴导您真天真得可以。那女人跟了肖冠那么多年她能纯？现在小学就提倡性教育，十六岁就有当妈的，您想……”突然一拉吴大用，眼睛发亮，“哎哟，肖冠！”

吴大用顺势望去，大喜过望。

马路对面，出版社门口，肖冠果然出现了，其实是教师肖冠。他刚从出版社出来，信步走向路旁的书摊。

吴大用急于过马路，却被一连串的汽车阻住，气得他大骂：“成灾，简直成灾！满世界的王八盖子，哪能不出车祸！”

马路对面的书摊前

教师肖冠随手翻阅书刊。

摊主：“这位先生要本什么？”低声；底下有过瘾的，您要我给您打九折。”

肖冠厌恶地摇摇头。

摊主：“噢，您是文化人。要好书有哇，世界名著，全是新版。”

肖冠拿起一本名著看看定价：“嗨，来上几本，我一个月甬吃饭了。”

摊主：“这您就明白了吧。不是哥们无聊。您要看好书，可买不起。那买得起的主呢，可不买文化书。您说我不上这些玩艺，光指着那点精神文明，活得到四个现代化那天吗？”

肖冠：“恶性循环！”

摊主：“您先生说了句名言。要不怎么说二十一世纪地球得毁灭呢。”

肖冠苦笑一下，又拿起一本名著，摘下墨镜，爱不释手地翻翻，放下要走。

摊主看出：“吆，感情是肖冠先生！”

肖冠：“嗯。”猛醒：“噢不，我不是那个肖冠。”

摊主至为热情：“甬客气，肖冠先生，交个朋友，您要哪套书我奉送。”

周围的人闻声凑来，眼看一场包围战又要打响。

胖头拨开人群冲到：“肖冠先生请上车。”不由分说，连拉带拽将肖冠塞上了小轿车。

行驶的小轿车上

肖冠向胖头和吴大用致谢：“多亏你们拉一把，不然我又纠缠不清了。”

吴大用：“巧得很，这才叫有缘千里相会。”

肖冠向外看看，“我就在这里下车吧。非常感谢。”

吴大用：“不不，还是请先到电视台谈一谈。”

肖冠不解地：“去电视台干嘛？”

吴大用：“我们今天三顾茅庐，诚心恭请肖先生加盟演出，务请拨冗支持。”

肖冠明白过来：“咳，你们也搞错了！”

电视台文艺部

教师肖冠已解释得口干舌燥：“我再十二万分诚恳地说一遍，我不是你们孜孜以求的那个肖冠。”

吴大用：“肖先生真会逗乐子。在这个世界上平庸之人遍地皆是，而肖先生这样的天才是绝不可能成批生产的。胖头，肖先生渴了。”

胖头应声递上饮料。

肖冠：“我可以给你们看工作证。”掏口袋：“糟糕，偏偏今天没带。”

吴大用：“哈哈，肖先生真幽默。吴某求贤若渴，肖先生当真连这点面子都不给么？”

肖冠无奈，只好施金蝉脱壳计：“好好，就算我是你们要的肖冠。先放我回去收拾一下总可以吧？”

吴大用：“我已替肖先生订好了房间，生活用品一应俱全。肖

先生四海为家之人，就不必徒劳往返了。”

肖冠：“我总得回家交待一声嘛。”

吴大用：“怕夫人惦记？好办，吴某可代为交待。现在就可以挂电话。”对胖头：“电话号码。”

胖头：“有有。”拿出一个小本子递给吴大用。

吴大用得意洋洋：“肖先生稍候哟。”拨号。

肖冠家

文佳玉接电话：“什么？”

话筒里吴大用的声音：“肖先生这些日子在台里排练，不回家了。只好委屈肖太太暂守空房喽。”

文佳玉目瞪口呆。

肖虎：“妈妈怎么了？”

文佳玉：“完了，你爸爸被捕了。”

肖虎：“噢。会叛变么？”

文佳玉：“唉，既然被捕，再宁死不屈就没劲了。”

电视台文艺部

吴大用放下电话，与胖头一起以胜利者的姿态看着教师肖冠。

肖冠欲辩无辞，哭笑不得地呆在那里。

吴大用：“胖头，带肖先生去稍事休息，准备吃晚饭。”

胖头：“是。肖先生请！”

幼儿园

傍晚时分，下起了雨。吴大用蹬自行车匆匆进，看到一个很秀气的年轻阿姨陪着果果，站在教室门口，正眼巴巴地向外望。

吴大用连忙上前把果果抱起，冲阿姨点点头：“您值班辛苦。”

果果：“钟灵阿姨给我讲了好多故事呢。”

钟灵：“你怎么天天这么晚来？”

吴大用：“太忙了，太忙了。”

钟灵：“谁不忙，都像你这样还行？你在哪儿工作？”

果果：“我爸爸是电视台的导演。”

钟灵：“你忙，可以让她妈妈来接嘛。”

果果：“妈妈不跟我们一起了。”

吴大用：“以后我尽量早来。对不起，耽误您下班了。”将果果放上自行车，脱下雨衣给她裹上。

钟灵忙进屋又找了一件雨衣，欲给吴大用披。吴大用已经冒雨蹬车而去。钟灵站在屋门口，关切地望着吴大用和果果的背影，轻撩了一下鬓发。

宾馆 教师肖冠房间

晚饭后 教师肖冠在装饰讲究的房间里踱着步：“荒唐 张冠李戴，旷世奇闻。”实在无所事事，信步走出。

服务台前

正与女服务员聊天的胖头迎上：“肖先生有何吩咐？”

肖冠：“随便走走。”

胖头：“天晚了，肖先生早些歇息吧。”

肖冠：“你怕我跑了？”

胖头：“哪里，肖先生堂堂君子，哪能出尔反尔。现在正有热水，肖先生不妨泡上一泡，一定飘飘欲仙。”

肖冠好笑地：“难得你一片……孝心。”

胖头：“应该的，应该的。”

肖冠回屋。

女服务员掩口笑。

胖头：“笑什么，这叫大丈夫能屈能伸。多少人想当这份孙子还当不上哩。”

教师肖冠房间 浴间

肖冠对镜看自己：“我真的就那么像？不可思议。”欣赏浴间，“唔，起码厅局级待遇。干脆，先享受享受再说吧。看看这场闹剧到底怎么收场。”脱衣进浴缸。热气升腾。肖冠惬意地伸平了身子。

火车站

夜色中，列车缓缓进站。

国营旅店 登记处

旅行包放到登记台上。颇带旅途倦意的演员肖冠刚要问话，里边女服务员一推：“包下去！”旅行包呱呱落地。

肖冠忍住气：“请问有什么规格的房间？”

女服务员：“墙上写着呐，自己看。”

肖冠疲倦得不想动：“您告诉一下也未尝不可。”

女服务员柳眉一立：“废什么话！”

肖冠只好在满屋贴着的广告通知规定中寻找。看毕，回到登记台前：“请开个单间吧。”

女服务员：“听好，锅炉坏了，洗澡只有凉水。”

肖冠一瞪眼：“你们岂有此……”又忍住：“好吧。”

女服务员：“拿身份证来。”

肖冠下意识地摸摸衣兜：“抱歉，我出门没有带证件的习惯。”

女服务员不屑地：“你没习惯算老几，有习惯吃饭没有？没证件我知道你是谁？”

肖冠火了：“笑话，就冲我这张脸你还不知道我是谁？”

女服务员也火了：“什么？”

肖冠猛醒：“噢，对不起，你不会知道。”压下火气，“是我的疏忽，下次一定带。”

女服务员瞪着他欲不依不饶：“告诉你，你这号人我见得……噢？”突然顿住，似有所思地改了口，“你在这等会儿，我找

领导请示请示。”转身窜进经理室。

肖冠愤愤地盯着她的背影：“奶奶个熊，简直缺家教！”困顿地打了个哈欠。

经理室

经理听罢女服务员耳语，弹簧般从椅子上立起：“报纸拿过来，快点，那张。”接过报纸展开，上面刊有一排被公开通缉的在逃犯照片。经理向外窥视着，低声，“我近视。你认认像哪个？”

女服务员辨认：“这个……这个……哟，我看着都有点像。”

经理：“废话，是人三分像。甭管像哪个啦，不能让他跑了。见义勇为十佳市民，想不想当？你去稳住他，我报案。”抄电话。

女服务员：“我……怎么稳？”

经理：“这还用教，热情点，送杯水，面带微笑，亲切和蔼的微笑。”

女服务员机械地笑一下：“这样行吗？”

经理大摇其头：“这哪行，皮笑肉不笑，说严重点是狞笑。”

女服务员为难地：“您说该怎么笑？”

经理：“这样嘛。”做示范，自己也不满意，光火起来，“算了，你看着笑吧。怎么当了服务员一个个连笑都不会了！”

登记处

女服务员端开水出，做媚笑，笑容却一下子僵住了。肖冠已不辞而别。

经理室

闻讯赶来的刑警英明大为意外：“人不见了？这么快？”

经理煞有介事地：“我看一定是个老奸巨滑的惯犯。英明同志，当时也是真惊险呐。”

英明：“这么短的时间，他走不远。”对助手：“通知各派出所，

连夜检查这一片的旅店。对没带证件的人，严查。”

一家僻静的私人客店

头顶半谢的店主吸着肖冠递上的极品烟：“无证留宿，追查下来起码是罚款。念你出门人不容易，我两肋插刀吧。”

肖冠再敬烟。

店主开票：“先付款，单间一夜一百五。”

肖冠：“呃，什么房间这么贵？”

店主：“不住拉倒。”

肖冠：“呵，住吧住吧。”

私人客店单间

极为简陋肮脏。肖冠走进，环视，无奈，只得自己拂尘土，抖被单，不料一脚碰了尿盆。肖冠低头看，尿盆里竟还有半盆残尿，上面漂着些卫生纸。肖冠心头火起，打开门抄起尿盆就向外泼，不偏不斜恰巧全赏在正探头探脑向里看的店主秃头上。店主顿时成了落汤鸡。

肖冠甚是尴尬：“老板你你你没事吧？”

店主急急地抓下贴在头上的卫生纸：“没事没事，正好我这头也该洗了。”

肖冠：“没想到你又过来。”

店主苦笑：“就是来说一声，本店人手少，您劳神把尿盆倒倒。这不您已经倒了。您歇着。”抖着湿漉漉的外衣走去。

肖冠看看手中的尿盆，厌恶地一扔，进屋。停了停，又伸手把尿盆捡回，嘭地关了房门。

私人客店 店主房间

夜深，灯光半明半暗。店婆在为店主洗头。

店主：“行了行了，有完没完？”

店婆：“大冲冲，臊味还大着呢。”

店主：“哎呀怕什么，老外身上都这味，还时髦呢。”不耐烦地夺过毛巾擦头，然后匆忙地从角落搜寻出一把撬门的工具。

店婆：“喂，我说你别找不自在好不好。”

店主：“这一尿之仇不报，我今晚上心里没法踏实。”

店婆：“万一他发现少了东西去报……”

店主：“他也得敢。任嘛证件没有，花钱又大方，指不定是个什么玩艺。”

店婆：“那更得小心了。要是个黑道上的……”

店主：“你小瞧我的功夫？”摆把式，“看那小子德性，是我的对手？”

店婆：“我看还是算了吧。”

店主：“啰嗦。店里老不开张，有空子还不捞点？就冲你这胆，再开放也没用。”

私人客店 单间

肖冠卧床上，被什么虫子叮咬得浑身刺痒，正难入眠，忽听细微声响，循声看，竟是有人撬锁，不觉毛骨耸然，想起儿子的玩具手枪，急起身寻出，戴好头套，复上床悄然躺下，闭目以待。

门开，店主蹑手蹑脚进，观察一下佯睡的肖冠后，去抓旅行包。

肖冠悄悄爬起，至店主身后，突然出枪直抵其腰眼：“不许动！”

店主大骇，双手快速高举：“不动。好汉手下留情，我我我，问问您要不要开水。”

肖冠：“老子什么都不要。滚出去！”

单间外

店婆不放心地尾随而来，正见店主连滚带爬地退出：“嗬嗬嗬，碰见鬼了你？”

店主：“别别别提了，撞枪口上了。”机灵一转身，“好汉饶命，误会，全是误会。”

原来肖冠已收拾行装走出，用玩具手枪点着二人：“他妈的敢开黑店，等着，有你们好看的！”气冲冲走去。

店婆：“他怎么有枪？”

店主：“我哪知道，八成是公安的便衣吧？”

店婆：“啊？做孽哟！”正惶然间，外面传来问话声：“店主在哪里？”

店婆探头看：“来了，一准是局子里来人了！”

店主：“怎么办，怎么办？”

店婆：“麻利坦白吧，坦白从宽呀！”拉店主迎出。

英明与助手来到他们面前：“你就是店主？”

店主点头如啄米：“就是在下。该死该死，我不该见钱眼开，进客房鸡鸣狗盗，望首长多加宽大，多加宽大。”

店婆：“是呵是呵，他想先富起来，心情迫切了点。从根本上讲还符合眼下的政策。”

助手：“住嘴。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的旅客登记簿呢？”

私人客店 服务台前

英明看过登记簿：“这个没带证件的人什么长相？”

店主：“黑瘦，长头发，有点外地口音。”

英明与助手警惕地交换眼色。

店主回过味来：“八成是逃犯吧……原来你们是为这事来的。咳，要知道我刚才非亲手抓住他不可。”

英明严肃地：“记住，以后不许无证留宿。”带助手离去。

店主拭汗：“我的妈呀，有惊无险，吓破苦胆。”正要关门，却见英明带着助手又返回来，赶紧殷勤奉迎，“首长还有什么事，在下愿意效劳。”

英明：“你刚才说什么来着，进客房行窃是不是？”

店主慌忙：“没没，没得手，就让他用枪顶腰眼上了。”

英明：“干过多少次？”

店婆：“初犯，我证明他是初犯。”

英明：“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店主急了：“唉唉，首长，不是坦白从宽吗？”

助手：“走，这就是带你从宽去。”

店主边走边回头：“老婆子你害我不浅。这可真是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最多三年哟！”

店婆大放悲声：“已就已就了。甭管几年，我扎紧裤带等着你就是喽！”

马路上

警车呼啸驶去。

夜色宁静。肖冠徘徊街头，不知所归，寻一角落蜷缩而睡。

雷声响，阴云合，忽降倾盆雨，淋湿肖冠头。

车站广场角落

合衣枕包而眠的肖冠猛醒来，抹脸上水，抬头望，原来所谓大雨，乃头顶台阶上一个母亲把下的婴儿尿。母亲连忙道歉，肖冠微笑宽容。

车站大钟敲击六点，旭日点染金辉。

肖冠舒展身躯站起，看到了满广场密密麻麻的人群，均席地坐，合衣卧，扶老携幼，相濡以沫。肖冠脸上半是感慨，半是感动。

电视台大楼前

晨光里，吴大用骑车到。

胖头迎上：“吴导，胖头圆满完成任务。姓肖的已经安下心来，夜夜鼾声如雷。杂技团进台了，那几个狗日的策划也来了。真是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十分钟不到就侃出一个节目，让肖冠反串现代舞。”

吴大用：“哦 这点子好。对，干脆，让他和于春娜来个双人舞。”

电视台文艺部

教师肖冠连连摆手：“吴导你看我哪是跳舞的材料。”

吴大用：“吴某知道肖先生是以小品见长。不过莫道昆明池水浅，肖先生潜力大大的有。我们想请于春娜小姐与您做搭档，相信肖先生一定会领悟得很快。”

肖冠惊异地：“于春娜 您说的是歌星于春娜？”

吴大用：“正是。看得出肖先生感兴趣。这不她来了。”指门口。

胖头已领于春娜走进。

肖冠第一次见到于春娜本人，一时不觉痴了：“呵，果然是

于春娜一笑：“肖老师，我们虽然没直接合作过，可同台演出也好几次了，怎么好像不认识似的？”

肖冠回过神来：“认识认识 神交已久。你比挂历上真实多了。”

于春娜与吴大用、胖头相视大笑，齐声地：“真幽默！”

电视台大演播厅

吴大用、胖头引肖冠、于春娜入。

一帮杂技演员已练得热火朝天。小演员们都不过十几岁。一个小演员由跷跷板上弹起，腾空，被倒挂在空中的小演员接住，又凌空荡向另一个倒挂的小演员。

肖冠颇感新奇地上下张望，不禁感慨：“用盖这大厅的钱盖民房，能解决多少困难户！”

胖头：“但是住上好房子的人看不上好节目，也是要骂娘的。”

肖冠：“有道理。所以说社会是复杂的，房子要住，电视要看，娘也要骂。”

吴大用：“精辟，肖先生真是妙语连珠。这边请。”

小排练厅

吴大用、胖头引肖冠、于春娜入，周边的大镜子从四面八方映出他们的身影。

吴大用：“二位就在这里排练，可以吗？”

于春娜对镜转了个圈：“好极了。”

吴大用：“就请二位自便。”与胖头出。

于春娜：“肖老师 咱们怎么排？”

肖冠：“呃，听你的，百分之百听你的。”

于春娜：“那就先去更衣吧。”

肖冠：“更衣 不用 我昨晚洗澡刚换的衣服。”

于春娜笑：“您可太幽默了。您稍等。”进更衣室。

肖冠四面观镜：“奇妙。书斋蹉跎半生 竟不知世上有如此洞天。”忽从镜中看到有人 转回身：“你找谁？”

记者刘边在门口探头探脑：“我……”一见肖冠，大喜而入，“原来金屋藏娇 肖先生在这里。就找您。”

肖冠：“你是……”

刘边：“肖先生贵人多忘事 我是当代青年报的刘边呀。今天您无论如何请赏脸谈一谈！”

肖冠：“噢 刘记者。你要我谈什么？”

刘边：“花絮 主要是花絮。比方说您的轶闻趣事、隐私秘事、风流韵事，等等，都是花絮，都可以谈。”

肖冠笑：“你们当记者的整天窜来窜去，就是打听这个？”

刘边一本正经：“是的 周末版需要的就是这个。所谓周末大战就是花絮大战。否则……”

肖冠：“否则天下不乱。一句话，你要的这些我统统没有。”

刘边：“不可能。肖先生这样的名人怎么会没有花絮？请赏赐一点独家新闻吧。我代表广大观众向您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肖冠：“真没有真没有你就饶了我吧！”

刘边：“一定有一一定有您就可怜我吧！”

肖冠躲，刘边追，四面镜子弄得肖冠眼花缭乱，他急不择路地退出小厅。刘边紧随去。

于春娜换好紧身衣从更衣室出，不见了肖冠，推门向外寻看。

大演播厅

肖冠躲上杂技团的一个道具台。

刘边穷追不舍。

肖冠大不耐烦地吼叫：“我说没得说就是没得说！”向下一跳，不料把正踏在跷跷板一端的刘边嗖地掀上了高空。肖冠、于春娜和正在各处忙碌的众演员都惊呆了。

刘边魂飞魄散，在空中手舞足蹈，恰巧被小演员从空中接住。众人刚松一口气，小演员却吃不住刘边的分量脱手了。刘边哀嚎着重重地堕入防护海绵堆。

小排练厅

刘边俯于地毯上，于春娜立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肖冠为刘边捏骨。片刻，肖冠：“好点么？”

刘边：“好多了，谢谢。想不到肖先生还有这一手。”从身上摸出笔，“我得赶紧记下来，文章的标题已经有了。现场采访中险象环生，幽默大师送空中飞人，如何？”

肖冠诚恳地：“记者先生，听我说一句，这样猎奇，可不是正道呀。”

刘边顿了顿，也诚恳地：“说实话，我全明戏，记者的良心道德什么的也全在肚子里揣着呢。可是报纸要办，人民币要赚，刘边要吃饭，不写这些下三烂，您说让我……”静默一瞬，爬起，

“希望有机会深谈。”与肖冠握手。

肖冠默然送刘边走出。

于春娜：“肖老师，咱们开始吧？”

肖冠：“好。”回头，蓦然注意到于春娜练功服紧裹着的秀美身躯，惊而后痴，手足无措。

于春娜柔和地一笑：“请把手搭在我这儿。”

肖冠魂不守舍地：“搭，搭。”在裤子上擦擦手心的汗，万分紧张地伸出手。

吴大用由门口向里望，露出满意的微笑。

幼儿园

暮色中，吴大用骑车入。少顷，独自骑车出，心急火燎。

吴大用家

吴大用开门进，见到果果，长出气：“哎呀，谁让你自己回家的，多危险！”

果果：“钟灵阿姨送我回来的。”

吴大用抬头看到从客厅走出的钟灵：“真想不到。太谢谢了。”

钟灵：“不谢，您的确忙。好了，我该走了。”

吴大用：“都这时候了，吃过饭再走。”

果果：“钟灵阿姨不走。”

吴大用：“看，孩子都留您了。”进厨房。

钟灵跟到厨房门口：“您别忙，我真不……”看到里面乱七八糟，吴大用手忙脚乱，顿了顿，改口，“好吧，您陪您的宝贝去，我下厨。”

吴大用：“嗯……也行，你肯定比我强。那就不好意思了。”

果果走过来：“爸爸，我听见老有人骂你。”

吴大用：“骂我？骂什么？”

果果：“人家说，当演员，凭张脸，当编剧，瞎胡侃，制片人，

是老板，狗屁不通干导演。”

钟灵听着一笑。

吴大用：“你这是从哪听来的？”

果果：“后面还有一句呢，统统要钱不要脸。”

吴大用气得一瞪眼：“胡说，这跟爸爸没关系！”

宾馆 教师肖冠房间

肖冠满面红光，披着浴巾悠然地从浴室出，坐到沙发上，随手抄起本杂志，看到俗艳的封面，厌恶地扔下：“这个胖头，拿些什么来给我消遣！”

于春娜的声音伴着敲门声：“肖老师，可以进吗？”

肖冠：“是于小姐吧，请进。”忽想到自己只穿裤衩，急抓睡衣。

于春娜推门进，寻视：“肖老师。”

肖冠边系睡衣带边从床后站起：“在这里。我正在……练一种健身功。”

于春娜：“肖老师真是多才多艺。看来我找您是找对了。”

于春娜有点不好意思：“也不是大事。”

肖冠：“说吧，只要我力所能及。”

于春娜更加不好意思：“我想请肖老师……教教我这两首歌。”

肖冠：“这点事，好办。”忽觉不对，“你大歌星让我教歌？”

于春娜满面绯红：“是的。”

肖冠警觉地打量着衣着宽松而暴露的于春娜，无意中又瞥到俗艳的杂志封面，顿觉紧张：“你你，于小姐请自重。我们都是灵魂工程师，千万别……”

于春娜愣了愣，醒悟：“哎呀肖老师您想到哪儿去了！我是诚心诚意来求教的。”

肖冠满面疑云：“可你让我教的哪门子歌呢？”

于春娜递上两张纸：“吴导说，这两首歌是有人约作者特地为

我写的。肖老师看我唱合适不合适？”

肖冠看一遍：“很合适，你唱就是。”

于春娜：“您认得简谱吗？”

肖冠：“小学就学过。”

于春娜：“那您就教教我吧。”

肖冠难以置信地：“这么说你不识简谱？这不可能。我肖冠胆小，开不起这种国际玩笑。”

于春娜顿足：“哎呀，谁开玩笑嘛！”竟情急泪下。

肖冠慌了：“别哭别哭。一男一女半夜三更呜呜咽咽，让人听见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你既然唱歌，为什么连简谱都不学呢？”

于春娜：“本来是可以学的。可是我已经出了名，就拉不下脸来学了。一直不会装会装到今天，传出去就是大丑闻了！”

肖冠：“那你一向唱歌都是怎么学的？”

于春娜：“听录音机。这两支歌我首唱，就没辙了。”

肖冠感慨地：“果然是树大招风风撼树，人为名高名丧人呐。可是你为什么单来找我？”

于春娜：“我信得过您。真的，像您这样诚恳的人，演员圈里我只见过您一个。”

肖冠猛受感动，凝视于春娜片刻，幸福地闭眼：“天哪！”

肖冠房间门外

胖头贴耳门上，听不清，想了想，去服务台挂电话。

吴大用家

吴大用、钟灵和果果刚吃罢饭。电话铃响。吴大用接起电话。钟灵麻利地收走碗筷。

吴大用：“喂，是我。说吧。”

话筒里胖头的声音：“于春娜钻肖冠屋去了，到这会儿还没出来。您说能不能出事？”

吴大用：“这些人，我就料到有夜班。算了，少管闲事吧，惹烦了他们节目还排不排？搞艺术的难免有点外遇，有外遇才有灵感嘛。”放下电话。

果果仰头问：“爸爸，什么叫灵感？”

吴大用：“就是艺术才华。”

果果：“爸爸有灵感吗？”

吴大用不假思索地：“当然有。”

果果刨根问底地：“什么叫外遇呢？”

吴大用：“小孩子别问这么多。”

果果纠缠：“告诉我么。”

吴大用只好应付：“男孩子有好多女孩朋友，女孩子有好多男孩朋友，就叫有外遇。懂了吧。”

果果：“噢，那我有好多外遇呢。”

钟灵走来：“果果别瞎说，该睡了。”对吴大用：“我该走了。您休息。”

吴大用：“多谢您，使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送钟灵到门口。

钟灵低声：“你刚才胡说什么？怪不得说你们当导演的没好东西，孩子放在你手里还真不让人放心。”

吴大用连连点头：“是是，不放心。”

钟灵：“你是个事业型的人，其实该把孩子让给她妈带。”

吴大用：“她妈是个女强人，带孩子的时间还不如我多。再说，在外面忙了一天，回到家有个伴，我心里舒服。算了，这些事说不明白。以后你经历点苍桑，自己体会体会就懂了。”

钟灵：“嗨，你当我才三岁半呢！”出门，颠了颠，又返回身，“喂，明天你不用接果果了，还是我送来。”

吴大用连忙：“不敢当，太耽误您……”

钟灵：“我不白干，收费。”

吴大用：“嗯，应该应该，现在提倡第二职业。”

钟灵：“说定了。”走去。

吴大用目送钟灵，忍不住欣赏地自语：“这小姑娘，简直……味道好极了。”

火车上

人挤人。

演员肖冠上了车，勉强挤座坐下。

穿便衣的英明与助手上车，目光暗查旅客。

盗贼——即曾偷了吴大用包者亦上了车，目光游移，寻找猎物。

列车开动。英明与助手来到车厢中部。身边的旅客颇为热情：“来挤挤坐。”

英明：“不客气。”还是被旅客硬拉着坐下。

旅客：“出差？”

英明：“出差。”

旅客：“在哪里高就？”

英明：“电视台。出来采访。”

这话被不远处的肖冠听到，条件反射地看英明，正与英明的视线相遇，忙回避，反引起了英明的注意。肖冠敏感地觉察，不由自主地摸头套，更使英明警觉起来。肖冠如芒刺背，起身取包，走向车厢门口。英明暗示助手，助手会意，跟去。

盗贼把这一切看在眼里，贼眼一动，故意碰洒一个旅客的水杯，挡住助手的去路。盗贼又是道歉又是帮忙擦水。助手不耐烦地拨开他，肖冠已无踪影。

火车站外

肖冠出站。

盗贼的一只手啪地搭上他的肩头：“老哥，兄弟请你去喝杯洗尘酒，怎么样？”

肖冠回首，愕然。

站前小酒馆

酒斟满。盗贼举杯：“老哥，干。”

肖冠困惑地：“我们素不相识呀。”

盗贼硬把酒杯塞给他：“一回生两回熟。说真格的，刚才不是我，那俩雷子能让老哥平安下车？”

肖冠：“你说什么？”

盗贼：“孔夫子面前不卖三字经了吧。我注意老哥一路了，咱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

肖冠愈糊涂：“战友？”

盗贼：“不假，都是正晌午说话，谁也没有家。我一打眼，就看出老哥犯的事不小，不说无期也得二十年以上。”

肖冠大惊：“什么？”

盗贼：“别紧张，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绝不许兄弟卖了老哥。兄弟漂泊日久，孤掌难鸣，看老哥像条汉子，想搭个伙。怎么样？”

肖冠讶然张大嘴巴：“原来你……”

盗贼：“对对，朋人不用细言。到了这份上，得记住杨春霞那两句唱，阶级情海样深，同命运一条心。”

肖冠镇定下来：“老弟言之有理。这样，你在此稍候，我到朋友家取点货，回来一块儿走。行不？”

盗贼：“什么货？”

肖冠：“黄货。我是为这事专程来的。”

盗贼眼睛放光：“真有你的。交老哥这个朋友值了！”

电话亭

肖冠急钻入，查号码簿，拨号。

小酒馆内

英明的大巴掌拍在喝得醉熏熏的盗贼背上。

盗贼：“回来了老哥，够快的。”

英明一把将他揪起来：“这还慢得了？”

盗贼：“轻点老哥，兄弟肾虚。”一抬头见四面全是警察：“哎哟妈呀！”跪倒，“我坦白交待，我揭发举报。我不是溜子是个空子，溜子还没回来呢。”

英明：“什么溜子空子，说明白点。”

盗贼：“嗯嗯就是那小子，他引诱我刚在这里结成独联体。他掌握着在东北各地的联络图，上面的秘密联络点有三百处哇！”

公安人员老熊家

老熊听罢风尘仆仆的肖冠的叙述，仰面乐：“哈哈奇遇！老兄这幽默大师名不虚传，走到哪里喜剧就跟到哪里。”

肖冠：“所以云游至贵方宝地，我不想去旅馆找麻烦了。府上方便否？”

老熊：“老朋友了，客套什么。正好我刚安了热水器，你先去冲个澡吧。”热情地把肖冠让进卫生间。

门铃响，老熊去开门。来者英明。老熊喜悦地：“哟，是英明老弟，什么风吹来的？”

英明：“咱们这号人，还有什么风。”

老熊：“有案子？”

英明：“追查一个嫌疑犯，顺便来看看老兄。”刚落座，即敏感地：“家里有客人？”

老熊：“嘿，一点动静也瞒不了你。一个老熟人，刚来。”

英明看到桌上的头套，觉得眼熟：“这是他的？”

老熊：“嗯，这人可有意思，出门还怕人认出来。”

英明细看头套，严肃起来：“老熊，这人现在哪里？”

老熊：“在卫生间洗澡。怎么？”

英明：“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就是那个嫌疑犯。他倒真会找地方。”老熊：“他是嫌疑犯？不可能吧？”

英明：“我的眼睛什么时候看错过？”忽瞥见从卫生间出来的肖冠。肖冠也瞥见了，忙又躲回卫生间。

英明从容地：“出来吧，我看见你了。”

肖冠关紧卫生间门：“我也看见你了，但是不出去。”

老熊急了：“老肖你犯什么事了，出来说。不然老子大义灭亲了。”

肖冠：“老熊，你别为虎作伥。你让那个无聊记者保证不纠缠我，我就出去。”

老熊看英明：“你们唱的是哪出戏呀，根本驴头不对马嘴嘛。”

英明不耐烦了，走过去使劲将门撞开，亮出证件：“别装糊涂，我是公安局的！”

被冷不防撞进浴缸的肖冠伸长了脖子：“你不是电视台的？”

英明也愣了：“你，你是肖冠先生？”

老熊凑上来：“他到底是不是嫌疑犯？”

英明与肖冠对视，恍然，不约而同地渐露微笑，继之会心地大笑起来。

老熊诧异地瞅着双方，也莫名其妙地跟着笑起来。

电视台大门前

华灯初上。一辆辆小轿车驶到，走下要人、记者之类。

吴大用、胖头——点头哈腰相迎，忙得不亦乐乎。

电视台演播厅后台化妆间

一个女工作人员递红玫瑰给于春娜：“于小姐，有人献花。”

于春娜看花束，署名依然“阳光”。她叫道：“哎，这位先生在哪儿，请马上带我见一见。”

女工作人员：“献花人吩咐，不必让小姐分心，正式演出那天

他将亲自向小姐献花，小姐自然就知道了。”

于春娜百思不解：“怪人。”

吴大用来到正在化妆的教师肖冠身边：“肖先生，报告您一个喜讯，趁今日领导审看节目之际，吴某将您昼思夜想的人一同请来了。”

肖冠一愣：“我昼思夜想谁？”

吴大用：“还有谁，尊夫人文佳玉。”

肖冠吓了一跳：“她来了？”

吴大用：“别激动，您即刻就可花好月圆。”

肖冠：“怎么好，这可怎么好！”

吴大用：“肖先生难道不想见？”

肖冠掩饰地：“呵，情绪不稳定是要影响演出的，我现在谁也不能见。”

吴大用：“懂了，这才叫艺术家。”

门外胖头喊：“吴导，肖夫人来了。”

肖冠：“拜托，你替我挡一挡。”从旁门溜出。

胖头带文佳玉、肖虎进。吴大用笑脸相迎：“抱歉，肖先生即刻要登台，正忙。只好请夫人演出后会面了。”

后台化妆间外

文佳玉带肖虎从化妆间出。肖虎突然瞥见拐角处的教师肖冠：“爸爸！”

文佳玉：“哪儿？”

肖冠闻声饥不择食地就近钻进一个房间。

女更衣室

于春娜正更衣，不想肖冠冷不防钻入，急举衣裙遮酥胸。

肖冠见状叫苦不迭，只得权且央告：“别，别出声。”

女更衣室外

文佳玉来至门边，疑惑地问儿子：“你看清是这间房子了？”

肖虎：“没错，泥鳅似地钻进去的。”

文佳玉迟疑地敲门，于春娜掩胸开门。文佳玉欲问又止，道了声：“对不起。”退回，对儿子：“你一定是看错了，你爸爸怎么能进女人屋呢？”

女更衣室

于春娜关好门，穿好衣裙。

肖冠从屏风后露出头，未及开口，被于春娜一把揪住领口：“你自己说，先找吴导还是先找保安？”

肖冠急得几欲下跪：“姑奶奶刀下留人。你容我解释，完了要砍要剐随你便好不好？”

后台 过道

文佳玉走着走着又起疑心：“小虎，你刚才看清了？”

肖虎：“看清了看清了，我说一百遍了，不信拉倒。”

文佳玉想了想：“你在这儿等着。”折回，诡黠地伏耳女更衣室门上。

女更衣室

于春娜听过肖冠解释，释然：“原来是这样。这真是话不说不明，木不钻不透。没问题，我一定配合您把这出戏唱到底。刚才莽撞了，抓得疼不？”

肖冠：“不疼不疼。常言说打是亲骂是爱，感情深了还拿脚踹呢。”

女更衣室外

文佳玉咬牙切齿：“怪不得，原来有这等好事！”欲向里闯，又

觉没趣，扭头回到肖虎身边。

肖虎：“爸爸是在里边吧？”

文佳玉：“你没这个爸爸。回家！”拉儿子就走，迎头撞上记者刘边。

刘边：“请问看到肖先生了吗？”

文佳玉没好气地：“他死了。”

刘边：“死了？不可能吧！得什么急病了？”

文佳玉：“流行病。死女更衣室了。”拉肖虎气冲冲走去。

刘边两头望望，恍然大悟。他轻手轻脚地来到女更衣室外，正要贴耳听，被人一把拽开。

刘边抬头陪笑：“吴导，我在搞花絮。”

吴大用低吼：“去你妈的花絮。前边待着去。”

胖头走来：“肖夫人走了，倍儿伤心。咋办？”

吴大用烦恼地：“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有什么办法。谁让她嫁了个名人呢！”走去。

胖头长叹：“唉，多可人疼的肖太太。要是当初嫁我，多好。”

女更衣室

肖冠把于春娜引为知己，大倾衷肠：“可怜我这样的书呆子，现在即使想折腰，也没人愿给一斗米呀。就说我那本书……”

于春娜：“别伤心肖老师，出版社不就是想要万把块钱吗，我帮您弄。论文化我这辈子是赶不上您了，可论弄钱……”

肖冠感动地握住于春娜的手：“心领心领。话不在多，有你这一句话我心里就充满阳光了。”

开幕铃响。于春娜：“我该上场了。”

肖冠恋恋不舍地拉着她：“快去，去吧！”

于春娜示意，肖冠才发现自己仍紧握着她的手，尴尬地松开。于春娜离去。

肖冠魂魄未收；“要说没奇缘，今生偏偏遇着她！”把手放在

嘴上使劲亲吻。

一个女演员推门，见状一愣。

肖冠回过神来，向女演员点点头，慌忙退出。

女演员抬头看一眼门上的字，又望一眼肖冠的背影，瞠目结舌：“天，这也有点……太幽默了吧？”

老熊家

演员肖冠正在阅报。

老熊喜孜孜地归来：“老肖，你立功了。通过审讯你举报的那小子，查清了一桩大案。咦，你这是在跟谁过不去呢？”

肖冠怒形于色地将报纸一掼：“你看看，岂有此理！”

老熊看报。报纸上刊有晚会即将直播，肖冠欣然献艺的消息。

老熊：“奇了，老兄有分身术不成？”

肖冠：“卑鄙。烟能假冒酒能假冒，真没想到肖某这个大活人也可以假冒。”

老熊：“对了，这就是当前的新动向。凡是名牌，必有假冒，以假乱真，专骗傻帽，搅乱市场，繁荣广告，防不胜防，告不胜告，惟一办法，付之一笑，实在窝火，说声我操。”

肖冠：“不行，我得马上回去，揭穿这个骗局！”

火车站售票处

女售票员对演员肖冠冷冷地：“软硬卧全部售完。”

肖冠：“硬座也行。”

女售票员指着旁边长龙般的排队大军：“那边排队去。”啪地关上小窗，挂出无票牌。

一个旅客走过来：“他们放屁。我半夜来排的队，一开窗就售完，天知道售给谁了。”

肖冠憋气地走出，想了想，绕到后面去敲门。

一个男人开门：“找谁？”

肖冠：“找你们领导。”

那人：“领导没空。”欲关门，被肖冠插脚别住，“想捣乱怎么着？”

肖冠气昂昂地将头套抓下：“没功夫捣乱。我找你们领导。”

那人惊讶地：“哟，肖冠先生！”脸上立即由霜降转立春，“快请进，您有事对我讲就可以。”

肖冠：“没别的，买张卧铺票。”

那人热情地：“好说。哪次车？全有。”

肖冠：“全有？外面牌子上是怎么写的？”

那人：“那是对外。对您当然就要例外了。没办法，中国人太多，只能把票适当地留一部分方便您这样的人杰地灵。肖先生以为然否？”

肖冠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然也。呃这个……不然。”

那人：“那么这票您还要不要呢？”

肖冠连忙：“要，当然要。”

火车站

肖冠由贵宾室进站。回头望，普通检票口正热闹，无论大汉、娇女、老人及孕妇，均挤得跌跌撞撞。肖冠神色慨然，直至发车铃响，方默然回首登车。

演员肖冠家

夜酣。肖冠按门铃。门内无人反应。

肖冠以为家人已睡了，放下旅行包，取出钥匙开门。一进屋，猛一愣。只见文佳玉手持拖把，儿子平端玩具机关枪，都虎视眈眈，严阵以待。

肖冠：“别开玩笑，累坏了。”

文佳玉：“累坏了自找的，让那小妖精给你买回春药吃去。”

肖冠大惑：“小虎，你妈吃错药了？”

肖虎：“你才吃错药了，妈妈命令我枪毙你。”对肖冠扣扳机，玩具机枪一阵嘟嘟乱响。

肖冠：“你这混小子！”

文佳玉：“你还敢骂孩子。滚，这里不是你的家。”

肖冠：“小声点，半夜三更想弄新闻呐。”

文佳玉：“还新闻？你在电视台寻花问柳这多天，当别人是聋子呀！”

肖冠这才明白过来：“嘿嘿，你裤筒里放屁两岔里去了。我一直在外边云游哩。”抖落出一大把车票：“你看看 这是证据。”又拿出一张报纸，“我就是看到晚会上居然有我演出的消息，才星夜返回，找那个假肖冠算账的。”

文佳玉打量肖冠：“你说的是真的？”

肖冠：“有半句假话，改户口让小虎当我爹。”

肖虎：“真的？”

文佳玉：“你少掺和。”看着肖冠，“不骗我？”

肖冠：“姓肖的说话说了算，一片真心可对天。”

文佳玉立感无限委屈，含泪扎进肖冠怀里：“别怪我，我是怕哟。”

肖冠安慰：“不怕，有什么好怕的。”

文佳玉：“怕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哇。”

肖冠：“不会。狗吃得良心太多，正撑得难受呐。”爱怜地把文佳玉搂紧，文佳玉顿时泣不成声。

电视台演播大厅

广告晚会直播现场布置就绪，气氛隆重，待客来仪。

吴大用家

夕阳入窗。吴大用把两张入场券交给钟灵：“我先走了。待会儿你带果果去看节目，拜托了。这一段多亏了你，晚会完了付你

酬金。”亲果果，离去。

钟灵：“你爸爸可真是大忙人。”

果果：“他老说带我去动物园，老也不带我去。”

钟灵：“到星期天阿姨带你去。”

果果亲昵地：“阿姨，我那天做梦，你是我妈妈……不说了我想妈妈。”

钟灵疼爱地将果果搂进怀里。

演员肖冠家

肖冠整装完毕，对文佳玉：“你和小虎好好看电视，看我当场向观众揭穿骗局。”

文佳玉却又担心起来：“不会太得罪人吧？”

肖冠：“砍头不要紧，只要肖冠真。宁可得罪人，决不丧良心。”

文佳玉：“傻死。”与肖冠紧拥。

电视台演播大厅 后台

一束很艳的红玫瑰在手，于春娜看祝辞：“这个阳光到底是谁？”

门开，一个五十开外的人——曾开车为她解围者，一步迈进：“不打哑谜了，阳光就是在下。”

于春娜认出：“你？”

阳光：“不是个白马王子，很失望，是吗？”

于春娜：“是的……不，我是说，很意外。”

阳光：“因为我老，还是丑？”

于春娜：“因为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

阳光：“直言不讳，想得到你。”想了想，又加上两个字：“的爱。”

于春娜笑：“哈哈，有意思。阳光先生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怎么异想天开盯上我了？”

阳光：“盯？好，这个字恰如其分。但不是异想天开，而是胸有成竹。事情是这样的。我阳某与原配闹翻，发誓要续一位绝代佳人。一次在歌厅与友人卡拉 OK 看到了冰清玉洁的于小姐 戏言正意中人也。岂料友人讥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一怒之下，与他打赌，于小姐不嫁则已，嫁则必嫁这只癞蛤蟆。”

于春娜：“打这个赌，阳光先生不怕输光了屁股？”

阳光：“怎么会呢？就凭我对小姐的关照，小姐想必也不忍心吧。”

于春娜：“关照 就这几朵花？”

阳光：“花为媒而已。”

于春娜：“还有什么 我还真不知道。”

阳光：“当初的业余歌手大奖赛，小姐是如何入围的？报纸上的如潮好评，是谁授意写的登的？一次次的大型演出，小姐为什么可与巨星同台亮相？还有这次，为什么有人专门写歌让小姐首唱？这些小姐可曾想过？”

于春娜：“什么？难道……”

阳光：“不必明言，小姐心领即可。”

于春娜：“你怎么能做到这些 你是什么人？”

阳光：“在下不才，是今天这台晚会的东家。”

于春娜：“呵……阳光先生为这个赌可真不惜工本呐。”

阳光：“区区千金一赌何足道哉。我盯来盯去，对于小姐是真正动了心的。我相信总有一天，小姐会与阳某心心相印。现在我只问一句话，在于小姐眼里，我是否稍微年轻一点了？”

于春娜一时无语。

演员们陆续走来。

阳光：“暂不打扰了，祝于小姐演出成功。晚会结束后，我的车等你。”从容离去。

于春娜呆如泥胎。

电视台演播大厅

追光亮，勾出于春娜秀美的轮廓。她从舞台深处走来，歌。
阳光与钱副台长并排坐于贵宾席中央，看演出，恣悠然。
教师肖冠于侧幕看于春娜，神专注，意绵绵。

电视台门外

演员肖冠乘出租车到，下车，向门卫递上证件。

电视台演播大厅

于春娜一曲毕，起掌声。

钱副台长与阳光互敬烟。

主持人报幕，教师肖冠粉墨登场。

演员肖冠步入大厅。

教师肖冠已开始与于春娜合演幽默舞蹈，虽不伦不类，却也别有风趣。观众于开怀大笑中夹杂鄙夷嘻笑。

演员肖冠怒上眉梢，疾步闯向后台。

电视台演播大厅 导演工作室

正忙于切换镜头的吴大用命令胖头：“一定是个神经病。叫保安把他哄出去。”

胖头：“吴导，我看这事有点复杂。他说他是真的，”指监视器“那个才是假的。您看，他有这个。”递上演员肖冠的工作证。

吴大用：“会不会是他拣来的？”

胖头：“不不，我看那口气、气派、风度，十有八九不是装的。”凑近吴大用，“说真的，吴导，现在我也觉得台上那个肖冠可疑。老说他幽默，仔细想想其实是演嘛嘛不会，漏子多了。”

吴大用不敢肯定地：“难道我们搞错了？要真是……今晚上热闹了。”

掌声起，幽默舞蹈结束。

吴大用：“快，通知主持人让肖冠先下来，下面的节目等弄清真假肖冠再说。”

胖头：“来不及了！”

吴大用向屏幕上看，傻了眼。

电视台演播大厅

主持人朗声宣布：“下面肖冠先生将即兴回答观众的问题。能把大师问倒者 即席开奖。”教师肖冠笑容可掬 观众们兴趣盎然。

主持人：“与大师直接对话，机会千载难逢。时间宝贵，哪一位捷足先登？”

一观众立起：“我问个问题。”主持人把话筒递上去：“请问肖先生，目前同类产品很多，晚会宣传的产品，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教师肖冠：“本产品系采用国际先进……”

观众打断：“肖先生，请不要背说明书。”

另一观众：“是的，希望肖先生用自己的话回答。”

又一观众：“请问肖先生用过这种产品吗？”

教师肖冠一时无措，但很快镇定下来：“诸位的提问很精彩。坦白相告，我没用过这种产品。”

一观众即问：“那您怎么能保证它的质量？”

肖冠：“我不能保证。”

一观众：“那我们凭什么相信它？”

贵宾席上，阳光不满地低问：“钱副台长，为什么安排肖先生如此回答问题？”

钱副台长窘迫地：“阳光先生稍安勿躁，我找导演问一下。”

阳光：“现在问怕为时过晚了吧？”

钱副台长进退两难，正如坐针毡，肖冠开口了：“好，我来回答这个诸位一致关心的问题。请允许我反问一句，大家对一种产品的信任，需要的是什么？只是我的口头保证吗？保证我当然可

以下，可以下得天花乱坠。但如果这保证是假话，我再信誓旦旦有什么用？因此我应当说实话。我在这里宣传这种产品，不过是要让大家知道它。至于它的好坏，我奉送诸位一句毛泽东语录，要知道梨子的滋味，最好亲口尝一尝！”

一观众：“尝一口是臭的，不是上当了吗？”

肖冠：“那么虚假广告使大家上的当难道就少吗？上当有何妨，吃亏买经验，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嘛。”

略静场。有人喝一声彩：“好，绝妙好辞！”顿时掌声满堂。

阳光转怒为喜：“呵，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才是广告高手！钱副台长，适才阳光失礼。”

钱副台长得意非凡地：“诸葛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靠的就是沉得住气。”

阳光：“是的是的，钱副台长真乃小诸葛。”

电视台演播大厅后台

演员肖冠气昂昂由侧幕望着台上：“哗众取宠，不知天下有羞耻二字。吴导演，我要求立即上台。当场揭穿这个欺世盗名的家伙！”

吴大用：“使不得肖先生，不看僧面看佛面，您只当帮我吴大用。”

胖头急走来：“吴导，不妙，消息走漏了。观众听说肖冠有诈，出现骚动。”

吴大用：“采取措施，坚决辟谣。”

演员肖冠：“回来。辟什么谣，根本就不是谣。”

吴大用：“我说是谣就是谣。快去。”见胖头无所适从，火了，“你听我的还是听他的？”

胖头：“当然听您的。可是事实……”

吴大用：“事实可以是谣言，谣言也可以是事实，视大局需要而定。这点常识你都不懂？”

演员肖冠：“混账逻辑 我要上法院告你！”

吴大用正要反唇回击，一个响亮的声音传来：“请问肖冠先生，有传言说您像假冒产品一样，是个冒牌货。您有何答复？”

吴大用、演员肖冠及胖头均关注地向台上望去。吴大用额上汗流成河。

电视台演播大厅

质问声此起彼伏，秩序大乱。阳光与钱副台长愕然相觑。教师肖冠汗如雨下。主持人急上前掌握局面：“观众朋友们……”然而她的声音立即被质问声浪吞没。

眼看局面无法收拾，教师肖冠心一横，走上前大吼：“都安静，我回答这个问题！”

喧哗顿息。众目睽睽齐射教师肖冠。

电视台演播大厅 后台

吴大用等统统挤到侧幕边，引颈而立，屏气息观事态。

电视台演播大厅

教师肖冠环视全场，清清嗓子，讲话：“各位观众，各位领导，向大家坦白，我是个冒牌货。我叫肖冠不假，但我是个教师，不是演员。因为我的长相很像演员肖冠，电视台张冠李戴了。我本来是有机会把这件事解释清楚的，但我没做更多的解释。这件事的主要责任在我，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我将全部承担。我想向大家解释的，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的目的，就是想试验一下，在当今社会，还能不能拿出一种标准来分辨是非真伪。我很痛心地感到，这种标准好像是十分模糊了。尽管肖冠的表演已经走向俗套，但只要他出场，就有人捧、吹、出高价，就观者云集趋之若鹜。甚至连我这个貌合神离的假货，也能换来同样的掌声。平心而论，我刚才的表演够什么档次？诸位叫的那些好有什么根据？

假如我以真实身份出场，有几个人懒得花钱花时间看上一眼呢？一件产品贴上名牌，是假的也畅销，而不是名牌质量再好也没人认，这种状况是怎么造成的？全怪厂家见利忘义奸商为富不仁吗？我们自己身上有没有一点责任？由诸位共同组成的社会又当负何责？浮躁浅薄虚荣虚伪欺人自欺，这些毒瘤已经严重地侵害了我们的肌体。应当清醒了朋友们，不是我们消灭它们，就是它们把我们摧毁！”

全场震撼。寂静片刻，掌声雷动。

电视台演播大厅 后台

全体演职员也在鼓掌。只有吴大用和演员肖冠仍沉浸于教师肖冠的话里。

电视台演播大厅

教师肖冠：“感谢大家耐心听完我这几句不成样子的话。我在此向全体观众朋友，向演员肖冠先生，深深致歉。”

掌声。

电视台演播大厅 后台

吴大用被掌声唤醒：“肖冠先生，我想事情的来龙去脉已经清楚了。我一定严肃处理，承担责任。”

演员肖冠：“不必了。既然没造成观众误会，就算了。我不再向任何部门追究这件事。”

吴大用感激涕零：“到底是大艺术家。”

又传来观众的提问声：“那么请问，真正的幽默大师现在哪里？”

电视台演播大厅

兴趣盎然的观众提问又势如潮涌：“对，请问真正的肖冠先生知道这件事吗？他在晚会上吗？能否请他出来与您同时亮相，

让我们比比看？”

教师肖冠张口结舌，无法答对。

电视台演播大厅 后台

吴大用突然灵机一动：“肖冠先生，你马上上台。”

演员肖冠：“我已经说过不追究这件事了，不必上台。”

吴大用：“不，你现在必须上台。”见肖冠不明白：“哎呀你
来吧，再磨蹭就来不及了。”拉起演员肖冠就走。

电视台演播大厅

教师肖冠见吴大用上台，如遇救星：“吴导你快顶上，我要下台。”猛见演员肖冠，大出意外地愣住。

吴大用低声：“你不要下去，面对观众站好。”对演员肖冠，“你也站好，都听我的。”

对台下高声宣布，“肃静。诸位请看，真正的幽默大师肖冠先生在这里！”

观众讶然注目。

吴大用：“方才为大家表演的，是我们的特邀演员肖冠先生，今晚他与幽默大师初次合作，可谓珠连璧合。”示意二人往一起站。

演员肖冠机灵地先走上前，教师肖冠尴尬迎上，与演员肖冠握手，低声致歉：“冒犯。”

演员肖冠诚恳地：“无妨。您说出了我想说而没说出的话，好极了。”

吴大用：“以上是喜剧小品真假肖冠。下面将由幽默大师肖冠演出精彩节目，希望大家喜欢！”

演员肖冠微怔。教师肖冠灵活起来，热情地拉演员肖冠走向台口。演员肖冠势成骑虎，只得与教师肖冠携手同向观众致意。

掌声大作。这意外的场面将晚会推向了高潮。

贵宾席上，阳光大喜：“妙不可言。这台晚会不同凡响，一定

有轰动效应！”

钱副台长亦大喜过望：“彩排时没这个节目嘛。这个吴大用，感情是还留了一手！”

果果乐得使劲拍着小手：“爸爸真灵感！钟灵阿姨，爸爸肯定有外遇了！”

电视台演播大厅

晚会结束。乐声中，阳光、钱副台长等要人登台与演员会面。刘边等记者蜂涌拍照。

阳光亲自将一束玫瑰花献给于春娜，低语：“记住，我的车等你。”

于春娜：“先生何必太着急。”

阳光：“诗云花开堪折直须折。一旦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呀。”

于春娜：“那……也好，不过你先答应我一件事。”

阳光：“好商量。”

于春娜：“不要商量，马上办。”抢过主持人的话筒，“诸位朋友们，还有一个喜讯要告诉大家。教师肖冠先生积多年心血写成的一部专著，阳光先生已决定赞助出版。请大家为阳光先生对文化事业的支持鼓掌！”

掌声顿起。阳光与教师肖冠皆愣。

于春娜：“请阳光先生就此义举发表感想。”微笑着递话筒。

阳光：“这这……你跟这个姓肖的什么关系？”

于春娜：“哥们义气。不想帮忙不勉强，我马上宣布你改主意了。”

阳光：“多少眼睛盯着电视呢，你想要我的命呀姑奶奶。”只得接过话筒，“咳咳，这个这个，肖冠先生所著的这本……”低声问肖冠：“见鬼，你那本劳什子书叫什么？”

教师肖冠：“呢，《当代语言学》。”

阳光：“呵，肖冠先生所著的《当代语言学》，系采用当代先进技术写成，由我阳某赞助出版，实乃三生有幸，义不容辞。”

于春娜捅教师肖冠：“愣什么，谢。”

教师肖冠忙握阳光的手千恩万谢。

吴大用、演员肖冠、钱副台长走上前同贺，皆大欢喜。

刘边敏捷地举相机：“请诸位站成一排。”

阳光在身边留出一个空档：“于小姐，请这边站。”

不料钱副台长一步跨过来：“我来我来。”

阳光好不扫兴，也只得对钱副台长勉强苦笑。

闪光灯闪射。掌声再起高潮。

电视台演播大厅 后台

晚会散场。众人执手亲热话别。记者们在人群中窜动。两个肖冠交谈热烈；大有相见恨晚之势。

刘边钻过来：“请允许我提几个问题。对于今夜之奇事奇遇奇缘，二位有何感想？”

演员肖冠：“今晚的主角是他，你问他嘛。”

刘边：“缺一不可。大师务必略赐数言。”

胖头走来：“肖先生，尊夫人携公子在外面候您。”

演员肖冠趁机：“失陪，对不起。”与教师肖冠握手：“后会有期。”溜走。

刘边慌忙扯住教师肖冠：“咱们可是故交了。您千万成全小的则个。”见又有记者涌来，忙拉肖冠躲到僻静处。

教师肖冠：“老弟，我算服了你。你这种疯狂的敬业精神够我学习一辈子。想让我谈什么？”

刘边：“您可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了。我敢预言，您只要抓住时机大胆地往前走，前途未可限量。请您谈谈今夜的感想，今后的打算。”

教师肖冠静一下：“好吧，我满足你。感想在晚会上说过了，

没有更新鲜的东西。顺便说一下，常听你们记者问演员对人生看法之类的问题，我以为非常可笑。演员不是哲学家，他的演技可以是出色的，但他的见解可能是愚蠢的。让他们大谈人生感受，无异于让他们当众现眼。说到希望，我惟一的希望，是你今后不要再采访我。我不愿如此这般地一夜之间拥有与自己不相称的虚名。是的，做名人有很多好处。但我觉得，我只有长时间地当普通人，才有更多的精力实实在在干点事。倘一成名，恐怕就很难再耐得住寂寞了。社会是座金字塔，必须有十分之九的人当底座。我甘愿做底座中的一员。那样的生活虽然清贫沉重，但充实牢靠。噢，我说得太多了吧？”

刘边：“不多不多，字字珠玑。”

肖冠：“假如你一定要报道我，就请把厂家赞助出书的事报道出去。都是文化人，希望你理解。”

刘边：“好的。记者的笔刽子手的刀，谅他厂家不敢反悔。”

肖冠：“多谢。我还有事，先走一步。”离去。

刘边赶紧另寻采访对象：“吴导请留步。”

吴大用：“我没时间，抱歉。”逃也似地走去。

刘边四望，周围已人散屋空，不由自叹：“唉，采访之难，难于上青天。”

背后有人搭腔：“不难，我这里正等着呢。你太势力眼，看不见罢了。”

刘边回头，见是胖头：“兄弟，我要的是花絮。”

胖头：“你怎么断定我就没有花絮？我正有一个很伤感的花絮。”

刘边：“哦？说说听听。”

胖头：“我爱一个姑娘，悄悄爱了很长时间，没敢说。现在……完了！”

刘边：“这算什么花絮。必须同名人有关，读者才感兴趣。”

胖头：“当然同名人有关。你看嘛。”向门外努嘴。

电视台演播大厅 后台门外

月光下立着钟灵和果果。吴大用走过去，抱起果果亲一口。钟灵含笑注视着，与吴大用并肩而行。

电视台演播大厅 后台门内

刘边：“吴导艳福不浅，你嫉妒？”

胖头：“不，明摆着吴导比我有竞争力。我只是伤感。懂吗？”

刘边：“太懂了。实不相瞒，直到如今我也是夜夜搂着枕头睡。眼看着意中人一个个另有所归，五脏六腑就像被掏空了似地难受。”

胖头：“刘记者是场面上的人，又有学历，也这么惨？”

刘边：“你说的这些统统没用。现在的大姑娘找主，是不管猫和狗，一富遮百丑。”

胖头：“唉，耐心等二十一世纪吧，但愿到时候都能富起来。”

刘边：“问题是，谁知那时候花姑娘的零售价得翻几番呢？”

林荫道上

月色溶溶。钟灵被吴大用逗得笑个不停：“原来这样。看你呆头呆脑，关键时刻倒挺机灵。”

吴大用：“难得，头一次从你嘴里听到表扬。”来到岔路口，停步：“冲你的美言，奖金加倍。”

钟灵：“慢着。以后呢？家里家外自己忙得过来吗？”

吴大用：“我雇个保姆。”

钟灵：“那又何必舍近求远？”

吴大用：“你还愿意来？”

果果：“我愿意钟灵阿姨来，让她来嘛。”

钟灵含羞：“就看你的意思了。”

吴大用从钟灵眼睛里读懂了她的意思：“看来……这笔账算不清楚了。”

钟灵：“但是我有个条件。”

吴大用：“一百个也行。从现在起你是我的领导。”

钟灵：“不许有外遇。”

果果：“为什么？爸爸有外遇节目才好看嘛。”

吴大用兴奋地把果果举上头顶：“傻孩子，爸爸的外遇已经足够了！”

另一处林荫道上

演员肖冠与文佳玉漫步走来。肖虎已在肖冠肩头睡着。

文佳玉：“真好笑，居然有人长得同你一模一样。”

肖冠：“其实并不一样，一样的仅仅是外表。可惜人们对外表下面的东西鉴别力太差。”

文佳玉：“他说的很精彩。”

肖冠：“是的，那些话我说不出来。也许这就是做名人的后果，对生活没了像他那样的感受。”

文佳玉：“既然做名人那么不好，你改行得了。”

肖冠：“那不可能。主动放弃已经到手的功名是傻瓜。而且，通过这次出游，我明白了个极简单的道理。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名人还是普通人，都有数不清的烦恼。但名人的烦恼是高级烦恼，是普通人没法比的。所以我还是宁愿做名人。”

文佳玉：“你做什么人我不干涉，但必须有良心。”

肖冠：“你怎么对名人的良心那么紧张？”

文佳玉：“问问你那些缺了大德的同行。”

肖冠：“一块狗屎坏满锅汤，我日他们八辈祖宗！”

马路边

教师肖冠与于春娜对面而立。于春娜：“我这次演出成功，与肖老师的指导分不开。希望今后还有机会聆听教诲。有人还在那边等我，再见了。”

肖冠：“不忙走。我有件事，想对于小姐谈。”

于春娜有所预感：“别别，您别谈。”

肖冠：“要谈要谈。”

于春娜：“那……我也有件事，请让我先谈。”

肖冠：“也好，谁主动都一样。”期待地：“谈吧，让这个时刻早一点降临。”

于春娜：“有一个人向我求婚，我准备……答应他。”

肖冠：“应该答应。他等了很久，他对你一往情深。说，此人是谁？”

于春娜：“远在天边，近在咫尺。”

肖冠：“一点不假，就是……”

于春娜：“赞助今天晚会的大老板，阳光先生。”

肖冠：“他？这……怎么会是他？怎么能是他？”

于春娜：“您觉得不可以吗？”

肖冠：“不可以，你看看他那把年纪，说是你爸爸绝对没人怀疑。再说除了赚钱他懂什么？他知道什么叫文化，什么叫艺术？”

于春娜：“这些他是不懂，可是他支持我搞艺术。”

肖冠：“天真。一是搞政治的，二是经商的，这两种人的信誉等于零。”

于春娜：“不，他一直在努力为我创造成名的机会。”

肖冠：“那是以前，你就范之后就难说了。”

于春娜：“以后的事我不愿现在想。这个世界变化太快，明天是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女人的好日子很短，我要抓住这几年。他有力量让我这几年红得发紫，我为什么不利用？”

肖冠：“真没想到你这么……现实。”

于春娜：“您是想说，没想到我这么庸俗。倒退十年，我同您的观点一样。”

肖冠：“我在你眼里，是个十足的迂腐傻蛋，是不是？”

于春娜：“不，我从心眼里尊重您，永远尊重。”

肖冠：“算了，我不需要安慰。”

于春娜：“我说的是真心话。肖老师，尽管我无法接受您那样的清贫生活，但我佩服您的清高和执着。我会记住您的话，努力做一个充实的人。”

肖冠：“但愿如此。”

于春娜：“以后再出书，找我来。”与肖冠握手，欲走。肖冠突然一阵冲动，猛拉紧于春娜的手。

阳光的小轿车缓驶来，停。阳光走下，悠闲地点烟，等于春娜。

刘边和胖头走来。刘边眼快，机敏地拉胖头止步。

胖头傻问：“干嘛？”

刘边：“嘘。长眼没有，花絮！”

肖冠和于春娜紧张对峙，谁也没发现另外有人。于春娜：“肖老师，您想……干什么？”

肖冠语无伦次：“春宵一刻值千金。我想……”

于春娜噗哧笑：“原来肖老师这样的人也……”

肖冠：“也有感情战胜理智的时候。纯属偶然。”

于春娜：“只此一回，下不为例。”

肖冠：“我清楚，过了这个村再没这个店。”

于春娜：“三秒钟为限，不许贪嘴。”

肖冠：“足矣，一秒钟也是全新的感受。”

于春娜：“肖老师，您真该有个家了。”

肖冠：“应该的事，总是最难的事。”深情而渴望地看着于春娜。

于春娜的身体柔和前倾。月光清晰地勾勒出两张慢慢凑近的人脸侧影。

阳光见状，悠闲神情渐消，眼珠愈瞪愈圆，终于忍不住冒了一句：“嘿，戏过了！”

教师肖冠与于春娜同时惊回首，定格。

轻捷的乐声中，片尾字幕叠出。影片终。

第六章

剧本的修改与定稿

无论作者把剧本写得怎样地细致完善，制片商和导演读过后，也总会对它提出意见，甚至是非常尖锐的意见。

这是不奇怪的。每个人对生活和艺术的感觉与理解都不会完全一样，对一部作品的看法自然也不会完全相同，有时可能差异还很大。正如一道菜，厨师烧得再好，仍然是难调百口，或许有人觉得辣，有人觉得酸，而又有人觉得太甜。编剧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种情形。任何编剧的任何剧本，几乎从没有过拿出来就获得制片商和导演通过的先例。正是基于此，我们要把尽管已经经过作者自己修改了若干遍，但还未按制片商和导演的意见进行修改的稿子，仍然叫做初稿。

剧本一定要遵照制片商和导演的意见再行改动，这是在劫难逃的事情。有人觉得反正还要改，索性不在初稿上多下功夫，等制片商及导演提过意见后再进行一揽子修改。笔者不赞成这种做法。理由之一在上一章谈过，初稿的质量是对剧本的前途有影响的。理由之二是，自我检查并且修改剧本是提高剧作水平的一个有效手段。这种修改是建立在你真正认识到剧本中毛病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这些毛病是必须予以消除的，消除这些毛病的过程，对你的剧作能力就是一种很好的磨炼。而听取制片商和导演的意见后的修改，其性质与这种修改不完全是一回事。

制片商和导演的艺术素质各有高低。无论是高是低，他们总认为自己是比编剧更高明一些的。他们在口头上也可能说一点谦

虚的话，而在实际态度上却总是居高临下，都表现出一种在剧作方面的内行姿态，并且很愿意充当编剧的导师。这是对剧本的生杀大权赋予他们的好感觉。他们在读过剧本后要提出五花八门的意见，你的剧本从整体到局部、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可能受到他们的指指划划、评评点点。

在他们所提出的意见中，可能会有一部分是正确的、有启发性的，可能会有一些似是而非、不着边际的，也经常会有一些意见是根本狗屁不通、十分荒谬的。还有时所提的意见与剧本中原有的处理并无对错之分，只是艺术上的见解不同而已。不管是什么意见，不管这意见有没有道理，作为编剧都要先洗耳恭听，认真记录，做好最大限度地去接受和服从的准备。在与制片商和导演的合作关系中，编剧永远是处于被动地位的。你在合作之初便做出不接受不服从姿态的结果，只能是使谈话陷入僵局，使剧本失去出路。

编剧们在接受制片商和导演的意见时，内心里往往感到十分为难和无奈。这并非是编剧们都不虚心，而是由于所提的意见中，往往带有很大的令人为难的成分。制片商和导演所提的意见一般都带有如下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他们的意见往往是很笼统的，不具体指出毛病所在，更不具体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说他要求你把人物性格写得再鲜明些，把剧作内涵写得再丰富些，这都是很抽象的意见。也许你觉得人物已经写得够鲜明的了，怎么个再鲜明法呢，他就不说了，实际上也说不出。但是他要求你必须改，你不改他就不通过。有时这样的一句话就能把你折腾个死去活来。二是他们提意见时总是建立在所提的意见总是对立的前提上。他们只管去找剧本中的毛病、问题、不足，却从不考虑自己所提的意见是否正确。常常碰到这种情形：他们仅凭匆匆读了一两遍剧本所得的粗浅印象，就要推翻某些是编剧经过深思熟虑几经修改确定下来的东西。这就把编剧逼到进退维谷的境地上去了。欲说服制片商和导演收回自己的意见是比较困难的，而若按

照他们的意见去改，天知道剧本是会被改好还是会被改坏。笔者就曾不止一次做过明知剧本要被改糟，也只得硬着头皮往糟里改的事情。三是他们并不设身处地地考虑编剧修改剧本时要遇到的实际困难，常常提出一些看似不起眼，却牵一发动全身的意见。有时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听上去似乎不难改，其实如果按照那个意见一动，整个剧本的结构就要垮掉。那样的所谓修改，比重新写一个剧本还要难。

每一个编剧都会不可避免地遇到这样的问题，不可避免地面临这种时刻。这是编剧在创作过程中最为痛苦的时刻。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制片商和导演有意要同编剧作对，而是由于这些人大都不太懂剧本创作的规律。说到这一点，导演们恐怕首先要跳出来反对。作为一部影片艺术创作上的主宰，岂能不懂剧作呢？但据许多编剧的切身体会，事实确实如此。以笔者所了解、接触过的影视导演为例，有能力亲自写剧本的人不能说一个没有，但是极少。在那些能亲自写剧本的人之中，也多数是只会搞改编，搞不了原创剧本。所以说在他们中间，真正黯熟编剧规律并能深切体味编剧甘苦的，是凤毛麟角。

导演的工作性质、生活范围、知识结构、思维定势等等因素，决定了他们的创作思考更多地是围绕着造型问题去进行。由于他们不必承担完整的叙事结构方面的创作任务，所以在提意见时，常常不自觉地脱离全局而去考虑某个局部的修改设想，对由此可能带来的一系列整体情节上的变化，则常常没有预见性，也不打算去预见。因为即使由此冒出再大的难题，他们也用不着去承担解决的责任。笔者屡屡见到某些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都有知名度的导演，在对剧本提修改意见时发表出相当肤浅的见解，甚至于闹出大笑话。

至于制片商，在剧作常识方面般又远逊于导演，他们的专业范畴在于影片的商业运作而不在于艺术创作，指望他们对剧本提出中肯有用的意见是不现实的。然而他们却是对剧本最有发言

权的人。

作为一名编剧，相对于制片商和导演而言，在剧作领域你应当算是内行。但你这个内行却必须接受不如你内行的人的艺术指导和创作指令，这就是电影编剧这个行当永远要面对的尴尬局面。

更令编剧头疼的是，多数制片商和导演还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误区，总认为一个剧本如果改动的次数越多、改动的幅度越大，就会变得越好。这种看法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的。每个剧本都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剧本中的某些缺陷，是由于它的题材、故事、人物关系、情节线索以及表现形式等等诸方面的原因所决定的，改到一定的程度就改不动了。如果再强行改下去，就要顾此失彼，越改越坏。对编剧强行“榨油”挤出来的东西，绝不会比他在自己的创作激情驱使下写出的东西更为精彩。制片商和导演总是希望剧本完美再完美，而不明白那其实是不可能的事。就像人没有十全十美的一样，剧本也从来没有过一个十全十美的，包括世界级经典影片的剧本。对于每个剧本，都应当允许它有某种缺陷存在，只要这些缺陷是无碍大局的就可以了。硬要追求完美的结果，必定是毁了这个剧本。

有时制片商和导演预定了某部影片由某个演员主演。被预定的演员多半是有些名气的，或者说就是所谓明星。这样的演员在接戏之前要先审查一番剧本，然后他也会提出许多意见。制片商为了笼络住明星，这时必定会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指令作者按他们的要求去改。碰上这种情况，对编剧来说也是很挠头的事。演员的意见有时可能对剧本中的某个局部、某个细节的设计或调整有帮助，但从整体上讲，其可取性不大。因为首先，毋庸讳言，就目前来看，多数所谓明星的文化素质艺术见解与其名声并不相称；再者，演员衡量剧本，往往是从个人的角色角度出发，以怎样使自己戏多、戏好、过瘾、出名为主，而不会以纵观全局的目光去看待问题。笔者多次听到过在剧本讨论会上演员们发表的高论，那些高论无论听上去如何冠冕堂皇，实质特点却基本是一个，就

是企图使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在剧本中尽可能再突出些。但实际上，如果因为要突出某个角色而损伤了剧作整体效果，那个角色越突出便越令观众厌恶。

尽管存在上述种种痛苦和难堪，如果制片人、导演乃至明星们愿意坐下来给你的剧本提意见，那也绝对是件好事而不是坏事。他们既然愿意花时间来同你谈话，同你讨论剧本的修改，就说明他们对你的剧本是感兴趣的，是基本上给予了肯定的。这比起他们看完剧本后，一辞不置地将它“奉还”要强得多了。所以编剧在将剧本呈交决策人物审查时，心情往往是矛盾的，既怕人家提意见，又怕人家不提意见。

既然意见是一定要提，也是一定要听的，作为编剧，便应当以极大的耐心和虔诚去对待这件事。要把人们的意见全部听完，逐条记录下来，然后冷静客观地对它们进行思考分析，做出对策。

在整理分析对剧本的意见时，要首先弄清一点，就是所提意见的重点部分是不是对剧本具有摧毁性、颠覆性。所谓对剧本具有摧毁性、颠覆性的意见，主要是指否定剧本的大结构的意见。如果按照所提的意见去修改剧本，要导致剧作整体结构的推翻，那么这个修改恐怕就没有多大必要。因为否定了剧本的大结构，实际上就意味着已经对剧本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对方再客气地说对你的剧本其他方面还有所肯定都没有什么意义了。

凡是有过修改剧本体验的人都不会不懂得这个道理，大结构一推翻，剧作构思就要彻底退回到初步故事梗概的阶段，一切都要再从头做起。这样的修改意见，实际上是要你将原来所做的一切都付诸东流，重新再写一个剧本，所能保留的至多是原来的选材。而这方面的所谓保留，对编剧来说无大意义。以相同的选材按照别人的意愿再重新结构故事，是很难写得比作者自己原先构思的故事更好的，有时甚至不可能将故事再组织起来。真正懂得剧作规律的人，如果对剧本基本上给予了肯定，便不应该提出这样的彻底否定性的意见。可惜由于许多制片商和导演估计不到这

种意见的实施难度与后果，偏偏要提出这样自相矛盾的意见。编剧在这一点上不能迁就。出现这种情况时，如果不能说服对方改变看法，就只有拒绝合作。假如你因为怕失去剧本被采用的机会而勉为其难地去做，到头来的结果，很可能是你为了改剧本吃了很大的苦头，却仍然不能使制片商和导演满意，剧本还是拍不成。

如果遇到的意见不是上述情况，事情就有继续下去的基础，编剧就应当尽量向着合作成功的方向去努力。当然这也是要做好吃一些苦头的思想准备。不要指望所听到的意见有多么高明、合理，那是很少能碰上的事。意见的价值和可行性要靠你自己从中去寻找。你要冷静地逐条分析那些意见，自己去发现蕴含其中的某些启发性因素。切忌机械地跟在意见后面对剧本修修补补，那样或者会什么也改不动，或者会把剧本改得不伦不类乱七八糟。吸收意见的正确方法，是通过对意见的思考，激发起你的联想和激情，使你再度进入主动的创作状态。创作必须是主动性的，你必须设法将要你改变成你要改，才可能将剧本越改越好而不是越改越坏。

对于所听到的一些不甚合理的意见，要认真想一想是不是有将其合理化的可能性。制片商和导演提的意见总是片断性的，你在考虑它们时，应当把每一个意见同故事的总体结构结合起来，去创造性地吸收它和发挥它。有的意见可能本身不太合理，但有开拓思路的作用，你发挥主观能动性将它变通一下，或许就合理了，而且还能帮你引发出另外一些好主意。

经过一番认真而艰苦的思考，作者虽然不可能对所有的意见都找到解决办法，但通常总会针对一部分意见设计出改动方案的。只要是对主要的意见有了对付的办法，事情的成功就有了希望。

在你确认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之后，你去把你的考虑结果及修改方案同制片商和导演谈出来，说明白你能够改动的是哪些部分、哪些内容，不能改动的是哪些东西，不能改动的理由是什么。要善于讲道理，争取以理服人，说服制片商和导演理解、同意你的观点，对剧本的修改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明智的制片商

和导演是有可能做出一些让步的。他们假如非坚持剧本的修改必须百分之百地达到他们的要求，那恐怕就没得一个剧本能拍了。双方就剧本的修改意见达成共识后，编剧便可按照商定的方案去进行工作。

本书的示例剧本《幽默大师》的修改，亦是经历了一番曲折。剧本写完之后，笔者交到了一个制片厂家。厂家阅读剧本后很感兴趣，表示愿意投拍，同时提出了修改意见。提意见的态度是积极友好的，但所提意见的实质却具有很大的颠覆性。有的人明确提出剧本的结构形式要改，要把演员肖冠和电视导演吴大用的戏彻底删除，集中表现教师肖冠。这几句话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问题就大了。那样一来剧本一半以上的内容便将不复存在，剩下的内容独自撑不起一个剧本来，势必就要填充很多新的内容，那么剧本的面貌就会大大地变了样，原剧本中的一些重要场面因此也就失去了立足之地。这样改动起来的工作量，是不亚于创作一个新剧本的，甚至比重新创作一个新剧本还要困难些。况且那样改动起来，也不符合笔者在剧作主题上的创作本意。因而笔者没有接受那样的意见。在做了艰难的说服工作之后，厂方勉强同意不做结构上的大改，只做某些局部改动，但合作态度已不像当初那么积极。后来又加上资金困难等原因，剧本在该厂搁浅，笔者将其转给了长影厂。

每一个厂家都是要求作者根据他们的意见重新修改剧本的，每转一个厂，剧本就要再修改一次，这是定律。长影厂又从头提出了修改意见。不过这一次的意见就相对容易接受些了。经过双方协商，最后将剧本的修改方案集中在了这么几点上：原剧本的情节枝蔓过多，要适当删减；演员肖冠外出的戏与情节主线和剧作主题联系不紧，有游离感，要适当改动或者压缩；教师肖冠的戏偏弱，需要加强；某些段落中的对白过多，要予以精简；某些场景在时空安排上要加以改动或合并。这些意见都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有的还是比较中肯的，使笔者感到言之有理，言之可行，因

而也就调动起了修改剧本的积极性。在后来的剧本修改稿中，上面提到的问题基本上都得到了妥善解决，剧作的整体水平也得到了了一定的提高。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个剧本除了上面那些毛病就再也没有别的缺点了。现在我们从剧本中仍然可以挑出许许多多这样那样的毛病。但这些毛病都不是严重妨碍大局的。至于希望整个剧本的艺术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那就不是能够通过一个剧本的修改所能解决的问题了。一个作者在一部剧本中所暴露出来的艺术功力上的不足，要通过今后不断的创作实践才能逐步得到改善和提高，这不是在当时硬逼能逼上去的。

修改剧本时，属于较小的局部范围修改或对文字语句、对白的调整润色，在初稿上直接勾划改动即可。但如果需要修改的内容牵涉面比较广，关系到了整段的结构调整、情节增删，则最好先将需要改动的内容考虑好大致方案，以梗概的形式写出，结合全剧统一衡量一下改动后的效果，然后再进入分场景形式的修改写作。笔者对于《幽默大师》中改动比较大的段落，都是在修改前先写出了局部梗概的。这样做的好处，是使你便于观察剧本的总体布局和掌握前后的情节呼应，而不至于使你一头陷入狭隘的局部修补中去。修改剧本最忌只顾局部不管全局。只有时刻考虑到、估计到整体的效果，才能使经过改动增删的剧作内容依然连贯有机，并且更趋精彩。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创作之初还是在剧本的修改阶段，梗概的作用都是很重要的。

在通常情况下，剧本按制片厂家的意见修改获得通过、送交打印后，即告定稿。编剧的任务至此就算完成。但在少数情况下，剧本被厂方打印出来之后，编剧仍被要求再对剧本进行改动。这往往是因为在修改剧本时尚未确定导演，对剧本所提的修改意见中没有导演的参与。而剧本送到导演手中后，导演照例是要再对它发表一番见解、挑剔一番毛病的。遇到这种情况，编剧就只好硬着头皮再辛苦一回。再一种重复修改剧本的情况，就是如《幽

默大师》那样变换接受厂家。你的剧本已按一个厂家的意见艰苦地修改过，原本信誓旦旦地保证投拍的厂家却因某种原因突然变卦了，编剧只好再另寻厂家合作。另外的厂家会对剧本提出另外的修改意见，这不必说。这另外的一套意见常常与前一个厂家的意见分歧很大，前一个厂家否定过的东西，在这一厂家变成了被肯定的东西，而被前一厂家肯定的东西又可能被这一厂家彻底否定，这也不必说。这时你如果不想放弃新机会，肯定要从头接受新折磨。最要命的是你被折磨个死去活来后被再度抛弃，这并不算什么罕见的事情。

不论业余编剧还是职业编剧，在按制片商和导演的意见修改剧本时，都会遇到种种棘手的问题。只不过有经验的编剧应付麻烦的办法可能会相对多些罢了。本章着重谈了这一方面的情况，就是提醒大家对此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要抱定忍辱负重的决心。在电影剧本的创作过程中，按照制片商和导演的意见修改剧本是一个必过的关口，也是一个关键的、最后的关口。这一关十分难过，有很多人就因为没闯过这个关口而一次次地徒劳无功。但它毕竟不是不可逾越的鬼门关。只要你是真正地具备了足够的剧作实力，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幸运的机遇总有一天会降临到你的头上。

思考题及艺术实践作业

第六章思考题：编剧对制片方面对剧本所提修改意见的正确态度与策略是什么？

第六章作业：请专家、同行以及外行等不同的人对你的剧本提意见，不要怕意见尖锐，不要对意见抱抵触情绪，也不要怕再花大力气去修改剧本。对正确、合理的意见要竭尽全力去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

第六章示例

电影剧本《幽默大师》修改稿

城市鸟瞰

繁华、拥挤。车驰如潮，人行如织。

画外音：“天下之大，真正是无奇不有。在这座城市里有两个人都叫肖冠。同名同姓原算不得稀奇，稀奇的是这两人的长相居然也一模一样。”

剧场舞台上

年近四十的演员肖冠在表演小品。观众笑声频频，掌声频频。

画外音：“两个肖冠一个有名，一个无名。这是有名的那位，人称幽默大师的演员肖冠。”

大学教室里

教师肖冠在授课。除衣着不同外，其容貌年龄乃至举止与演员肖冠别无二致。学生们不时为他风趣的讲述逗乐。

画外音：“这是大学中文系教师肖冠。看上去，他身上也不乏幽默细胞。但是做教员的，自然就难于像做演员的那样名扬四方。”

剧场后台

观众记者涌入，围住演出完毕的演员肖冠，争相献花采访拍照。其中不乏妙龄美女。

画外音：“做名人的好处实在是多。你看，有这么多的崇拜者，

什么事不好办？不过有名也有有名的烦恼，这没完没了的纠缠使他得不到片刻安宁。甚至有不少花姑娘天天盼着他离婚，准备随时嫁给他。”

教师肖冠单人宿舍

安静简朴。桌上堆满书籍文稿，墙上挂着印有歌星于春娜大幅彩照的挂历。教师肖冠正奋笔疾书。写累了，伸懒腰，冲挂历上的于春娜做鬼脸。

画外音：“无名者生活宁静，可以潜心钻研学问。但无名者更有无名的烦恼。几十万字的《当代语言学》书稿已写出多时，没人给出。而且在当代，书中并无颜如玉。他只好画饼充饥，把挂历上这位权当梦中情人。”

大街上

小轿车中走下戴高档墨镜的演员肖冠，潇洒地步入商厦。

画外音：“演员肖冠出门总要戴墨镜，否则很快就会陷入崇拜者的包围。当然，名人戴名牌墨镜，也是一种派。”

大街上

教师肖冠戴着廉价墨镜从书店走出，跨上叮当乱响的破自行车。

画外音：“近来教师肖冠出门，也不得不戴上这副劳什子。因为随着演员肖冠日益家喻户晓，他常被人误认，每每要颇费口舌，解释此肖冠非彼肖冠。”

两个肖冠各自活动的定格镜头交替叠印

画外音：“两个肖冠各行其事，本无瓜葛。谁知电视导演吴大用的到来，却把他俩鬼使神差地弄成了一锅粥。”

叠出片名。

列车进站

车厢内，旅客们在收拾行囊。矮敦敦的吴大用跷脚从行李架上取下大包小包，用一只手抱起四岁的女儿果果。但那些包用另一只手很难对付。

果果懂事地：“爸爸，我自己走。”

吴大用看看拥挤的车厢，仍抱着果果：“爸爸拿得了。出了站电视台就有人接了。”

一个青年人热心地凑过来：“我帮您提两包。”

吴大用：“我行我行。”

年轻人：“别客气。不是去电视台嘛，顺路。”

果果：“叔叔您叫什么？”

年轻人：“就叫我雷峰叔叔好了。”

果果清脆地：“谢谢雷峰叔叔！”

站前广场

人的海洋。

吴大用抱着果果挤出出站口。果果眼尖，向前指着：“爸爸，那儿。”

吴大用望见了“电视台接吴大用”的木牌，迈大步迎上去。

举木牌的是个大脑袋的小伙子，看见吴大用，也主动前迎：“您是吴导演？”

吴大用：“是我。”与小伙子握手：“怎么称呼？”

小伙子：“我姓庞，大伙都叫我胖头。”接过吴大用手中的旅行包，“车在那边，请。”

吴大用：“还有位顺路的朋友……”

胖头：“行，一块上车。”

吴大用回头：“小伙子，小……咦，人呢？果果，人哪儿去了？”

果果：“哪个人？”

吴大用：“雷峰叔叔呀。他上哪了？”

果果：“没看见。”

吴大用感到不妙：“糟了，怕是糟了。”

胖头：“怎么了吴导？”

吴大用：“我的两包。哎呀，里面有我的手稿呐。一定是让那个活雷峰顺走了。”

胖头不解地：“您说什么，活雷峰顺了您的包？”

吴大用懊恼地顿足：“咳，假的！”

电视台台长办公室

官味十足的钱副台长听罢胖头和吴大用的叙述，哈哈大笑：“这年头就是亦真亦假真假难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改革时期就这特点。接受教训就是了。住处安顿好了？”

胖头：“全妥了。”

钱副台长：“好极了，你办事我放心。”对吴大用：“别看胖头同志只是个剧务，满机灵的哩。”

胖头谦恭地：“您哺育的结果。”

钱副台长：“一切还满意吗？”

吴大用：“钱副台长如此关怀，吴某受宠若惊。”

钱副台长：“应该的。早听说吴导是个人才呀。我们千方百计把吴导从兄弟台挖来，是满怀着深切期望的。”

吴大用：“不敢当，吴大用其实无大用。既蒙明主错爱，自当鞠躬尽瘁。”

钱副台长：“好极了。台里正准备搞一台大型文艺晚会，吴导马上就可一展雄才。”

吴大用高兴地：“正中下怀。吴大用最怕等闲白了少年头。是个什么晚会？”

钱副台长：“晚会嘛就是晚会了，无所谓什么晚会。”

吴大用：“不是那种专为哪个厂家做宣传的晚会吧？”

钱副台长：“当然要宣传，否则厂家怎么会赞助？改革时期的特点，晚会等于赞助，赞助等于晚会嘛。”

吴大用兴奋神情顿消：“哦……”

钱副台长：“吴导是办这种晚会的老手了嘛。”

吴大用：“哪里。我的意思是……”

钱副台长：“具体情况文艺部主任会同你谈。好了，我还有个会。”站起与吴大用略一握手，走出。

吴大用追了一步：“钱副台长。”

胖头笑嘻嘻地拉住他：“吴导，甭多说废话，他再放也就这几个屁了。”

吴大用：“你说什么？”

胖头：“得，破坏安定团结的话不说了。今晚胖头出血，请吴导到本地最好的大东亚餐厅米西米西。”

大东亚餐厅

富丽堂皇，环境高雅，音乐低柔。

吴大用和胖头酒已过半。吴大用郁郁不乐地点燃一支香烟。

正在往嘴里扒饭的果果机灵地看看吴大用：“爸爸，你生气了？”

吴大用抚摸一下她的头：“没生气。你吃你的。”

胖头察颜观色：“吴导有什么心事？”

吴大用叹一口气：“我初来此地，你是我目前惟一的朋友，胸中块垒也只能对你一吐为快了。不瞒你说，我千里迢迢来到贵台，有些失望呵。我吴大用水平高低另说，但毕竟是个搞艺术的。”

胖头：“看得出来，就您这一脸深沉，典型的艺术家。”

吴大用：“我为什么往这调 就是拍腻了那些庸俗的广告晚会，想找个支持我搞艺术的地方。当初也是这么谈的。没想到人一来，调门就变了。”

胖头：“咳，您知道我们原来的导演为嘛走？也是拍腻了那些

破玩艺。”

吴大用：“原来如此。”仰面长叹。

胖头安慰地：“得了，吴导，后悔药没得吃，也不用吃。现在您从南走到北，调哪都一样。”

吴大用：“悲剧呀。”

胖头：“不过还是事在人为。先前那导演傻冒就傻在不懂曲线救国。其实说穿了，这年月您想当贞女，必得先当婊子。胖头话粗。”

吴大用思索着点点头：“话粗理不粗。先当婊子后立牌坊，嗯，深刻，充满辩证法。”下决心，“我吴大用就来他个开门红。不过

胖头：“吴导有何难处？”

吴大用：“目前这种晚会泛滥成灾，要搞得不同凡响，又谈何容易哟。”

胖头：“只要有明星挑大梁，观众还是认。明星一出台，放屁也发财嘛。”

吴大用：“那些人要价可比黄世仁还狠呐。再说总是那么几张脸，观众的胃口也腻了。”

胖头：“这倒是，得好好想想请哪个狗日的合适……哎，把肖冠弄来怎么样？”

吴大用：“是不是那个演小品的？”

胖头：“对对，这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新笑星，市台还没劳过他的驾。把他弄来一准出彩。”

吴大用：“唔，可以考虑。”

胖头：“要请就麻利点，这肖冠可闲不着。”

吴大用果断地：“交给你了。明天抓住他先把合同签了。”

胖头：“好哩。”转脸看到墙上的大幅美人图：“对了，认得这个小妞不？本市歌坛新秀，叫于春娜，也得请。”

吴大用：“我看过她的演出录像，小脸满俏，唱得嘛一般。”

胖头露神秘态：“钱副台长交待，赞助厂家点名请她。估计这小娘们不知跟谁……”

吴大用会意地一笑：“明白了，不必深究。”

体育馆后台

一场演出刚结束。演员们涌入，卸妆。舞台人员忙着收拾演出物品，一派嘈杂。

一个女工作人员来到于春娜身边，递上一束红玫瑰：“于小姐，这是一位先生献给您的。”

于春娜：“谢谢。”随手将花放在化妆台上，看到夹在花束中的纸条：“春娜小姐笑纳。阳光敬献。”她不禁自语：“又是这个阳光。”略沉吟，站起。

一个男工作人员走到肖冠身边：“肖冠先生，外面有很多记者等着见您。”

肖冠连忙摆手：“告诉他们我走了，早就走了。”

后台门口

记者和观众大有破门而入之势。几个男工作人员竭力维持着秩序。

于春娜持花束走出，刚喊一声：“哪位是阳光先生？”人群呼啦围满。笔记本话筒照相机堵了她个周边。于春娜措手不及，慌忙招架。

肖冠走出，顺墙边悄悄溜，不料被一个戴金边眼镜的记者发现：“肖冠先生请留步，我是当代青年报的记者刘边……”话音未落，人们蜂涌来，五花八门的声音立时响成一锅粥。刘边反被挤得围不上去，但仍不甘休地做着可怜的努力。

肖冠左抵右挡，大汗淋漓，笑脸渐成哀告状。数名身高马大的男工作人员冲来组成人墙，才将肖冠从重围中抢出。

后台

肖冠被搀进，气喘吁吁地靠在墙上：“谢谢你们，否则我……”他的表情突然又变了，“你们要干什么？”

原来他面前又围满了人，全是穿统一服式的男女工作人员。照相机签名簿又纷纷出笼，直逼到他鼻尖下。肖冠脸上三分像笑七分像哭，大口喘着，气力不支地顺墙一下子瘫滑下去。

肖冠家

肖冠裸上身俯床上，犹气喘不已。秀丽娇小的妻子文佳玉骑其背，正用力按摩。突有闪光灯闪，肖冠一机灵，翻身躲，差点把文佳玉掀下地。文佳玉气恼地拍他一巴掌：“抽风呐！”

六岁的儿子肖虎在床边举着玩具相机咯咯大笑。

肖冠拭冷汗：“我当是记者来了。”

文佳玉：“神经病。记者是老虎呀！”

肖冠：“是毒蛇，不把人咬死也得缠死。”忽听门铃响，“不好，记者真来了。”

文佳玉：“哎呀烦死人，真受不了你这名人生活。”听门铃又响，“你藏起来，别出声。”

调整表情，走出卧室。

肖冠顺手披上一件衣服躲到卧室门后。

肖虎：“爸爸，那是妈妈的……”

肖冠示意他住口。

开门声。文佳玉的声音：“他不在。哦，是您呀！”

另一个声音：“看看您家水表。老肖还没回家？”

文佳玉随声附和：“可不，一天到晚不着家。”

肖冠松了口气，看身上衣服不对，脱下，却忍不住打出一个惊天动地的喷嚏。

肖冠家门厅

看水表的中年妇女吓了一跳，满面狐疑地窥卧室，又意味深长地看文佳玉，诡笑：“您屋里有客。天晚了，不打扰。”出门。

文佳玉无法解释，气得使劲一关门：“你屋里半夜三更才有客！”

肖冠家卧室

夜深。肖虎在小床上睡着。

肖冠倚在双人床头，拆阅一大堆观众来信。身旁的文佳玉辗转反侧睡不着，索性坐起：“喂喂，几点了，你还睡不睡？”见肖冠不语，“嗨，这么着迷，让哪个狐狸精迷住了？”划拉过几封信拆看，果然夹着些年轻姑娘的照片；嘿，还真有不嫌武大郎矮的。不许给这些骚货回信，听见没有？要不我这就把它们烧了。”

肖冠：“你瞎叨叨什么。”

文佳玉：“呵，这就嫌我烦了？先把话搁这儿，你要敢学那些……”

肖冠：“别裹乱好不好，我这琢磨正事呢。你看看，观众的意见越来越多了。”

文佳玉不以为然：“甭理他们。眼下这星那星的哪个不挨骂，越骂越红，不红还没人稀罕骂呢。”

肖冠：“你这是什么话。人家提的真有道理。”

文佳玉：“什么道理，说你庸俗，格调低是不是？我看比比那些全国有名的笑星，你还算格调高的。”

肖冠：“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咱不能跟他们一般见识。说真的，你觉得我近来的演出怎么样？”

文佳玉认真想想：“嗯，是差点意思。没新玩艺，净臭贫。我这话不打击你情绪吧？”

肖冠：“还用你打击？我心里早明戏。照这样一天到晚疲于奔命地演，再天才也没法不枯竭。说真的，台上那些噱头，有时候

连我自己都起鸡皮疙瘩。痛苦吆。”

文佳玉：“别假深沉，有那么严重？”

肖冠：“不开玩笑。糊弄观众可以一时，不可以永远。长此下去，总有一天我会让观众当臭袜子扔了。”

文佳玉严肃起来，静了一会儿：“怎么办呢？”

肖冠：“这些来信是警钟，我得居安思危了。我想停止一段时间演出，出去走走，汲取点新鲜感受。”

文佳玉：“行，我支持。”

肖冠：“就怕走不脱。”

文佳玉：“那就秘密走呗。”

肖冠苦笑：“我这副尊容，现在犯了法发通缉令，连照片都不用贴。”

文佳玉：“化妆嘛，我保险把你鼓捣得亲爹都认不出来。”

肖冠被提醒：“对呀，我怎么忘了守着个当美容师的内人呢。就这么定了。明天一早，开始反围剿战役。”脱衣。

文佳玉：“慢着。这些傻妞的信，打算怎么处理？”

肖冠：“一概不理。我这身板伺候你一个人还老大赤字。”

文佳玉：“又贫。”

肖冠：“你不信？”看着娇态万种的妻子，冲动上来，翻身把文佳玉压在身下。

文佳玉：“轻点，儿子还没睡熟呐。”

突然传来肖虎的声音：“妈妈，我睡熟了。”

肖冠吃惊不小，赶紧伸手关了床头灯。

居民区 肖冠家楼外

晨，上早班的人们陆续从楼内走出，四散去。

文佳玉出，四顾无闲人，回身招呼头戴帽子、目遮墨镜的肖冠走出楼门。

商场门前

开阔洁净，洒满阳光。文佳玉和肖冠驾车到，下车，进商场。稍顷，教师肖冠到，存自行车，亦进商场。

须臾，一辆出租车驶到，车门打开，走下于春娜。

商场内

开门伊始，顾客尚少。肖冠停在角落，文佳玉向假发柜台走去。教师肖冠走向鞋类柜台。

于春娜步入，随意浏览商品。

顾客陆续入，渐盈满商场。

文佳玉要过一个头套，举起，用目光向肖冠征询。肖冠在角落打手势表示不满意。一顾客见他举止奇怪，瞥一眼。肖冠忙扶墨镜掩饰。

教师肖冠在选皮鞋。一顾客走过，回头瞥他。

于春娜在化妆品柜台前驻步，要过一种高级化妆品，摘下大蛤蟆镜看说明。

文佳玉选好头套，示意肖冠去试戴。肖冠走上前去，摘帽试头套。女售货员注意地打量他。

教师肖冠捧着一只鞋，用力掰鞋底。不知不觉中身边已围了好几个人。

演员肖冠试头套毕，满意。文佳玉去付款。肖冠重又戴上帽子墨镜。

女售货员按捺不住，尊崇地：“请问您是肖冠先生吗？”

教师肖冠竟将手中皮鞋底子掰裂。男售货员大怒：“哎，你怎么回事！”

教师肖冠：“这鞋是假货吧？”

男售货员一瞪眼：“胡说！”话音忽然中断。他看见了摘下墨镜准备讲理的教师肖冠的脸，“哎哟，我有眼无珠！早知道您是肖冠先生，说什么也不能亏待您老人家！”

一声“肖冠”惊动众人，周围的顾客立马向教师肖冠围拢来。

演员肖冠身边的人越聚越多。文佳玉交款归来，见状大惊。

于春娜见人群骚动，正观望，有人认出：“嘿，歌星于春娜！”立刻也有人向她围拢。于春娜忙戴上蛤蟆镜向商场外撤步。

演员肖冠眼看顶不住。文佳玉灵机一动，隔着人群呼：“老李，出来买头套呀？”

肖冠顿悟：“是呵，头上没毛，不敢摘帽子啦。”这一招甚是有效，围观者攻势立缓。忽有人喊：“肖冠在买鞋呐！”人群闻风而动，涌向鞋类柜台。

文佳玉挤过来扔下交款单，拉起肖冠便走。

商场门前

文佳玉与肖冠钻进小轿车，逃跑似地驶去。

于春娜却被若干围观者一直跟出商场。正窘迫间，一辆小轿车驶来，恰停在她身旁。于春娜不及问话，啪地打开车门钻入。

商场内

教师肖冠成为众矢之的，声嘶力竭地解释着，且战且退，不慎绊倒，跌在自动电梯上；被带着向楼上升起。商场保安拼命扼住了电梯口。

肖冠上楼，见对面是试衣室，一头钻入。有人掀帘跟将来。肖冠转身抵挡，岂料那人尖叫一声又退了出去。肖冠觉得不对劲，钻出一看，慌乱地回身钻入隔壁的男试衣室。一个胖大无比的中年妇女愤愤然地骂道：“想沾老娘的便宜，吃了豹子胆！哼！”摔帘扭进女室。肖冠这才惊魂稍定，甩下一脑门子臭汗。

静谧的林荫道上

轿车停。于春娜掏出钞票递去。开车人背对于春娜，从反光镜里看着她：“不收费。”

于春娜：“那怎么行。”

开车人：“您看好小姐，这是私车。”于春娜：“噢……那谢谢了。”开车门欲下车。

开车人：“于春娜小姐，不妨多聊几句。”

于春娜：“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开车人：“歌星嘛，一鸣天下知。”转过脸，是个五十开外的男人，“今日有缘同车一游，甚幸。愿意交个朋友吗？”

于春娜不无警惕地：“所有的观众都是我的朋友。”

开车人：“我希望的是，特殊一点的朋友。”

于春娜：“那我只能表示遗憾。恕我直言，我只喜欢年轻人，最多不超过四十岁。”

开车人：“于小姐把年龄看得如此重要？”

于春娜：“那当然。青春无价。先生您没这种体会吗？”

开车人：“深有体会。不过我会在您眼里变年轻的。”

于春娜：“是吗？那就请您变年轻了再来找我吧。再见。”不车。

轿车开动。于春娜暗自一笑，正欲走，小轿车兜了个圈又在她身边停住。于春娜喊：“喂，我不是说了嘛，等你变年轻了再来。”

胖头从车中伸出头，原来这是另外一辆车：“难道我老了吗，小姐？天可怜见我还是个童男呐！”

肖冠家

文佳玉已为肖冠化妆停当。肖冠对镜左瞅右瞅，十分满意。

肖虎拿着玩具手枪走过来，感到新鲜：“爸爸，你干嘛弄成这样子？”

文佳玉：“你爸爸要去体验生活。名人出门容易让人认出来，有麻烦，所以名人出门都得化妆。明白吗？”

肖虎：“真啰嗦，我长大了可不当名人。”把玩具手枪递给肖冠：“爸爸带上枪，碰上坏人就消灭他。”

肖冠：“好，爸爸带上。”亲吻儿子，对文佳玉：“我走了。时间不会太久，手机不带了，图个清静。”提包欲走，门铃响。

肖冠一怔，紧张地对文佳玉：“他妈的，不知道又是哪个催命鬼。小虎，帮妈妈掩护爸爸突围，能不能做到？”

肖虎兴奋地：“能！”

肖冠：“好，行动。”提旅行包躲入厕所。

门铃持续响。文佳玉开门。

吴大用和胖头出现在门口。吴大用递上名片：“我们来拜访肖先生。”

文佳玉：“真不巧，他出差了。”

胖头：“不会吧，有人上午还看见他了。”

吴大用恳切地：“肖太太，我们有紧急任务请肖先生帮忙，请您务必支持。”

文佳玉：“噢，请进屋谈。”把二人让进客厅。

肖冠趁机从厕所溜出。

胖头敏感地察觉到响声，回头看。一条狰狞的小蛇嗖地窜到他眼前，他向后急躲。

手舞小竹蛇的肖虎从门后跳出，大笑。

文佳玉：“小虎，不许胡闹。”

肖虎收蛇，向文佳玉挤眉弄眼。文佳玉明白丈夫已脱身，放下心来，故意拖延时间：“既然二位有急事，就不相瞒了。他其实是买书去了。”

吴大用与胖头相视而笑，齐声：“我们可以等，可以等！”

火车站

化了妆的演员肖冠夹在人流中进站，登上车厢。

出版社编辑室

教师肖冠恭恭敬敬地把一叠《当代语言学》征订单和两条洋

烟放到编辑的桌上。

编辑瞅一眼洋烟，拿起订单看看：“肖冠先生，这差远了。”

肖冠陪笑：“您指的是……”指指订单，又指指烟。

编辑一笑：“肖先生想到哪里去了。”另外拿起一叠订单：“您看人家这书订数是多少。不到这个数，我们是不敢出的。”

肖冠愁眉苦脸地：“唉，我可是腿都跑细了。”

编辑同情地出主意：“我们正在组一批美食文化、厕所文化以及性文化方面的书稿，如果肖先生……”

肖冠苦笑着连连摆手：“不不，抱歉得很，我没文化。”

肖冠家

烟灰缸内烟头已满。吴大用有点坐不住了：“肖太太，肖先生去时已不短……”

胖头：“不会半道上让人拉去采访或者开个会什么的吧？”

文佳玉：“吆，这可难说。”

胖头：“我说吴导，礼贤下士，咱干脆去迎迎得了。”

新华书店门口

吴大用和胖头匆匆步入，阅遍百人皆不是，复又匆匆走出。

胖头丧气地：“妈的，看那小娘们那神态，当时我就觉得有诈。”突然一拉吴大用，眼睛发亮：“哎哟，肖冠！”

吴大用顺势望去，大喜过望。

马路对面，出版社门口，肖冠果然出现了，其实是教师肖冠。他刚从出版社出，信步走向路旁的书摊。

吴大用急于过马路，却被一连串的汽车阻住。

马路对面的书摊前

教师肖冠随手翻阅书刊。

摊主：“这位先生要本什么？”低声：“底下有过瘾的，您要我

给您打九折。”

肖冠厌恶地摇摇头。

摊主：“噢，您是文化人。要好书有哇，世界名著，全是新版。”

肖冠拿起一本名著看看定价：“嗨，来上几本，我一个月甬吃饭了。”

摊主：“这您就明白了吧。不是哥们无聊。您要看好书，可买不起。那买得起的主呢，可不买文化书。您说我不上这些玩艺，光指着那点精神文明，活得到四个现代化那天吗？”

肖冠苦笑一下，又拿起一本名著，摘下墨镜，爱不释手地翻翻，放下要走。

摊主看出：“吆，感情是肖冠先生！”

肖冠：“嗯。”猛醒：“噢不，我不是那个肖冠。”

摊主至为热情：“甬客气，肖冠先生，交个朋友，您要哪套书我奉送。”

周围的人闻声凑来，眼看一场包围战又要打响。

胖头拨开人群冲到：“肖冠先生请上车。”不由分说，连拉带拽将肖冠塞上了小轿车。

行驶的小轿车上

肖冠向胖头和吴大用致谢：“多亏你们拉一把，不然我又纠缠不清了。”向外看看：“我就在这里下车吧。非常感谢。”

吴大用：“不不，还是请先到电视台谈一谈。”

肖冠不解地：“去电视台干嘛？”

吴大用：“我们今天三顾茅庐，诚心恭请肖先生加盟演出，务请拨冗支持。”

肖冠明白过来：“咳，你们也搞错了！”

电视台文艺部

教师肖冠已解释得口干舌燥：“我再十二万分诚恳地说一遍，

我不是你们孜孜以求的那个肖冠。”

吴大用：“肖先生真会逗乐子。在这个世界上平庸之人遍地皆是，而肖先生这样的天才是绝不可能成批生产的。胖头，肖先生渴了。”

胖头应声递上饮料。

肖冠：“我可以给你们看 ~~工作证~~。”掏口袋：“糟糕，偏偏今天没带。”

吴大用：“哈哈，肖先生真幽默。吴某求贤若渴，肖先生当真连这点面子都不给么？”

肖冠无奈，只好施金蝉脱壳计：“好好，就算我是你们要的肖冠。先放我回去收拾一下总可以吧？”

吴大用：“我已替肖先生订好了房间，生活用品一应俱全。肖先生四海为家之人，就不必徒劳往返了。”

肖冠：“我总得回家交待一声嘛。”

吴大用：“怕夫人惦记？好办，吴某可代为交待。现在就可以挂电话。”对胖头：“电话号码。”

胖头：“有有。”拿出一个小本子递给吴大用。

吴大用得意洋洋：“肖先生，稍候哟。”拨号。

肖冠家

文佳玉接电话：“什么？”

话筒里吴大用的声音：“肖先生这些日子在台里排练，不回家了。只好委屈肖太太暂守空房喽。”

文佳玉目瞪口呆。

肖虎：“妈妈，怎么了？”

文佳玉：“完了，你爸爸被捕了。”

肖虎：“噢。会叛变么？”

文佳玉：“唉，既然被捕，再宁死不屈就没劲了。”

电视台文艺部

吴大用放下电话，与胖头一起以胜利者的姿态看着教师肖冠。
肖冠欲辩无辞；哭笑不得地呆在那里。

幼儿园

傍晚时分，下起了雨。吴大用穿着雨衣，蹬自行车匆匆进了幼儿园，看到一个很秀气的年轻阿姨陪着果果，站在教室门口，正眼巴巴地向外望。

吴大用连忙上前把果果抱起，冲阿姨点点头：“您值班，辛苦。”

果果：“钟灵阿姨给我讲了好多故事呢。”

钟灵：“你怎么天天这么晚来？”

吴大用：“太忙了，太忙了。”

钟灵：“谁不忙，都像你这样还行？你在哪儿工作？”

果果：“我爸爸是电视台的导演。”

钟灵：“你忙，可以让她妈妈来接嘛。”

果果：“妈妈不跟我们一起了。”

吴大用：“以后我尽量早来。对不起，耽误您下班了。”将果果放上自行车，脱下雨衣给她裹上。

钟灵忙进屋又找了一件雨衣，欲给吴大用披。吴大用已经冒雨蹬车而去。钟灵站在屋门口，关切地望着吴大用和果果的背影，轻撩了一下鬓发。

宾馆餐厅雅座

教师肖冠在胖头陪同下，已经酒足饭饱。

胖头回头看看女服务员：“请小姐暂时回避，我们谈点公务。”待女服务员退出，神秘地掏出一张纸，“这是演出合同，请肖先生过目。如果认为这个价码可以接受，请签个字。”

肖冠浏览着，突然像被火烫了一下：“这是吴导定的价？”

胖头小心地：“参考您的惯例。”

肖冠的手有点抖：“原来姓肖的出场费是这个价。”

胖头慌了：“您别急，吴导说还可以商量。”

肖冠激动地自语：“真是百闻不如一见。”犹豫着：“你容我想想。”

胖头：“可以可以，您慢慢想。我在服务台候着您。”

宾馆总服务台前

胖头殷勤地陪着肖冠走出餐厅：“这里是二十四小时热水，您老人家不妨泡个澡，早些歇息。”

肖冠半无奈半好笑地：“你也休息去吧，我跑不了。”上楼。

服务台里的女服务员掩口笑。

胖头回头瞪她们一眼：“笑什么，大丈夫能屈能伸。多少人想当这份孙子还当不上呢。”

宾馆教师肖冠房间

肖冠关好房门，拿起电话拨通：“出版社梁编辑吗？我是肖冠。请问我那本《当代语言学》如果自费出版，需要多少钱？……噢，好的，谢谢。”放下电话，仰在沙发上，掏出那张合同单，默然注视。

雨水打在窗户上，似泪水般顺着玻璃淌下去。

火车站

夜色中，列车缓缓进站。

国营旅店 登记处

旅行包放到登记台上。颇带旅途倦意的演员肖冠刚要问话，里边女服务员一一推：“包下去！”旅行包呱呱落地。

肖冠忍住气：“请问有什么规格的房间？”

女服务员：“墙上写着呐，自己看。”

肖冠疲倦得不想动：“您告诉一下也未尝不可。”

女服务员柳眉一立：“废什么话！”

肖冠只好在满屋贴着的广告通知规定中寻找，看毕，回到登记台前：“请开个单间吧。”女服务员：“听好，锅炉坏了，洗澡只有凉水。”

肖冠一瞪眼：“你们岂有此……”又忍住：“好吧。”

女服务员：“拿身份证来。”

肖冠下意识地摸摸衣兜：“抱歉，我出门没有带证件的习惯。”

女服务员不屑地：“你没习惯算老几，有习惯吃饭没有？没证件我知道你是谁？”

肖冠火了：“笑话，就冲我这张脸你还不知道我是谁？”

女服务员也火了：“什么？”

肖冠猛醒：“噢，对不起，你不会知道。”压下火气：“是我的疏忽，下次一定带。”

女服务员瞪着他欲不依不饶：“告诉你说，你这号人我见得……咦？”突然顿住，似有所思地改了口，“你在这等会儿，我找领导请示请示。”转身窜进经理室。

肖冠愤愤地盯着她的背影：“奶奶个熊，简直缺家教！”困顿地打了个哈欠。

经理室

经理听罢女服务员耳语，弹簧般从椅子上立起：“报纸拿过来，快点，那张。”接过报纸展开，上面刊有一排被公开通缉的在逃犯照片。经理向外窥视着，低声：“我近视。你认认像哪个？”

女服务员辨认：“这个……这个……哟，我看着都有点像。”

经理：“废话，是人三分像。甭管像哪个啦，不能让他跑了。见义勇为十佳市民，想不想当？你去稳住他，我报案。”抄电话。

女服务员：“我……怎么稳？”

经理：“这还用教？热情点，送杯水，面带微笑，亲切和蔼的

微笑。”

女服务员机械地笑一下：“这样行吗？”

经理大摇其头：“这哪行，这是狞笑。”

女服务员为难地：“您说该怎么笑？”

经理：“这样嘛。”做示范，自己也不满意，光起火来：“算了，你看着笑吧。怎么当了服务员一个个连笑都不会了！”

登记处

女服务员端开水出，做媚笑，笑容却一下子僵住了。肖冠已不辞而别。

经理室

闻讯赶来的刑警英明大为意外：“人不见了？这么快？”

经理煞有介事地：“我看一定是个老奸巨滑的惯犯。英明同志，当时也是真惊险呐。”

英明：“这么短的时间，他走不远。”对助手：“通知各派出所，连夜检查这一片的旅店。”

一家僻静的私人客店

头顶半谢的店主吸着肖冠递上的极品烟：“无证留宿，追查下来起码是罚款。念你出门人不容易，我两肋插刀吧。”

肖冠再敬烟。

店主开票：“先付款，单间一夜一百五。”

肖冠：“呃，什么房间这么贵？”

店主：“不住拉倒。”

肖冠：“呵，住吧住吧。”

私人客店单间

极为简陋肮脏。肖冠走进，环视，无奈，只得自己拂尘土，抖

被单，不料一脚碰了尿盆。肖冠低头看，尿盆里竟还有半盆残尿，上面漂着些卫生纸。肖冠心头火起，打开门抄起尿盆就向外泼，不偏不斜恰巧全赏在正探头探脑向里看的店主秃头上。店主顿时成了落汤鸡。

肖冠甚是尴尬：“老板你你你没事吧？”

店主急急地抓下贴在头上的卫生纸：“没事没事，正好我这头也该洗了。”

肖冠：“没想到你又过来。”

店主苦笑：“就是来说一声 本店人手少 您劳神把尿盆倒倒。这不您已经倒了。您歇着。”抖着湿漉漉的外衣走去。

肖冠看看手中的尿盆，厌恶地一扔，进屋。停了停，又伸手把尿盆捡回，嘭地关了房门。

私人客店 店主房间

夜深，灯光半明半暗。店婆在为店主洗头。

店主：“行了行了，有完没完？”

店婆：“大冲冲，臊味还大着呢。”

店主：“哎呀怕什么，老外身上都这味，还时髦呢。”不耐烦地夺过毛巾擦头，然后匆忙地从角落搜寻出一把撬门的工具。

店婆：“喂，我说你别找不自在好不好。”

店主：“这一尿之仇不报，我今晚上心里没法踏实。”

店婆：“万一他发现少了东西去报……”

店主：“他也得敢。任嘛证件没有，花钱又大方，指不定是个什么玩艺。”

店婆：“那更得小心了。要是个黑道上的……”

店主：“你小瞧我的功夫？”摆把式；看那小子德性 是我的对手？”

私人客店 单间

肖冠卧床上，被什么虫子叮咬得浑身刺痒，正难入眠，忽听细微声响，循声看，竟是有人撬锁，不觉毛骨耸然，想起儿子的玩具手枪，急起身寻出，戴好头套，复上床悄然躺下，闭目以待。

门开，店主蹑手蹑脚进，观察一下佯睡的肖冠后，去抓旅行包。

肖冠悄悄爬起 至店主身后 突然出枪直抵其腰眼：“不许动！”

店主大骇，双手快速高举：“不动。好汉手下留情，我我我，问问您要不要开水。”

单间外

店婆不放心地尾随而来 正见店主连滚带爬地退出：“嗬嗬嗬，碰见鬼了你？”

店主：“别别别提了，撞枪口上了。”机灵一转身：“好汉饶命，误会，全是误会。”

原来肖冠已收拾行装走出 用玩具手枪点着二人：“他妈的敢开黑店，等着，有你们好看的！”气冲冲走去。

店婆：“他怎么有枪？”

店主：“我哪知道，八成是公安的便衣吧？”

店婆：“啊，做孽哟！”正惶然间，外面传来问话声：“店主在哪里？”

店婆探头看：“来了，一准是局子里来人了！”

店主：“怎么办，怎么办？”

店婆：“麻利坦白吧，坦白从宽呀！”拉店主迎出。

英明与助手来到他们面前：“你就是店主？”

店主点头如啄米：“就是在下。该死该死，我不该见钱眼进客房鸡鸣狗盗，望首长多加宽大，多加宽大。”

助手：“住嘴。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的旅客登记簿呢？”

私人客店 服务台前

英明看过登记簿：“这个没带证件的人什么长相？”

店主：“黑瘦，长头发，有点外地口音。”

英明与助手警惕地交换眼色。

店主回过味来：“八成是逃犯吧……原来你们是为这事来的。

咳，要知道我刚才非亲手抓住他不可。”

英明严肃地：“记住，以后不许无证留宿。”带助手离去。

店主拭汗：“我的妈呀，有惊无险，吓破苦胆。”正要关门，却见英明带着助手又返回来，赶紧殷勤奉迎，“首长还有什么事，在下愿意效劳。”

英明：“你刚才说什么来着，进客房行窃是不是？”

店主慌忙：“没没，没得手，就让他用枪顶腰眼上了。”

英明：“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店主急了：“唉唉，首长，不是坦白从宽吗？”

马路上

警车呼啸驶去。

夜色宁静。肖冠徘徊街头，不知所归，寻一角落蜷缩而睡。

雷声响，阴云合，忽降倾盆雨，淋湿肖冠头。

车站广场角落

合衣枕包而眠的肖冠猛醒来，抹脸上水，抬头望，原来所谓大雨，乃头顶台阶上一个母亲把下的婴儿尿。母亲连忙道歉，肖冠微笑宽容。

车站大钟敲击六点，旭日点染金辉。

肖冠舒展身躯站起，看到了满广场密密麻麻的人群，均席地坐，合衣卧，扶老携幼，相濡以沫。肖冠脸上半是感慨，半是感动。

他提着旅行包向前走去，渐渐融入了广场上的芸芸众生中。

宾馆 教师肖冠房间

阳光射进明亮的大落地窗。教师肖冠醒来，惬意地伸懒腰，穿衣下床，进卫生间。见是坐式马桶，他犹豫了一下：“这……不会招上艾滋病吧？”四下看看，从旁边取过两个塑料盆，翻扣过去，双脚踏上，仍成蹲式骑于马桶上。不料塑料盆立即被踩扁，肖冠一下摔了个四脚朝天。

门外传来胖头轻轻的敲门声：“肖先生，吴导有请。”

肖冠揉着腰站起：“哎，就来就来。”

电视台文艺部

吴大用眉飞色舞地向肖冠介绍自己的创作构思：“我有个新设想，请肖先生跟于春娜小姐做搭档，反串一段现代舞，观众保险拍案叫绝！”

肖冠惊异地：“于春娜？您说的是歌星于春娜？”

吴大用：“正是。看得出肖先生感兴趣。这不她来了。”指门口。

胖头已领于春娜走进。

肖冠第一次见到于春娜本人，一时不觉痴了：“呵，果然是……”

于春娜一笑：“肖老师，我们虽然没直接合作过，可同台演出也好几次了，怎么好像不认识似的？”

肖冠回过神来：“认识认识，神交已久。你比挂历上真实多了。”

于春娜与吴大用胖头相视大笑，齐声地：“真幽默！”

电视台大演播厅

吴大用胖头引肖冠于春娜入。

一帮杂技演员已练得热火朝天。小演员们都不过十几岁。一个小演员由跷跷板上弹起，腾空，被倒挂在空中的小演员接住，又凌空荡向另一个倒挂的小演员。

肖冠颇感新奇地上下张望，不禁感慨：“用盖这大厅的钱盖民房，能解决多少困难户！”

胖头：“但是住上好房子的人看不上好节目，也是要骂娘的。”

肖冠：“有道理。所以说社会是复杂的，房子要住，电视要看，娘也要骂。”

吴大用：“精辟，肖先生真是妙语连珠。这边请。”

小排练厅

吴大用、胖头引肖冠、于春娜入，周边的大镜子从四面八方映出他们的身影。吴大用：“二位就在这里排练，可以吗？”

于春娜对镜转了个圈：“好极了。”

吴大用：“就请二位自便。”与胖头出。

于春娜：“肖老师，咱们怎么排？”

肖冠：“呃，听你的，百分之百听你的。”

于春娜：“那就先去更衣吧。”

肖冠：“更衣不用，我昨晚洗澡刚换的衣服。”

于春娜笑：“您可太幽默了。您稍等。”进更衣室。

肖冠四面观镜：“奇妙。书斋蹉跎半生，竟不知世上有如此洞天。”忽从镜中看到有人，转回身：“你找谁？”

记者刘边在门口探头探脑：“我……”一见肖冠，大喜而入，“原来金屋藏娇，肖先生在这里。就找您。”

肖冠：“你是……”

刘边：“肖先生贵人多忘事，我是当代青年报的刘边呀。今天您无论如何请赏脸谈一谈！”肖冠：“噢，刘记者。你要我谈什么？”

刘边：“花絮，主要是花絮。比方说您的轶闻趣事，隐私秘事，风流韵事，等等，都是花絮，都可以谈。”

肖冠笑：“你们当记者的整天窜来窜去，就是打听这个？”

刘边一本正经：“是的，周末版需要的就是这个。否则……”

肖冠：“否则天下不乱。一句话，你要的这些我统统没有。”

刘边：“不可能。肖先生这样的名人怎么会没有花絮？请赏赐一点独家新闻吧。”

肖冠：“真没有真没有你就饶了我吧！”

刘边：“一定有一定有您就可怜我吧！”

肖冠躲，刘边追，四面镜子弄得肖冠眼花缭乱，他急不择路地退出小厅。刘边紧随去。于春娜换好紧身衣从更衣室出，不见了肖冠，推门向外寻看。

大演播厅

肖冠躲上杂技团的一个道具台。

刘边穷追不舍。

肖冠大不耐烦地吼叫：“我说没得说就是没得说！”向下一跳，不料把正踏在跷跷板一端的刘边嗖地掀上了高空。肖冠、于春娜和正在各处忙碌的众演员都惊呆了。

刘边魂飞魄散，在空中手舞足蹈，恰巧被小演员从空中接住。众人刚松了一口气，小演员却吃不住刘边的分量脱手了。刘边哀嚎着重重地堕入防护海绵堆。

小排练厅

刘边俯于地毯上，于春娜立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肖冠为刘边捏骨。片刻，肖冠：“好点么？”

刘边：“好多了，谢谢。想不到肖先生还有这一手。”

肖冠诚恳地：“记者先生，听我说一句，这样猎奇，可不是正道呀。”

刘边顿了顿，也诚恳地：“说实话，我全明戏。可是报纸要办，人民币要赚，刘边要吃饭，不写这些下三烂，您说让我……”静默一瞬，爬起，“希望有机会深谈。”与肖冠握手。肖冠默然送刘边走出。

于春娜：“肖老师，咱们开始吧？”

肖冠：“好。”回头，蓦然注意到于春娜练功服紧裹着的秀美身躯，惊而后痴，手足无措。

于春娜柔和地一笑：“请把手搭在我这儿。”

肖冠魂不守舍地：“搭，搭。”在裤子上擦擦手心的汗，万分紧张地伸出手。

吴大用由门口向里望，露出满意的微笑。

幼儿园

暮色中，吴大用骑车入。少顷，独自骑车出，心急火燎。

吴大用家

吴大用开门进，见到果果，长出气：“哎呀，谁让你自己回家的，多危险！”果果：“钟灵阿姨送我回来的。”

吴大用抬头看到从客厅走出的钟灵：“真想不到。太谢谢了。”

钟灵：“不谢，您的确忙。好了，我该走了。”

吴大用：“都这时候了，吃过饭再走。”

果果：“钟灵阿姨不走。”

吴大用：“看，孩子都留您了。”进厨房。

钟灵跟到厨房门口：“您别忙，我真不……”看到里面乱七八糟，吴大用手忙脚乱，顿了顿，把坚持要走的话咽了回去。

宾馆 教师肖冠房间

肖冠满面红光，披着浴巾悠然地从浴室出，坐到沙发上，随手抄起本杂志，看到俗艳的封面，厌恶地扔下：“这个胖头，拿些什么来给我消遣！”

于春娜的声音伴着敲门声：“肖老师，可以进吗？”

肖冠：“是于小姐吧，请进。”忽想到自己只穿裤衩，急抓睡衣。

于春娜推门进，寻视：“肖老师。”

肖冠边系睡衣带边从床后站起：“在这里。我正在……练一种健身功。”

于春娜：“肖老师真是多才多艺。看来我找您是找对了。”

肖冠：“于小姐有事？”

于春娜有点不好意思：“也不是大事。”

肖冠：“说吧，只要我力所能及。”

于春娜更加不好意思：“我想请肖老师……教教我这两首歌。”

肖冠：“这点事，好办。”忽觉不对：“你大歌星让我教歌？”

于春娜满面绯红：“是的。”

肖冠警觉地打量着衣着宽松而暴露的于春娜，无意中又瞥到俗艳的杂志封面，顿觉紧张：“你你，于小姐请自重。我们都是灵魂工程师，千万别……”

于春娜愣了愣，醒悟：“哎呀肖老师您想到哪儿去了，我是诚心诚意来求教的。”

肖冠满面疑云：“可你让我教的哪门子歌呢？”

于春娜递上两张纸：“吴导说这两首歌是有人约作者特地为我写的。肖老师看我唱合适不合适？”

肖冠看一遍：“很合适，你唱就是。”

于春娜：“您认得简谱吗？”

肖冠：“小学就学过。”

于春娜：“那您就教教我吧。”

肖冠难以置信地：“这么说你不识简谱，这不可能。我肖冠胆小，开不起这种国际玩笑。”

于春娜顿足：“哎呀，谁开玩笑嘛！”竟情急泪下。

肖冠慌了：“别哭别哭。一男一女半夜三更呜呜咽咽，让人听见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你既然唱歌，为什么连简谱都不学呢？”

于春娜：“本来是可以学的。可是我已经出了名，就拉不下脸来学了。一直不会装会装到今天，传出去就是大丑闻了！”

肖冠：“那你一向唱歌都是怎么学的？”

于春娜：“听录音机。这两支歌我首唱，就没辙了。”

肖冠感慨地：“果然是树大招风风撼树，人为名高名丧人呐。可是你为什么单来找我？”

于春娜：“我信得过您。真的，像您这样诚恳的人，演员圈里我只见过您一个。”

肖冠猛受感动，凝视于春娜片刻，幸福地闭眼：“天哪！”

肖冠房间门外

胖头贴耳门上，听不清，想了想，去服务台挂电话。

吴大用家

吴大用、钟灵和果果刚吃罢饭。电话铃响。吴大用接起电话。钟灵麻利地收走碗筷。

吴大用：“喂，是我。说吧。”

话筒里胖头的声音：“于春娜钻肖冠屋去了，到这会儿还没出来。您说能不能出事？”

吴大用：“这些人，我就料到有夜班。算了，少管闲事吧，惹烦了他们节目还排不排？搞艺术的难免有点外遇，有外遇才有灵感嘛。”放下电话。

果果仰头问：“爸爸，什么叫灵感？”

吴大用：“就是艺术才华。”

果果：“爸爸有灵感吗？”

吴大用不假思索地：“当然有。”

果果刨根问底地：“什么叫外遇呢？”

吴大用：“小孩子别问这么多。”

果果纠缠：“告诉我么。”

吴大用只好应付：“男孩子有好多女孩朋友，女孩子有好多男孩朋友，就叫有外遇。懂了吧。”

果果：“噢，那我有好多外遇呢。”

钟灵走来：“果果别瞎说，该睡了。”对吴大用：“我该走了。您休息。”

吴大用：“多谢您，使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送钟灵到门口。

钟灵低声：“你刚才胡说什么，孩子放在你手里还真不让人放心。”

吴大用连连点头：“是是，不放心。”

钟灵：“你是个事业型的人，其实该把孩子让给她妈带。”

吴大用：“她妈是个女强人，带孩子的时间还不如我多。再说，在外面忙了一天，回到家有个伴，我心里舒服。算了，这些事说不明白。以后你经历点苍桑，自己体会体会就懂了。”

钟灵：“嗨，你当我才三岁半呢！”出门，顿了顿，又返回身，“喂，明天你不用接果果了，还是我送来。”

吴大用连忙：“不敢当，太耽误您……”

钟灵：“我不白干，收费。”

吴大用：“呃，应该应该，现在提倡第二职业。”

钟灵：“说定了。”走去。

吴大用目送钟灵，忍不住欣赏地自语：“这小姑娘，简直……味道好极了。”

演员肖冠家

清晨。文佳玉身穿绣花睡衣，正对镜梳妆。电话铃响。

文佳玉接起电话：“喂？”

电话里传来演员肖冠的声音：“佳玉，是我呀。”

文佳玉喜悦地：“你在哪里？”

电话里：“我还在外边云游呢，住在一个朋友家。”

文佳玉惊奇地：“你没被捕？”

电话里：“被捕？没有。多亏你的妆化得好，我机智地摆脱了一切追踪。”

文佳玉：“那就好。”撒娇地，“什么时候回来拿胡子扎我想你着呢。”

电话里：“快了，就回去。”

文佳玉：“外边没狐狸精勾你吧？可当心艾滋病。”

电话里：“你放心吧，我肖冠有那贼心也没那贼胆呐。家里好吧？”

文佳玉：“托您老人家的福，挺好的。”

电话里：“那好，再见。”

文佳玉：“再见。”放下电话。

肖虎抱着一支大玩具机关枪跑过来：“是爸爸么？”

文佳玉抱住儿子亲一口：“对。你爸爸还有点良心，知道给家里挂个长途。”

电话铃又响。文佳玉接起：“喂，哪一位？”

电话里传来吴大用的声音：“电视台吴大用。肖太太好。”

文佳玉：“噢，吴导演好。”

电话里：“我们的节目已经排好了，肖先生的表演极为精彩。今晚台领导审查，如果肖太太有空，欢迎来看。”

文佳玉客气地：“不了，领导审查，我就不去了。谢谢！”刚放下电话，忽地一愣，“咦，他到底在哪儿呢？”急忙抓起电话欲拨号，又转念停下手。

肖虎奇怪地看着文佳玉：“妈妈，你想什么呢？”

文佳玉：“今天晚上，咱们有个秘密侦查任务。”

肖虎一脸严肃地点头：“噢。”

电视台大门前

华灯初上。一辆辆小轿车驶到，走下要人、记者之类。

吴大用、胖头——点头哈腰相迎，忙得不亦乐乎。

电视台演播厅后台化妆间

一个女工作人员递红玫瑰给于春娜：“于小姐，有人献花。”

于春娜看花束，署名依然“阳光”。她叫道：“哎，这位先生在哪儿，请马上带我见一见。”

女工作人员：“献花人吩咐，不必让小姐分心，正式演出那天他将亲自向小姐献花，小姐自然就知道了。”

于春娜百思不解：“怪人。”

吴大用来到正在化妆的教师肖冠身边：“肖先生，报告您一个喜讯，趁今日领导审看节目之际，吴某将您昼思夜想的人一同请来了。”

肖冠一愣：“我昼思夜想谁？”

吴大用：“还有谁，尊夫人文佳玉。”

肖冠吓了一跳：“她来了？”

吴大用：“别激动，您即刻就可花好月圆。”

肖冠：“怎么好，这可怎么好！”

吴大用：“肖先生难道不想见？”

肖冠掩饰地：“呵，情绪不稳定是要影响演出的，我现在谁也不能见。”

吴大用：“懂了，这才叫艺术家。”

门外胖头喊：“吴导，肖夫人来了。”

肖冠：“拜托，你替我挡一挡。”从旁门溜出。

胖头带文佳玉、肖虎进。吴大用笑脸相迎：“抱歉，肖先生即刻要登台，正忙。只好请夫人演出后会面了。”

后台化妆间外

文佳玉带肖虎从化妆间出。肖虎突然瞥见拐角处的教师肖冠：“爸爸！”

文佳玉：“哪儿？”

肖冠闻声饥不择食地就近钻进一个房间

女更衣室

于春娜正更衣，不想肖冠冷不防钻入，急举衣裙遮酥胸。

肖冠见状叫苦不迭，只得权且央告：“别，别出声。”

女更衣室外

文佳玉来至门边，疑惑地问儿子：“你看清是这间房子了？”

肖虎：“没错，泥鳅似地钻进去的。”

文佳玉迟疑地敲门，于春娜掩胸开门。文佳玉欲问又止，道了声：“对不起。”退回，对儿子：“你一定是看错了，你爸爸怎么能进女人屋呢？”

女更衣室

于春娜关好门，穿好衣裙。

肖冠从屏风后露出头，未及开口，被于春娜一把揪住领口：“你自己说，先找吴导还是先找保安？”

肖冠急得几欲下跪：“姑奶奶刀下留人。你容我解释，完了要砍要剐随你便好不好？”

后台 过道

文佳玉走着走着又起疑心：“小虎，你刚才看清了？”

肖虎：“看清了看清了，我说一百遍了，不信拉倒。”

文佳玉想了想：“你在这儿等着。”折回，诡黠地伏耳女更衣室门上。

女更衣室

于春娜听过肖冠解释，释然：“原来是这样。这真是话不说不明，木不钻不透。没问题，我一定配合您把这出戏唱到底。刚才莽撞了，抓得疼不？”

肖冠：“不疼不疼。常言说打是亲骂是爱，感情深了还拿脚踹呢。”

女更衣室外

文佳玉咬牙切齿：“怪不得，原来有这等好事！”欲向里闯，又觉没趣，扭头回到肖虎身边。

肖虎：“爸爸是在里边吧？”

文佳玉：“你没这个爸爸。回家！”拉儿子就走，迎头撞上记者刘边。

刘边：“请问看到肖先生了吗？”

文佳玉没好气地：“他死了。”

刘边：“死了？不可能吧！得什么急病了？”

文佳玉：“流行病，死女更衣室了。”拉肖虎气冲冲走去。

刘边两头望望，恍然大悟。他轻手轻脚地来到女更衣室外，正要贴耳听，被人一把拽开。

刘边抬头陪笑：“吴导，我在搞花絮。”

吴大用低吼：“去你妈的花絮。前边待着去。”

胖头走来：“肖夫人走了，倍儿伤心。咋办？”

吴大用烦恼地：“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有什么办法。”走去。

胖头长叹：“唉，多可人疼的肖太太。要是当初嫁我，多好。”

女更衣室

肖冠把于春娜引为知己，大倾衷肠：“可怜我这样的书呆子，现在即使想折腰，也没人愿给一斗米呀。就说我那本书……”

于春娜：“别伤心肖老师，出版社不就是想要万把块钱吗。小菜，我包了。”

肖冠感动地握住于春娜的手：“心领心领。有你这一句话，我心里就充满阳光了。”

开幕铃响。于春娜：“我该上场了。”

肖冠恋恋不舍地拉着她：“快去，去吧！”

于春娜示意，肖冠才发现自己仍紧握着她的手，尴尬地松开。

于春娜离去。

肖冠魂魄未收：“要说没奇缘，今生偏偏遇着她！”把手放在嘴上使劲亲吻。

一个女演员推门，见状一愣。肖冠回过神来，向女演员点点头，慌忙退出。

女演员抬头看一眼门上的字，又望一眼肖冠的背影，瞠目结舌：“天，这也有点……太幽默了吧？”

歌舞厅

彩灯飞旋，舞影晃动。一个女歌手手持麦克风，痛不欲生地在嘶喊一支劲歌，声粗如同男性。

文佳玉一脸阴云地带着肖虎走进，落座，环视：“小虎，你看看，哪个叔叔长得最难看？”

肖虎寻视，看到了坐在沙发上观赏舞场的一个五十开外的穿西服者——曾开车为于春娜解围的人：“那个老头最难看。”

服务员送上饮料。

文佳玉：“小虎，爱喝什么自己喝，妈去跳个舞。”起身，走到穿西服者面前，“先生，有兴趣陪我跳一会儿吗？”

穿西服者冷不防被女士主动邀请，狼狈地：“呃，对不起，这曲子我跳不来。”

文佳玉低骂一声：“废物！”恼火地一昂头，登登几步自己跨进舞池，扭动起来。

音乐加快了节奏，文佳玉随之越舞越激烈，好像要把一肚子的怨愤统统通过狂舞发泄出来。

周围的人渐渐停止了舞动，惊异地望着她，全被她的舞姿震住了。

文佳玉毫无知觉，尽情沉浸在狂烈的宣泄中，直到舞曲嘎然而止，才面色苍白汗流夹背地猛然停住。四周响起噼噼啪啪的掌声。文佳玉气力耗尽似地喘着，突然两腿一软，猝然栽倒。舞客

们吃惊地围拢去。

肖虎连喊着：“妈妈！”跑到文佳玉身边，急得哭出了声。

穿西服者走上前去，低头看看母子二人，从怀里取出一叠大钞，手指一动捻成扇面：“谁帮忙去把这孩子他爸爸找来？”

众舞客踊跃响应：“我去我去！”

肖虎呜呜哭着一摆身子：“不要你们管，我没爸爸了！”

车站广场

出租车驶来，停住。依然是乔装改扮模样的演员肖冠风尘仆仆地下车，走向售票处。

火车站售票处

女售票员对演员肖冠冷冷地：“软硬卧全部售完。”

肖冠：“硬座也行。”

女售票员指着旁边长龙般的排队大军：“那边排队去。”啪地关上小窗，挂出无票牌。

一个旅客走过来：“他们放屁。我半夜来排的队，一开窗就售完，天知道售给谁了。”

肖冠憋气地走出，想了想，绕到后面去敲门。

一个男人开门：“找谁？”

肖冠：“找你们领导。”

那人：“领导没空。”欲关门，被肖冠插脚别住：“想捣乱怎么着？”

肖冠气昂昂地将头套抓下：“没功夫捣乱。我找你们领导。”

那人惊讶地：“哟，肖冠先生！”脸上立即由霜降转立春：“快请进，您有事对我讲就可以。”

肖冠：“没别的，买张卧铺票。”

那人热情地：“好说。哪次车？”喊卧铺窗口女售票员：“小刘，快给肖冠先生办张卧铺。”然后亲自为肖冠沏来茶水：“肖先生，

坐坐。我刚才正检查错别字。我们这个点处在繁华地段，上面要求消灭墙上的错别字，否则影响不好。忙昏了头，没认出您来，多包涵。”

女售票员走来，毕恭毕敬地将一张软卧票交给肖冠，然后立在一边。

那人问她：“嗯，你还有什么事？”

女售票员把一块木牌递到那人面前，指着“油沢未干”的“沢”：“主任，您看这个字是不是要改一改？”

主任：“要改。像这样的错别字今后在我们这里一概不许出现。”亲自将“沢”擦去，取粉笔改成“漆”。

肖冠微微一笑：“主任，还有一个明显的错别字，影响很不好。不知您注意了没有？”

主任：“噢，在哪里？请肖先生指教。”

肖冠站起，取下卧铺窗口的木牌，指着“软硬卧票全无”的“无”字，神色认真地：“请看，就是这个字。”

主任左看右看，看不出错处，陪笑：“鄙人才疏学浅，请肖先生帮忙更正一下可否？”

肖冠爽快地：“可以可以。”擦去“无”字，取粉笔改为“有”：“您看，这就对了。”径自把牌子挂回原处。主任想阻止已来不及，窗外马上排起了长队。

肖冠对主任一笑：“再会。”

主任眼睁睁地看肖冠走去，气得五官挪位，叼起一支烟，打火点，就是点不着。

女售票员小心地提醒：“主任，那好像是支粉笔。”

主任取下“香烟”一看，气更不打一处来：“关你什么事，快卖你的票去！”

火车站

曙色微明。肖冠由贵宾室进站。回头望，普通检票口正热闹，

无论大汉、娇女、老人、孕妇，均挤得跌跌撞撞。肖冠神色慨然，直至发车铃响，方默然回首登车。

演员肖冠家

夜酣。肖冠按门铃。门内无人反应。

肖冠以为家人已睡了，放下旅行包，拿出钥匙开门。一进屋，猛一愣。只见文佳玉手持拖把，儿子平端玩具机关枪，都虎视眈眈，严阵以待。

肖冠：“别开玩笑，累坏了。”

文佳玉：“累坏了自找的，让那小妖精给你买回春药吃去。”

肖冠大惑：“小虎，你妈吃错药了？”

肖虎：“你才吃错药了，妈妈命令我枪毙你。”对肖冠扣扳机，玩具机枪一阵嘟嘟乱响。

肖冠：“你这混小子！”

文佳玉：“你还敢骂孩子。滚，这里不是你的家。”

肖冠：“小声点，半夜三更想弄新闻呐。”

文佳玉：“还新闻，你在电视台寻花问柳这多天，当别人是聋子呀！”

肖冠这才明白过来：“嘿嘿，你裤筒里放屁两岔里去了。我一直在外边云游哩。”抖落出一大把车票：“你看看，这是证据。”又拿出一张报纸，“我就是看到晚会上居然有我演出的消息，才星夜返回，找那个假肖冠算账的。”

文佳玉打量肖冠：“你说的是真的？”

肖冠：“有半句假话，改户口让小虎当我爹。”

肖虎：“真的？”

文佳玉：“你少掺和。”看着肖冠：“不骗我？”

肖冠：“姓肖的说话说了算，一片真心可对天。”

文佳玉立感无限委屈，含泪扎进肖冠怀里：“别怪我，我是怕哟。”

肖冠安慰：“不怕，有什么好怕的。”

文佳玉：“怕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哇。”

肖冠爱怜地把文佳玉搂紧，文佳玉顿时泣不成声。

电视台演播大厅

广告晚会直播现场布置就绪，气氛隆重，待客来仪。

吴大用家

夕阳入窗。吴大用把两张入场券交给钟灵：“我先走了。待会儿你带果果去看节目，拜托了。这一段多亏了你，晚会完了付你酬金。”亲果果，离去。

钟灵：“你爸爸可真是大忙人。”

果果：“他老说带我去动物园，老也不带我去。”

钟灵：“到星期天阿姨带你去。”

果果亲昵地：“阿姨，我那天做梦，你是我妈妈……不说了，我想妈妈。”

钟灵疼爱地将果果搂进怀抱。

演员肖冠家

肖冠整装完毕，对文佳玉：“你和小虎好好看电视，看我当场向观众揭穿骗局。”

文佳玉却又担心起来：“不会太得罪人吧？”

肖冠：“砍头不要紧，只要肖冠真。宁可得罪人，决不丧良心。”

文佳玉：“傻死。”与肖冠紧拥。

电视台演播大厅 后台

一束很艳的红玫瑰在手，于春娜看祝辞：“这个阳光到底是谁？”

门开，一个五十开外的人——曾开车为她解围者，一步迈进：

“不打哑谜了，阳光就是在下。”

于春娜认出：“你？”

阳光：“很失望，是吗？”

于春娜：“是的……不，我是说，很意外。”

阳光：“因为我老，还是丑？”

于春娜：“因为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

阳光：“直言不讳，想得到你。”想了想，又加上两个字：“的爱。”

于春娜笑：“哈哈，有意思。阳光先生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怎么异想天开盯上我了？”

阳光：“盯？好，这个字恰如其分。事情是这样的。我阳某与原配闹翻，发誓要续一位绝代佳人。一次在歌厅与友人卡拉OK，看到了冰清玉洁的于小姐，戏言正意中人也。岂料友人讥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一怒之下，与他打赌，于小姐不嫁则已，嫁则必嫁这只癞蛤蟆。”

于春娜：“打这个赌，阳光先生不怕输光了屁股？”

阳光：“怎么会呢？就凭我对小姐的关照，小姐想必也不忍心吧。”

于春娜：“关照，就这几朵花？”

阳光：“花为媒而已。”

于春娜：“还有什么，我还真不知道。”

阳光：“当初的业余歌手大奖赛，小姐是如何入围的？报纸上的如潮好评，是谁授意写的登的？一次次的大型演出，小姐为什么可与巨星同台亮相？还有这次，为什么有人专门写歌让小姐首唱？这些小姐可曾想过？”

于春娜：“什么，难道……”

阳光：“小姐心领即可。”

于春娜：“你怎么能做到这些？你是什么人？”

阳光：“在下不才，是今天这台晚会的东家。”

于春娜：“呵……阳光先生为这个赌可真不惜工本呐。”

阳光：“区区千金一赌何足道哉。现在我只问一句话，在于小姐眼里，我是否年轻一点了？”

于春娜一时无语。

演员们陆续走来。

阳光：“暂不打扰了，祝于小姐演出成功。晚会结束后，我的车等你。”从容离去。

于春娜呆如泥胎。

电视台演播大厅

追光亮，勾出于春娜秀美的轮廓。她从舞台深处走来，歌。

阳光与钱副台长并排坐于贵宾席中央，看演出，态悠然。

教师肖冠于侧幕看于春娜，神专注，意绵绵。

电视台门外

演员肖冠乘出租车到，下车，向门卫递上证件。

电视台演播大厅

于春娜一曲毕，掌声起。

钱副台长与阳光互敬烟。

主持人报幕，教师肖冠粉墨登场。

演员肖冠步入大厅。

教师肖冠已开始与于春娜合演幽默舞蹈，虽不伦不类，却也别有风趣。观众于开怀大笑中夹杂鄙夷嘻笑。

演员肖冠怒上眉梢，疾步闯向后台。

电视台演播大厅 导演工作室

正忙于切换镜头的吴大用命令胖头：“一定是个神经病。叫保安把他哄出去。”

胖头：“吴导，我看这事有点复杂。他说他是真的，”指监视器，“那个才是假的。您看，他有这个。”递上演员肖冠的工作证。

吴大用：“会不会是他拣来的？”

胖头：“不不，我看那口气、气派、风度，十有八九不是装的。”凑近吴大用，“说真的，吴导，现在我也觉得台上那个肖冠可疑。老说他幽默，仔细想想其实是演嘛嘛不会，漏子多了。”

吴大用不敢肯定地：“要真是……今晚上热闹了。”

掌声起，幽默舞蹈结束。

吴大用：“快，通知主持人让肖冠先下来，下面的节目等弄清真假肖冠再说。”

胖头：“来不及了！”

吴大用向屏幕上看，傻了眼。

电视台演播大厅

主持人朗声宣布：“下面肖冠先生将即兴回答观众的问题。与大师直接对话，机会千载难逢。时间宝贵，哪一位捷足先登？”

一观众立起：“我问个问题。”主持人把话筒递上去：“请问肖先生，目前同类产品很多，晚会宣传的产品，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教师肖冠：“本产品系采用国际先进……”

观众打断：“肖先生，请不要背说明书。”

另一观众：“是的，希望肖先生用自己的话回答。”

又一观众：“请问肖先生用过这种产品吗？”

教师肖冠一时无措，但很快镇定下来：“诸位的提问很精彩。坦白相告，我没用过这种产品。”

一观众即问：“那您怎么能保证它的质量？”

肖冠：“我不能保证。”

一观众：“那我们凭什么相信它？”

贵宾席上，阳光不满地低问：“钱副台长，为什么安排肖先生

如此回答问题？”

钱副台长窘迫地：“阳光先生稍安勿躁，我找导演问一下。”

阳光：“现在问怕为时过晚了吧？”

钱副台长进退两难，正如坐针毡，肖冠开口了：“好，我来回答这个诸位一致关心的问题。请允许我反问一句，大家对一种产品的信任，需要的是什麼？保证我当然可以下，但如果这保证是假话，我再信誓旦旦有什么用？我在这里宣传这种产品，不过是要让大家知道它。至于它的好坏，我奉送诸位一句毛泽东语录，要知道梨子的滋味，最好亲口尝一尝！”

一观众：“尝一口是臭的，不是上当了吗？”

肖冠：“那么虚假广告使大家上的当难道还少吗？”

略静场。有人喝一声彩：“好，绝妙好辞！”顿时掌声满堂。

阳光转怒为喜：“呵，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才是广告高手！”

电视台演播大厅 后台

演员肖冠气昂昂由侧幕望着台上：“哗众取宠，不知天下有羞耻二字。吴导演，我要求立即上台。”

吴大用慌忙：“使不得肖先生，不看僧面看佛面，您只当帮我吴大用。”

胖头急走来：“吴导，消息走漏了。观众听说肖冠有诈，出现骚动。”

吴大用：“采取措施，坚决辟谣。”

演员肖冠：“回来，根本就不是谣。”

吴大用：“我说是谣就是谣。快去。”见胖头无所适从，火了，“你听我的还是听他的？”胖头：“当然是听您的。可事实……”

吴大用：“事实可以是谣言，谣言也可以是事实，视大局需要而定。怎么连这点常识你都不懂！”

演员肖冠：“混账逻辑。我要上法院告你！”正要迈步登台，一个很响亮的声音传来：“请问肖冠先生，有传言说您像假冒产品一

样，也是个冒牌货。您有何答复？”

演员肖冠暂时止步。

吴大用望着台上，额上顿时汗流成河。

电视台演播大厅

质问声此起彼伏，秩序大乱。

阳光与钱副台长愕然相觑。

主持人欲上前掌握局面，但她的声音立即被质问声浪吞没。

眼看局面无法收拾，教师肖冠心一横，走上前大吼：“都安静，我马上回答这个问题！”喧哗顿息，众目齐射教师肖冠。

电视台演播大厅 后台

吴大用、演员肖冠、胖头及全体演职员统统挤到侧幕边，屏气息观事态。

电视台演播大厅

教师肖冠环视全场，清理思绪，讲话：“各位观众，向大家坦白，我是个冒牌货。我叫肖冠不假，但不是演员。因为长相很像演员肖冠，电视台张冠李戴了。”

台下一阵骚动。

肖冠：“我本来是有机会把这件事解释清楚的，但我没做更多的解释。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我将负全责。我想向大家说明的，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一来，是想借这个机会筹款出书，二来，是想试验一下，在当今社会，还能不能拿出一种标准来分辨是非真伪。我很痛心地感到，这种标准好像是十分模糊了。”

观众的神情肃穆起来。

肖冠诚挚地：“平心而论，我刚才的表演够什么档次？假如我以真实身份出场，有人懒得花钱来看上一眼吗？一件产品贴上名牌，是假的也畅销，许多现象本来很荒谬，却堂皇地占据了社会

的各个角落。这种状况是怎么造成的？又意味着什么？我是个教师，当我的学生、后代问起这个问题时，我该如何回答？”

停顿。台下鸦雀无声。

肖冠渐激动：“浮躁、浅薄、虚荣、虚伪、是非混淆、黑白颠倒、欺人自欺，这些毒瘤已经严重侵害了我们的肌体。应当清醒了朋友们，不是我们消灭它们，就是它们把我们摧毁！”

全场震撼。寂静片刻，掌声雷动。

电视台演播大厅 后台

全体演职员也在鼓掌。只有吴大用和演员肖冠仍沉浸于教师肖冠的话里。

电视台演播大厅

教师肖冠：“感谢大家耐心听完这几句不成样子的话。我在此向全体观众朋友，向演员肖冠先生，致以由衷的歉意。”掌声。

电视台演播大厅 后台

吴大用被掌声唤醒：“肖冠先生，我想事情的来龙去脉已经清楚了。我一定承担责任，严肃处理。”

演员肖冠：“不必了。既然没造成观众误解，就算了。我不再向任何部门追究这件事。”

吴大用感激涕零：“到底是大艺术家。”

又传来观众的提问声：“那么请问，真正的幽默大师现在哪里？”

电视台演播大厅

兴趣盎然的观众提问又势如潮涌：“请问真正的肖冠先生知道这件事吗？”他在晚会上吗？”能否请他出来与您同台亮相？”

教师肖冠抓耳挠腮，无法答对。

电视台演播大厅 后台

吴大用灵机一动：“肖先生，你马上上台。”

演员肖冠：“我已经说过不追究此事了，不必上台了。”

吴大用：“不不你现在必须上台。”见肖冠不明白：“哎呀你来吧，再磨蹭就来不及了。”

电视台演播大厅

教师肖冠见吴大用上台，如遇救星：“吴导你快顶上，我要下台。”猛见演员肖冠，愣住。

吴大用低声：“你不要下去，面对观众站好。”对演员肖冠，“你也站好，都听我的。”对台下高声宣布：“肃静。诸位请看，真正的幽默大师在这里！”示意二人往一起站。

观众静下来，讶然注目。

演员肖冠机灵地先走上前，教师肖冠尴尬迎上，与演员肖冠握手，低声致歉：“冒犯。”

演员肖冠诚恳地：“无妨。您说出了我想说而没说出来的话，好极了。”

吴大用：“以上是喜剧小品真假肖冠。下面由幽默大师演出精彩节目，希望大家喜欢！”

教师肖冠灵活起来，热情地拉演员肖冠走向台口。演员肖冠势成骑虎，只得与教师肖冠携手同向观众致意。

掌声大作。这意外的场面将晚会推向了高潮。

果果乐得使劲拍着小手：“爸爸真灵感！钟灵阿姨，爸爸肯定有外遇了！”

肖冠家

文佳玉高兴地看着电视：“这个吴大用，破纸擦屁股，还真露了一手。”立起身招呼：“小虎，你爸爸昭雪了。走，咱去接他。”

电视台演播大厅

演出结束。乐声中，阳光、钱副台长等要人登上舞台。刘边等记者蜂涌拍照。

阳光亲自将一束红玫瑰献给于春娜，低语：“记住，我的车等你。”

于春娜：“先生何必太着急？”

阳光：“诗云花开堪折直须折。一旦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呀。”

于春娜：“那……也好。不过你先答应我一件事。”抢过主持人的话筒，“朋友们，还有一个喜讯要告诉大家。教师肖冠先生积多年心血写成的一本专著，阳光先生已决定赞助出版了！”

掌声顿起。阳光与教师肖冠皆愣。

于春娜：“现在请阳光先生就此义举发表感想。”微笑着递话筒。

阳光：“这这，你跟这个姓肖的什么关系？”

于春娜：“哥们义气。不想帮忙不勉强，我马上宣布你改主意了。”

阳光：“哎哎，多少眼睛盯着电视呢，你想要我的命呀姑奶奶。”只得接过话筒，对全场，“咳咳，这个这个，肖先生所著的这本……”低问肖冠，“见鬼，你那本劳什子书叫什么？”

教师肖冠：“呃，《当代语言学》。”

阳光：“呵，肖冠先生所著的《当代语言学》，系采用当代先进技术写成。由我阳某赞助出版，实乃三生有幸，义不容辞。”

于春娜捅教师肖冠：“愣什么，谢。”

教师肖冠忙握阳光手千恩万谢。

吴大用、演员肖冠、钱副台长走上前同贺，皆大欢喜。

刘边敏捷地举相机：“请诸位站成一排。”

阳光在身边留出一个空档：“于小姐，请这边站。”

不料钱副台长一步跨过来：“我来我来。”

阳光好不扫兴，也只得对钱副台长勉强一笑。

闪光灯闪射。掌声乐声再起高潮。

电视台演播大厅 后台

晚会散场。众人亲热话别。记者们在人群中窜动。两个肖冠交谈热烈，大有相见恨晚之势。

刘边钻过来：“请允许我提几个问题。对于今夜之奇事奇遇奇缘，二位……”

胖头走来：“肖先生 尊夫人携公子在外面候您。”

演员肖冠趁机：“失陪 对不起。”与教师肖冠握手：“后会有期。”抽身溜走。

刘边慌忙扯住教师肖冠：“咱们可是故交了。您千万成全小的则个。”见又有记者涌来，忙拉肖冠躲到僻静处。

教师肖冠：“老弟，我算服了你。想让我谈什么？”

刘边：“您可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了。我敢预言，您只要抓住时机大胆地往前走，前途未可限量。请您谈谈今后的打算和希望。”

教师肖冠静一下：“好吧，我满足你。我惟一的希望，是你今后不要再采访我。我不愿意如此这般一夜之间拥有与自己不相称的虚名。我觉得，我只有长时间地做普通人，才有精力实实在在地干点事。倘一成名，恐怕就很难再耐得住寂寞了。社会是座金字塔，必须有十分之九的人当底座。噢，我说得太多了吧？”

刘边：“不多不多，字字珠玑。”

肖冠：“我还有事，先走一步了。”东张西望着匆忙离去。

刘边赶紧另寻采访对象：“吴导请留步。”

吴大用：“我没时间，抱歉。”逃也似地走去。

刘边四望，周围已人去屋空，不由长叹：“唉，采访之难，难于上青天。”

背后有人答腔：“不难。你太势力眼，看不见人罢了。”

刘边回头，见是胖头，笑：“兄弟，我要的是花絮。”

胖头：“我正有一个很伤感的花絮。”

刘边：“哦？说说听听。”

胖头：“你看嘛。”向门外努嘴。

电视台演播大厅后台门外

月光下立着钟灵和果果。

吴大用走过去，抱起果果使劲亲一口。钟灵含笑注视着，与吴大用并肩而行。

电视台演播大厅 后台门内

刘边看呆了：“吴导艳福不浅。你嫉妒？”

胖头：“不，我只是伤感。懂吗，伤感！”

刘边伤感地：“太懂了。实不相瞒，直到如今我也是夜夜搂着枕头睡呀。”

胖头：“刘记者是场面上的人，又有学历，也这么惨？”

刘边苦笑着点点头。两人相互看看，表示彼此大大地理解而且煞是悲壮地攥紧了手。

林荫道上

月色溶溶。钟灵被吴大用逗得笑个不停：“看你呆头呆脑，关键时刻倒挺机灵。”

吴大用：“难得，头一次从你嘴里听到表扬。”来到岔路口，停步掏钱：“冲你的美言，奖金加倍。”

钟灵：“慢着。以后呢？家里家外忙得过来吗？”

吴大用：“你还愿意来？”

果果：“我愿意钟灵阿姨来，让她来嘛。”

钟灵含羞：“就看你的意思了。”

吴大用看看钟灵，忽然有些心慌，忙把目光避开。

果果催促：“爸爸，快给阿姨钱呀。”

吴大用使劲亲一口果果：“傻孩子，这笔账好像……有点算不清楚了。”

另一处林荫道上

演员肖冠与文佳玉漫步走着。肖虎溜溜哒哒地跟在后面。

肖冠：“以后别再疑心生暗鬼的，好不好？”

文佳玉：“反正你得注意，把良心揣紧点。谁让你是名人呢。”

肖冠：“你怎么对名人的良心老那么紧张？”

文佳玉：“问问你那些缺了大德的同行。”

肖冠：“一块狗屎坏满锅汤，我日他们八辈祖宗。”

马路边

教师肖冠与于春娜对面而立。肖冠声音微抖：“我有件事，想对于小姐谈。”

于春娜有所预感：“别别，您别谈。”

肖冠：“要谈要谈。”

于春娜：“那……我也有件事。请让我先谈。”

肖冠：“也好，谁主动都一样。”期待地：“谈吧，让这个时刻早一点降临。”

于春娜：“有一个人向我求婚。我准备……答应他。”

肖冠：“应该答应。他等了很久，他对你一往情深。说，此人是谁？”

于春娜：“远在天边，近在……”

肖冠急切地：“一点不假，就是……”

于春娜：“赞助今晚会的老板，阳光先生。”

肖冠万分意外：“什么？他？这……怎么会是他？怎么能是他？”

于春娜：“为什么不能是他？”

肖冠义愤填膺地：“你看看他那把年纪！再说除了赚钱他懂什么？他知道什么叫文化，什么叫艺术？”

于春娜：“可是他支持我搞艺术，一直在努力为我创造成名的机会。”

肖冠：“那是以前。你就范之后就难说了。”

于春娜：“以后的事我不愿现在想。女人的好日子很短，他有力量让我这几年红得发紫，我为什么不利用？”

肖冠：“真没想到你这么……现实。”

于春娜：“您是想说，没想到我这么庸俗。倒退十年，我同您的看法一样。”

肖冠：“我在你眼里，是个十足的迂腐傻蛋。是不是？”

于春娜：“不，我从心眼里尊重您。”

肖冠：“算了，我不需要安慰。”

于春娜：“我说的是真心话。肖老师，尽管我无法接受您那样的清贫生活，但我佩服您的清高和执着。我会记住您的话，努力做个充实的人。”

肖冠：“但愿如此。”

于春娜：“以后再出书，找我来。”与肖冠握手，欲走。肖冠突然一阵冲动，猛拉紧于春娜的手。

小轿车缓驶来，停。阳光走下，悠闲地点烟，等于春娜。

肖冠与于春娜紧张对峙，谁也没发现另外有人。

于春娜：“肖老师，您想……干什么？”

肖冠颤声：“春宵一刻值千金，我想……”

于春娜噗哧笑：“原来肖老师这样的人也……”

肖冠：“是的是的，也有感情战胜理智的时候。当然是在于小姐允许的前提下。”

于春娜：“只此一回，下不为例。”

肖冠：“我清楚，过了这个村再没这个店。”

于春娜：“三秒钟为限，不许贪嘴。”

肖冠迫切地：“一秒钟也是全新的感受。”

于春娜同情地：“肖老师，您真该有个家了。”迎着肖冠渴望的目光，身体柔和前倾。月光清晰地勾出两张慢慢凑近的人脸侧影。

阳光见状，悠闲神情消失，眼珠愈瞪愈圆。

刘边与胖头走来。刘边眼快，猛拉胖头止步，脱口嚷：“哎，花絮！”

教师肖冠与于春娜同时惊回首。定格。

轻捷的乐声起，片尾字幕叠出。影片终。

第七章

关于改编与合作编剧

学习编剧艺术，笔者历来提倡先从原创剧本和独立编剧的创作方式入手，这样可以减少创作上的依赖性，真正起到磨练作者剧作能力的作用。以笔者多年的创作感受而言，也是以原创和独立编剧的创作方式最为舒服。因为这种方式最不受限制和约束，可以在创作中最大程度地发挥作者的个性。不过，由于改编作品是电影剧本的重要来源之一，合作编剧也是常见的一种编剧工作方式，因而每一个编剧也都不可能完全不接触它们。在采用这些创作方式时，有几个与独立的原创编剧工作不同的特殊问题，需要我们了解和注意。

先谈改编。

当我们接受一个改编剧本的任务时，首先要注意原著的版权问题。必须在确知原著的版权已被买下、你与原作者之间不会发生任何版权纠纷的情况下，才可承担这个任务。其次要估计一下你对原著题材范围的把握能力，你是否有把握这个题材的生活基础，以及你是否与原著的艺术风格吻合或接近。任何改编作品中都应具有一定的创作成分，不具备相应的创作条件就不容易发挥改编者的创造性。我们还应审视原著的造型潜力和艺术及思想价值，看它是不是适合于改编成影视剧本，是不是值得你花力气去进行改编。还有，也是最为重要的，要看原著能不能唤起你的创作冲动和激情。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这个剧本你是不会改编好的。

在审视原著时，如果你发现它所提供的素材和篇幅规模远远不够构成一个剧本，需要另外补充大量的内容和情节，那么这个作品的改编价值就值得商榷。因为那样一来，你的工作实质几乎等于你自己去创作一个剧本，所能采用的只不过是原著的一个简略的架子而已。名义上担着改编的名，实际上做着原创的事，其结果是，如果剧本写得好，会被认为是原著之功；如果剧本写得不好，则会被斥为瞎编乱改，毁了原著。这其实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有一次某个制片商不知怎么看中了一个内容相当单薄的四幕话剧，要求笔者将其改编为二十集以上篇幅的电视连续剧。笔者当时就反问他，这个话剧剧本的内容搞成电视连续剧4集都很勉强，你要我写成二十多集，到底是算改编呢还是算创作呢？自然，乐意去进行这样改编的例子也有。比如有一部话剧名著，就曾被这样拼命拉长式地改编过。为了达到商业目的所要求的长度，改编者往剧本中添加了很多内容，辛苦是不小的，但改编者添加的内容后来受到了普遍的指责。这样的改编以笔者看来很没有意思，远不如自己写一个原创剧本来得痛快。不过，有的人的本意就是想借原著的声望来出名或赚钱，那就是个人所好的问题了。

改编剧本在动笔之前，对制片商的要求一定要搞明确。改编的方案和原则要预先谈好。因为所谓改编，其意义是很宽泛的。你可以亦步亦趋地紧扣住原著的故事线索去改编，也可以只选取原著中的某个章节或某几个人物生发开去，搞得与原著面目全非。究竟要如何改，应事先搞清制片商的意图。否则，你采用了十分忠于原著的改法，他可能嫌你的创造性不够；你对原著大砍大伐任意发挥，他又可能嫌你脱离原著太远。只要他说一个不字，你所做的工作就全部报废。早将改编原则确定下来并落实到协议上，可以省却日后的很多争议和麻烦。

编剧要留心保护自己的改编著作权。在这一点上，改编作品与原创作品的情况是不同的。原创剧本的内容、情节都是你自己的，你本人是其确凿无疑的作者。只要使用了你的剧本，这一点

很容易得到鉴定。而改编剧本中的情节，特别是主要情节，在多数情况下是来自原著的。无论谁去改，只要是欲保留住一定的原著风貌，那么剧本中的主要情节脉络与原著便总不会是完全不相干，这里面便会出现问题了。制片商拿到你改编的剧本后，可以说是采用了，但也可以说是根本没采用，说他对你的改编本不满意，又另外找人写的本子，甚至可以说他就直接用小说拍了，总之是可以以主要情节是原著中固有的而非你独创的这一点，将你的改编劳动一笔勾掉。这是很可能会发生的一种局面，尤其是当你向制片商索取稿酬而他又不情愿支付的时候。笔者便亲身经历过一次此类事情，后虽经认真查证，以铁的事实迫使制片商不得不承认是采用了笔者的改编本，但其间却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周折。鉴于此，在接受改编任务的签约之时，应当注意将改编作品的著作权、署名权问题落实明确，特别要写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可以认定剧本是完全未被采用。否则当你辛苦劳作一番之后，被人家一脚踢开的危险性极大。人家只要说一句“我对剧本不满意”就够了。你被踢开之后，你的改编本被稍加改动仍可使用，而你却很难以有力的证据指控人家侵权。即使可以控告，对编剧来说打官司也并不是一件划得来的事，还是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为好。

改编剧本不是让你将原著拿过去用分场景的形式抄改，那是改写，不是改编。改编是以原著为依据的再创作，要求编剧重新确立起作品的立意和艺术构思。因此在改编剧本的写作步骤上，与原创剧本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也需要由最初的故事梗概阶段开始，从原著中找出基本的故事线索，从头组织建立起剧本的结构框架。所不同的是，原创剧本的创作素材是来自编剧的自身积累，而在改编时，原著的内容则成为了剧本素材的最主要部分。

下面再谈一下关于合作编剧方面的问题。

采用合作编剧方式，一般是出于下面几种情况。一种是某几个编剧之间有比较固定的合作关系。他们的艺术见解和创作水平

都比较接近，且长期以来已达成了合作方法上的某种默契。这种相对固定的编剧集体有时还有另一种组合形式，即以一个能力较强的编剧为主，其他人则依附于他，只做些辅助性工作，但在作品上共同署编剧之名。再一种情况，是由于剧本的创作工作量太大，或者创作时间要求得太紧，以一个人的力量很难按期完成，只好由若干编剧来共同承担。还有一种情况，是由于某一题材所涉及的社会内容与生活面较为广阔，以每个单个编剧的力量和储备独自去写，不足以全面地应付它，必须集众家之长，各显神通，从不同的方面共同去解决剧本创作中的生活素材、结构技巧、造型设计等等问题，才能够将剧本写得比较成功。比如有一部影片的内容涉及到了部队与农村两大范围，部队的戏和农村的戏就是分别由两个编剧去完成的。再比如有一部表现某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电影剧本，其作者中有的人对该时期的史实非常熟悉，但只会写历史研究文章不会将史实转化为故事；有的人擅长写历史小说，编故事能力较强，但不太懂得电影剧本的写作要求和规律；有的人对该题材所反映的史实并无深入了解，然而在电影编剧技巧方面却十分精通。这三方面的人每一方面都很难独自较好地写出这个剧本，而每一方面的人又都有各自的创作优势，结合在一起可起到取长补短的作用，所以最后这个剧本就是由几方面的人共同来完成的。

合作编剧方式是有一定的优越性的。其主要的优越性，一是写作速度快，二是可以集思广议、博采众长。在这两点上，独立编剧的方式比不过它。特别是某些全面地大规模地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巨片剧本，以一个编剧的力量去完成相当困难，甚至仅搜集史料一项工作都不堪重负。即便某个编剧在知识结构上具备完成它的条件，创作这个剧本所要耗费的时间也未必是摄制计划所能容许的。所以在某种情况下，合作编剧的方式是不可避免的。

但合作编剧方式的缺陷也很明显。最主要的就是，在它的创作过程中，合作者之间对剧作主题理解上的不统一及在剧作构思

上的分歧在所难免。

艺术创作是最强调发挥个性的，每个作者对生活、对艺术都会有不同于他人的独特的理解和感受，这种理解和感受在独立编剧时的发挥是自由的。但在合作编剧中，却每个人都必须对其他人有所迁就。某个人提出了一个自认为是相当好的主意，可能会遭到截然相反的意見的抵制，而且意見双方可能谁也说服不了谁。如果大家希望合作下去，那么每个合作者便都要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剧本当然是很难有什么鲜明的个性特征可言，其艺术风格也将会是模糊的。除非在若干个合作者中，能有一个人是处于绝对的权威地位，一切意見都由他来协调统一，并由他来统改最后的定稿，情况可能会稍好些。因此采用合作编剧方式，最好在创作之初确定一个主导编剧或者统稿人。不过这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较之独立编剧的剧本，作品所体现的个性特征依然是有很大的不同。

以笔者个人而言，对一个自己所钟爱的、并且希望搞得出色的题材，是不愿意甚至不能容忍采取合作编剧方式的。在笔者曾有过的合作编剧经历中，尚未有一次写出的东西比笔者独自写出的东西好些。而且在每一次的合作中，都出现过因合作者的不理解，而使笔者不得不忍痛放弃某些自认为是很精彩的构思的情况。

然而在制片商那里，合作编剧方式却很受欢迎。受欢迎的主要原因就是那样搞剧本速度比较快。制片商往往是在拍摄资金大致或部分落实后，才会找编剧约稿，这对剧本的完成自然就要有一个较紧迫的时间限制，因为时间拖长了对资金的回收与周转不利。制片商对于剧本的什么个性不个性、某个构思被舍弃掉可惜不可惜等问题并不在意，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片子出来以后好卖不好卖。总之在他们那里，艺术规律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经济规律。作为一名当代的编剧，只强调保持自己的艺术品格，完全拒绝那样一种流水线式的快速的剧本生产方式，恐怕也不大容易生存。因此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种做法，都应当具备适应它的能力，那毕

竟是当代职业编剧的一只饭碗。

常见的合作编剧工作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大家共同讨论出剧本大纲，由一名作者写出第一稿，再由第二名、第三名作者依次写出第二、第三稿，直至定稿。即每位作者都要从头至尾地把稿子来一遍。第二种做法是由大家讨论出详细的剧本提纲，然后各合作者分段承担写作任务，各自按照提纲去写剧本的不同部分，写完后再凑到一起衔接起来。这种方式在电影剧本创作中使用较少，多用于篇幅较长的电视连续剧剧本的创作。第三种是大家都围绕一个创作题材分头写出自己的剧本初稿，然后由决策者决定以其中的一个初稿为主，并采众家之长，结合成一个剧本。

在以上的几种工作方式中，笔者以为效果较好的是第一种，它可以使创作者的个性相对自由地得到发挥，每个作者的构思也都会是全局性的而不是局部性的。但采用这种做法时，必须保证每个合作者都尽职尽责，不允许存有依赖意识和敷衍态度。如果其中写第一稿的作者不尽力，会给后面的作者造成难以接手的麻烦；而后面的作者如不尽力，便失去了合作的意义。采用这种做法，一般不是等第一稿全部写完时写第二稿的作者才进入，而是当第一稿写出一部分时，第二稿作者就要开始工作了。如不这样交叉作业，其写作速度比独立创作就快不出多少。第二种做法在写作速度上的优势最大，但也最难保证作品在构思上和风格上的统一性。在故事梗概与分段剧本的作者不是同一个人的情况下，分段剧本的作者很难全面深入地把握故事梗概所包含的内容。因为即使再详细的梗概，也不可能体现出作者的全部用意。分段剧本作者只能依据梗概的指示，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去发展剧本。这样写出的东西就可能与梗概的意图有了较大的出入。至于第三种做法，有些剧本招标的性质，多见于重大题材的创作或大导演的大投资之作。它所形成的剧本多为重在场面与气势的板块式结构。对于故事线索交织复杂、情节曲折且逻辑严密的剧本，用这种方法去写就不适宜。

此外，还有一种特别的合作编剧方式，就是由制片商或者导演出一个主意，规定一个故事轮廓和几个主要人物，聘请编剧来将其写成剧本。这是制片人中心论或导演中心论的产物，是制片人或导演权利至上的具体体现。

这种方式对编剧来说是最糟糕的。因为你与制片人、导演对生活的感受往往并不吻合，却被要求写出他们的感受，这个要求便很难达到。由于他们对剧本创作不内行——如果内行的话也不必另请编剧去写了，他们所提出的主意往往不切实际、难以操作，甚至十分可笑。按照这样的主意去写剧本，十有八九不可能写好。假如你费尽心血，调动起自己的生活积累修改充实了那个主意，努力将它写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剧本，功劳会被算到出主意的人的账上。老板在拿到你的剧本时，并不认为你是一个有独立品格的艺术创作者，而只会将你视为一个为其雇佣驱使的文字打工者。笔者曾多次拒绝过这样的剧本约稿意向。因为笔者感到，在这样的所谓创作中，编剧既无创作自由、创作快感，更无人格尊严。不过这种写剧本的方式仍然会有市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某些大老板和大导演可以付出高额酬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了。

参加合作编剧工作时，还有一个细节问题应当注意：剧作稿酬最好单独签约。制片商的通常做法，是与一个编剧代表签一个全体编剧的总稿酬协议，至于各编剧间如何分配，由他们自己去协商。这样制片商是省事了，但很容易在合作者之间产生矛盾。特别是当你与不太了解的人合作编剧时，这样做会埋下经济纠纷的隐患。

思考题及艺术实践作业

第七章思考题：怎样才能使改编作品和合作编剧作品取得令人满意的艺术效果？

第七章作业：参加改编和合作编剧工作，亲自体验它们的工作特点，并逐步积累适应多种剧本创作方式的经验。

第八章

关于编剧与制片人及导演的合作

艺术创作能力是电影编剧的立身之本，编剧的主要精力应当是放在创作上。然而，由于写剧本的目的是为了拍摄，那么除了写作之外，编剧就免不了还要同影片摄制方面的人员打交道。交道有的要在创作之前打，有的要在剧本完成之后打。交道打得如何，与剧本的出路、作者的权益都有密切关系。所以作为编剧，在这一方面也应具备妥善处理的能力。

电影编剧与之打交道的，主要就是制片商和导演这两种职业的人。在正规的电影厂或电视台，有时是文学部的编辑或策划部的策划出面来同编剧打交道。他们是代表着制片单位的，其性质基本上也是制片人的性质。其中的区别是，在对剧本的生杀予夺大权上编辑和策划人没有制片人那么大，而在专业知识和素质上，则可能较之一般的制片人要强一些。

编剧与制片商及导演打交道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剧本的投拍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约稿，编剧与对方先谈妥要写的题材，确定拍摄意向，协商好有关的合作条款，然后再着手去进行创作。另一种是编剧自行选定了题材，将剧本写出后再与制片商及导演接洽，寻求可以合作的伙伴。

初学者一般不会有被约稿的机会。制片商及导演在约稿时对作者的选择是非常挑剔的。他们都希望选择那些创作经验丰富而且名气比较大的编剧，最起码也要选择已经有过几部作品、他们

感到基本上信得过的作者。一名编剧能够被人约稿，就证明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社会所承认，在编剧领域已经站住了脚跟。

约稿是以已将某个题材确定了拍摄意向为前提的。在大部分情况下，约稿剧本的拍摄资金已经有了初步的保证，所以约稿剧本的投拍系数一般比较大。

然而这种合作方式在创作上及其他方面的弊端也很大。其一是它所要求的创作时限通常都比较紧，容不得作者从容地或者正常地去进行构思。有的时候制片商甚至以倒计时的计划安排，限定作者交稿的时间。这对作者的思想压力是比较大的。带着这种过于紧迫的时限压力去创作，对剧本艺术质量的影响不言而喻。其一是在剧作题材、故事框架乃至类型风格等等方面，都要遵循制片商既定的原则，编剧基本上没有选择余地。你只要接受了任务，不管你对那个剧本有没有创作激情，都得硬着头皮写下去。其三是大凡约稿的剧本选题，多数只是从某个制片商的个人口味出发确定的，适应范围一般比较窄。如果该制片商因故不拍这个剧本了，其他制片商再对它感兴趣的情况很少。因此一旦该制片商变卦，约稿的剧本十有八九也就作废了。那时即使你拿到了一定的稿酬，作品却再无面世的机会，仍然是浪费了劳动。其四是编剧与制片商的关系常常会搞僵。某些制片商在拿到剧本前后对编剧的态度是判若两人的。在邀请你为他写剧本之时，他对你是客气异常、殷勤备至，待剧本交稿后，他就板起了面孔，对剧本百般挑剔、一万个不满意，进而就要以此为理由去拖欠或者克扣你的稿酬了。关于剧本质量的高低，是否达到了制片商规定的水平，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对制片商的挑剔编剧当然不会完全接受。再者，剧本质量不如人意，常常还有制片商限定时间过紧的原因，这一点编剧一般在写作之初就会指出来，但制片商很少重视，到头来见剧本写得粗糙了，却要反过去指责编剧，这时编剧当然是有怨气的了，于是合作的双方便由朋友变成了冤家。这种情况在约稿中出现得简直太多了。所以以约稿方式合作，制片

商和编剧常常在事后都表现出后悔不迭的样子，都发誓赌咒“再也不找那个王八蛋了”。然而下一次另外找的合作伙伴是否就令人满意，仍是不一定的事。

编剧自己选题写剧本，上述的弊端大都可以避免掉。你可以写得很从容、自由，没有那些必须服从的创作时间及内容上的种种限制，作品所针对的市场面因之也比较广阔。

这种做法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剧本的投拍没有预期的保证。作者在写完剧本后，需要主动地、多方面地去与制片商联系，寻找剧本投拍的机会。这个机会不是那么容易找的，有时甚至十分渺茫。在当前，虽然制片商满地皆是，但制片商往往有他自己的偏好和打算，总希望由他自己选定题材，以约稿的方式让作者写出他的想法。你的剧本写得再好，不对他的心思，他也不会接受。

欲使制片商接受剧本，在剧本必须保证一定艺术水平的前提下，编剧还要有一点说客的功夫。要耐心地说服制片商，使他认识、理解到你的剧本的优点，看到剧本的艺术价值及经济价值。制片商一拍板就意味着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资金投入，他的决策不可能不慎重。由于制片商们的文化艺术素质参差不齐，喜爱癖好各有不同，对影视市场的预测也不见得与你一致。你认为很有市场的一个题材，他却可能觉得毫无把握。所以对他们的说服是极难的，一个确实不错的剧本偏偏得不到制片商的垂青是常有的事情。但这并非说你就没有成功的可能，只要你的剧本写得的确有相当的可取之处，慧眼识珠的人总还是会有。能不能碰上，要看你的运气了。笔者所写的多数剧本，都是以这样的形式获得拍摄的。当然不见得都是一下子就被接受，有的剧本也是经过三番五次的碰壁，才找到看好它的主顾。搞编剧的人多结识一些制片商和导演，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剧本的投拍机遇。

剧本一经确定采用，随之而来的便是稿酬的标准和支付方法问题。这是编剧与制片商合作关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容易产生纠纷的问题，要注意处理好。正式的制片厂家对此都有

一套完整的制度，他们是要求编剧服从于他们的既定制度的，包括酬金的标准与支付时间。但对于其中的某些款项，并非绝对没有协商的余地。协商余地的大小，就看剧本和作者的具体情况而定了。如果剧本被十分看好，编剧的知名度又较高，就有可能得到更为优惠一些的待遇。而对于一般的编剧，制片厂家抓住你迫切希望剧本得到投拍机会的心理，不会轻易让步。

至于各式各样的民营制片公司，在这一方面常常没有什么严格的制度，即使有个什么章程，其伸缩性也比较大，一切全凭双方协商来确定，而且是一部戏一个标准。在协商中，老板自然要千方百计地压低稿酬，并且常常以“咱们是朋友”、“咱们还要长期合作”之类的话去笼络你，使你不好意思提出某些你原本想提的要求。这时编剧应该懂得怎样正确地保护自己的合理权益。不管你与制片商的私交如何，都不可相信任何信誓旦旦的口头承诺，一定要坚持将必要的条件明确签署在书面合同中，取得法律依据。不能因为怕得罪了对方，影响了“下一次合作”而含糊处理。事实上，“下一次合作”究竟是什么时候、究竟有没有，都是很难说的了。

在剧本稿酬的标准要求上，编剧既要了解市场行情，又要有自知之明，掌握合理的分寸。提得过高是不会被厂家接受的，如果你硬性坚持过高的稿酬，便会失去剧本投拍的机会。而提得过低，你不但得不到应得的劳动报酬，还要被制片商所轻蔑。稿酬的协商是一种商业行为，如同其他行业的交易一样，应当适当留出让步的余地。

在付酬方法上，约稿与投稿是有区别的。约稿一般是分段付酬，在写作前要预付一定的酬金。这一点制片商通常可以做到，因为他不付，剧本就没人写。容易出问题的是剧本完成之后的那部分酬金，某些制片商会以种种理由拖欠或者拒付。这时剧本已经交出，主动权就不在编剧手中了。编剧在签合同时要预见到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在合同中写明相应的处理方法，以保障自己的

权益。

如果是向制片商提供已写好的剧本，最理想的办法是要求对方一次性买断，在拿到剧本时即付清全部稿酬。有时制片商要求编剧将剧本按其意见修改后再付酬，这就需要慎重对待了。如果你按制片商的意见修改了剧本，他又决定不买了，那么你的修改就是无效劳动。而修改剧本所付出的工作量往往是巨大的。笔者在搞剧本创作的早期曾若干次付出过这样的无效劳动，后来不得不改变了做法，坚持对方必须付清或起码支付二分之一以上的稿酬后，才对剧本进行修改，否则双方的合作就免谈。在这时不能害怕得罪对方。如果对方对你的剧本确实感兴趣，投拍的决心很大，就不会因为这个问题同你搞僵。而如果他们对剧本的态度还犹疑不定，用与不用还模棱两可，你再俯就也没有用，改了半天他不想拍还是不拍，你也就犯不上去充当一回劳而无功的孙子。

从著作权的角度讲，未经编剧同意，其他任何人都无权擅自对剧本进行改动。但是在电影界，编剧的这项权益历来得不到保护。剧本到了导演的手里，不被任意改动的情况很少。如果导演又兼制片人，那么他的权力就更大，对剧本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幽默大师》是国家正式的电影厂家文学部通过的剧本，到了导演手里同样遭到了任意的改动。笔者在本片中饰演记者刘边，摄制期间住在剧组，便被要求按照导演的意愿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剧本进行所谓“加工”。当笔者完成演出任务离开剧组后，剧情又在笔者不知道的情况下遭到了大幅度的删改。在后来的完成片中，影片的面貌与本书中剧本修改稿示例即摄制厂家文学部认可的定稿，有了很大的差异。剧本中的某些重要情节或者是消失了，或者是被另外一些并不符合笔者意愿的情节所代替，剧本的内涵也由于这种修改变得肤浅了。在笔者创作的其他剧本的摄制中，这种情形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导演修改剧本当然总是有他的理由，而且总是抱着把剧本搞得更好些的良好愿望的，这一点我们不否认。或许有些剧本经过导演的修改，当真是出现了点石成金

的效果，不过笔者尚不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以笔者的体会，从总体上看，对于已经经过各方参加意见、并经过作者认真修改、达到了比较成熟程度的职业编剧的剧本，如果导演再去依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改动，使剧本增色者少，而使剧本减色者多。这是由于多数导演既缺乏像编剧那样对生活的切身感受与了解，又不真正熟练地掌握剧作技巧的通病多致。好一些的导演可能会在剧本的造型构思方面有所贡献，差的导演连这一点也做不到，改来改去就把一个好端端的剧本毁得不成样子了，而他自己还在那里浑然不晓，自鸣得意地认为是改出了精彩手笔。这种现象在资深编剧那里早已是熟视无睹、见怪不怪的事情，也是永远改变不了的事情。作为电影编剧，必须能够接受、忍受它的存在。

值得警惕的是，有的导演在擅自改动了剧本后，还要强行以合作编剧的名义署名。尽管实际上他把剧本改坏了，他却能够理直气壮地叫嚷，如若没有他的修改，你的剧本根本拍不了。对于这种情况，假如你不愿意忍让，就应当事先在协议中，明确写出未经本人同意任何人不得以编剧名义署名的条款。如果不写明，事情一旦发生，你就无法制止。因为无论是改好改坏，剧本已经被他改动毕竟是个事实了，这时候你要打官司都未必会赢的。

总之，编剧在与制片商及导演打交道的过程中，既要虚心诚恳，忍让为先，又要注意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尽可能地防患于未然，把容易出现的纠纷点堵住。因为如果出现了大的纠纷，寻求法律途径解决不是不可以，但一般来说，作为个体的编剧与具有组织规模的制片方打官司，总是相对处于劣势。况且，赢了官司也不等于就赢得了利益。先小人后君子，比开始称兄道弟，后来法庭见面要好得多。

编剧与制片商及导演的矛盾是一种客观存在，但编剧是离不开制片商及导演的，制片商及导演也同样离不开编剧。只要双方都无道德品质上的问题，都有共同把片子拍好的愿望，本着平等

协商的态度办事，就可以把矛盾减少到不影响合作的程度。

思考题及艺术实践作业

第八章思考题：编剧与制片人及导演的合作原则是什么？

第八章作业：广泛接触制片商和导演，了解各种合作对象的不同要求与特点，关注影视市场动态与行情，熟悉有关方面的签约条款。

结 语

本书是对电影剧本的创作过程以及若干相关问题的一个概述。电视剧本的创作过程与此大致相同，只是相对而言，电视剧本对故事构思的倚重性更强，而在造型方面一般则不如电影那么讲究。这是由于电视剧的连续叙述性质以及它更为大众化的艺术属性所决定的。但不能因此认为电视剧本就应当比电影剧本写得粗糙。无论写电影还是电视剧本，都应讲究正常的创作方法，持有严肃的创作态度。粗制滥造的东西或许会有一时的市场，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时代中，终究要被淘汰出局。

影片的摄制如同一项庞大的建筑工程，在开工之前必须有一个可靠的设计图。电影剧本就是影片摄制工程的基本设计图。这个图搞得越出色、越细致，后面的工程进展就会越顺利，工程质量就会得到更多一些的保证。一个庞大的设计图，总是先从原则性的创意开始，到产生总体的布局结构，再到细部的精雕细镂这样逐步地形成的。本书所介绍的电影剧本的创作步骤，就是建立在这种构成规律的基础上。真正理解这个构成规律，是掌握剧作技能的前提。

在故事影片的创作中，编剧是将生活转化为艺术的第一个创作者。影片向观众所传述的内容，从根本上讲，是编剧对生活感受和思考的结晶，是编剧的立场和爱憎。影片中一切艺术创作因素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都是来自剧本，来自编剧心底的激情与呼唤。由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导演还是演员，在电影创作中，都是编剧的代言人。

然而编剧的现实地位却远非如此。做一名编剧不仅是艰难的，

而且是悲壮的。因为从事这项工作，除了需要进行艰辛的和长期的生活积累和艺术耕耘，需要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去忍耐经常伴随着自己的孤独与寂寞，需要具有面对并且战胜一次次挫折与失败的坚强勇气和信念外，还要时常忍受对自己的艺术劳动甚至人格尊严的不公正蔑视及践踏。

尽管几乎所有成功的影片，都是建立在一个成功的剧本基础上的，但在电影界，电影编剧这个职业却从来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尊重。随便翻开哪一部电影史，你会看到，电影艺术史基本上都被描绘成了电影导演艺术史，编剧在其中不过是陪衬而已。在现实生活中亦复如是，一个只拍了几部有争议影片的新生导演在影坛的地位，可以迅速超过许多颇有成就的资深编剧。

编剧在创作中只有接受批评的义务而无批评别人的权利。不光是制片人与导演，一切人——从厂长、编辑到演员、摄影、美工乃至剧务，都有权对剧本评头品足、说三道四，提出许多内行的或是外行的、高明的或是不高明的、有道理的或是没道理的、负责任的或是不负责任的意见。尽管他们中有的人连必要的文化程度都成问题，却都有充分的资格去指导你剧本应该怎么写。然而反过来，编剧在影片的摄制方面却没有任何实际的发言权。你对导表演录美工作的意见，不管正确与否，是没人真正理睬的。

当影片成功之时，编剧不能指望人们能够明智地看到自己在创作中做出的贡献。观众的目光是聚焦在明星身上的，而艺术成就的桂冠则多半要戴到导演的脑袋上。编剧在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突破或创新，对生活的真知灼见和对艺术的独到理解，往往会被评论界自然地归结到导演身上。获得编剧单项奖的意味，也与获得其他主创艺术奖有很大不同。某人可以由于拍摄了一部优秀影片而成为了叱咤风云的国际级导演或影星，编剧却从来不可能享受到同等的荣誉、待遇与利益。

所以，如果你选择了编剧这一行，就意味着选择了一个必须忍辱负重的职业。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是无可改变的，现在无可改

变，将来也无可改变。在人类历史上，明摆着是不公平但又永远不可改变的事情，并非只有这一件。

但是，无论如何，电影剧本是故事影片的创作基础，没有剧本就没有故事影片，剧本写不好影片就拍不好，这个事实也无可改变。不公正的待遇固然使人不快，但一个从内心热爱剧作艺术的人，绝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追求和失去职业的自豪感。艺术创作的最大快感存在于它的工作过程之中，与沉浸于其中的创作享受相比，一切荣辱得失都是渺小的。了却君王天下事，何须生前身后名。

需要好剧本的呼声始终是强烈的。希望有志之士加入到影视编剧的行列中来，努力学习，勤奋创作，为满足广大观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为影视艺术的繁荣、发展与提高，做出积极的贡献。

前 言

电影是深受大众喜爱的一种艺术形式，写电影剧本也早已是为广大电影爱好者及文学爱好者所喜爱的一项艺术创作工作。即使是在电影市场由于种种原因陷入低谷的时刻，依然不断地有人满怀热忱地加入电影剧作者的行列，矢志在电影剧作这片艺术土地上进行勤恳的开拓和耕耘。这是电影业赖以生存的希望所在。因为作为一种艺术商品，电影的最大市场在于故事影片，而故事影片的繁荣和持续发展，是必须以拥有一支强大的剧作队伍为保障的。

但是，由于电影剧作是一种专业技术性要求较高的艺术创作，初学者乃至一般的文学作者往往感到它的入门较难。有的初学者呕心沥血地摸索了很久，还是不得要领。有的作者在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等文学领域的创作已颇有成就，但涉足电影剧作时却依然文拙笔稚，一筹莫展。即使在已写过一些投拍剧本的编剧中，也有不少人的作品其实一直未达到专业水平，而且不知道应当如何使剧本写得更为专业化，因而影响了作品档次的进一步提高。面对这种状况，作为一名电影剧作教员，笔者时常听到迫切需要一本具有实用意义的电影剧作入门教材的呼声。

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关于电影剧作法的书籍并不少，但其内容多以阐述剧作理论和进行影片分析为主，在直接指导创作方面，特别是在直接指导初学者入门方面，真正具有实用性的却不多。其原因在于，那些书籍的作者多为缺乏实际创作经验的单纯的剧作理论家，期望他们立足于创作角度谈出真知灼见显然是不现实的。剧作理论对于电影编剧来说，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内容，但

欲单纯依靠它们来解决实际的剧本创作方法问题，一时却难免有隔靴搔痒之虞。尤其是对于初学者，就更无助于实际问题及困难的解决。

有一种观点认为，电影剧作教材中的这一缺陷很难弥补，因为从根本上讲，艺术创作是不可教的。此话无疑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我们不能把问题绝对化。艺术创作之所谓不可教，是针对艺术真谛的领悟而言，那的确不是读几本书上几堂课就能解决的问题。但对艺术真谛的领悟，应当是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而由艺术创作基本技艺的学习开始，在实践中逐渐加深对艺术真谛的理解，则是普遍的且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做法。如其不然，那么多艺术学院的创作专业恐怕早就失去了存在下去的理由了。

在艺术技艺的学习上，电影剧本创作应当说还是有章可循的。这个可循之章，就是那些已被证明为具有普遍规律性的、在创作实践中产生的经验教训与方法的总结。通过学习了解这些东西，可以使初学者及有待提高者少走弯路。换句话说，是可以帮助、引导大家踏上一条正确的入门途径。剧作教学的任务和目的也就在于此。至于日后艺术成就的大小，当然要看创作者个人的悟性，那是任何老师和教材都无法保证的事情了。

既然单纯的电影剧作理论难以比较直接地解决实际和具体的创作问题，那么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进一步去解决它呢？根据笔者在北京电影学院长期从事电影剧作教学的体会，感到采用创作过程分解示例，是较为有效的办法之一。

学习过绘画的人都知道，从头至尾地观看老师的作画步骤，是迅速掌握和提高专业技能的有效途径，这比仅仅去观摩绘画完成品的学习效果要好得多。因为作品创作中的许多奥秘，都是存在于它的形成过程之中的。学习电影剧作的道理是一样的，让初学者和未经过专业训练者清楚地看到一个电影剧本较为规范的创作过程，了解它从原始构思状态到形成完整剧本的一步演变发展轨迹，使他们直观性地明确创作过程中所应做到的每一件事情，较

之仅仅让他们去阅读分析一个完成本，或仅仅去学习一些哪怕是
非常正确的剧作理论，更富有创作上的启迪性。这就是笔者编写
这样一本电影剧作示例教材的目的。

本书以笔者创作的一部电影剧本为例，介绍了在电影剧本创
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的几个主要步骤，并结合这些步骤，对创作中
的某些相关问题进行了扼要的阐述，重点在于帮助初学者掌握电
影剧本完整和规范的创作程序。至于电影剧作中的一些技巧性问
题，本书未进行专门和深入的论述，读者在学习中可结合参阅其
它的剧作专业书籍。由于在艺术创作的学习中，对于悟性的开发
绝对是至关重要的，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应当重视对剧作示例的
揣摩和研究，认真观察分析它的演变进程，从中去体会电影剧本
在形成过程中的一些基本方法与原理，并将其运用到创作实践中
去。文无定法，当真正领悟并熟练掌握了电影剧作的规律之后，在
创作中是否愿意遵从本书介绍的步骤，就只是个人习惯的问题了。

本书用做示例的电影剧本，并非是一个完美的剧本，它在定
稿后仍有种种不足。笔者之所以选用它作为示例，首先是因为它
是一个现实题材的、由生活素材直接提炼创作的常规式的故事影
片剧本。笔者认为，学习写电影剧本一定要先从现实题材入手，从
直接的生活体验和积累出发，搞原创的常规式剧本，而不宜从历
史题材、探索式影片剧本和改编入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扎扎
实实地训练出从原始生活素材中提炼结构剧本的专业能力，为日
后适应多种题材、方式的剧本创作打下过硬的基本功。此外，选
用这样一个剧本作为示例，也可使习作者增强学习的信心。尽管
学会写电影剧本不是件很容易的事，要写得好就更难，但经过一
段时间的刻苦努力，达到如示例这样一种水平，却也并非是可望
而不可及的事情。

希望本书能起到一根拐棍的作用，帮助广大热爱电影剧本创
作的朋友们走向成功。